

南北史合注



中国文献珍本丛书

南北史合注



丛书主编

丛书顾问

本书原著

本书整理

李竞

吴丰培

李清

徐静波

余子安

李性忠

刘燕远

张翼翔

金初升

裴凤阁

张良权

何槐昌

江涓

本书责任编辑

出版

发行

日期

定价

印数

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一九九三年七月

四九〇元

三〇〇部

南北史合注北史目錄

第一冊上	卷一至卷三	一
第一冊下	卷四至卷八	七三
第二冊上	卷九至卷十一	一五三
第二冊下	卷十二至卷十六	二一三
第三冊上	卷十七至卷二十	二八五
第三冊下	卷廿一至卷廿六	三三九
第四冊上	卷廿七至卷卅一	三八九
第四冊下	卷卅二至卷卅五	四五一
第五冊上	卷卅六至卷四十	五一三
第五冊下	卷四十一至卷四十四	五六五
第六冊上	卷四十五至卷四十八	六一九

第六册下
 第七册上
 第七册下
 第八册上
 第八册下
 第九册上
 第九册下
 第十册全
 第十一册

卷四十九至卷五十四
 卷五十五至卷五十九
 卷六十至卷六十五
 卷六十六至卷七十二
 卷七十三至卷七十九
 卷八十至卷八十四
 卷八十五至卷九十一
 卷九十二至卷九十九
 補遺

六八三
 七四五
 七九三
 八四五
 九〇一
 九六一
 一〇一一
 一〇五九
 一一二七

明興化李 清著

南 北 史 合 注

北史第六册卷^上四十五至卷四十八

南北史合注

列傳第三十三

北史卷四十五

累遷為寧巒長史廣平太守

冊府元龜曰太祖建元二年叔業上疏曰成都沃壤四府元固頃世以來綏御乖失地惟形勝居之者異姓國實用撫鎮之者無兵致寇掠充斥賦稅不斷宜遣帝子之尊臨撫巴蜀

送子十六十四人於梁崇勸水軍討之眾潰見獲

魏書載絢曰吾為人吏反而見擒何面目視公

魏書載衍表曰臣沐浴炎風於生於運已溢已榮但攝性乖和有願閑養伏見嵩岑極天苞育名草修救疾多遊此岫臣

句七之二八主

北史

若所療微瘥庶偶影風雲永歌至德荷衣葛屨裁營已整搖

一六五肅筦道遷棄戍南叛

魏書載道遷表曰因為章縉所誘內不自安逃竄江關

一六五助戍漢中道遷擊靈珍

魏書曰靈珍有部曲六百餘道遷憚之時蕭衍遣左右吳公之等使南鄭道遷偽會使者請靈珍父子靈珍疑而不赴道

一六五遷乃殺使者五人馳擊靈珍殊無宦情後為饒陽縣令罷卒

魏書曰時有皇甫徽字子玄安定朝那人仕蕭衍歷郡守及道遷入國徽亦以地內屬徽妻道遷凡女道遷列上勳書欲以徽為元謀徽曰創謀之始本不閱預雖貪榮賞內愧于心拒不許後卒於征虜府司馬

遂圍南鄭。悅之。晝夜督戰。

魏書曰：悅之先勒眾逆戰，為天寶所敗，遂圍南鄭。戰經四日，眾心危危，悅之盡以家財賞士，身當矢石，晝夜督戰。

子建云云遣誕勒兵馳赴大敗之。

魏書曰：文熾軍行之谷東，峯名龍鬚山，置柝其上，以防歸路。誕以敵眾難可角力，密募壯士二百人，餘令夜登山，攻其柵。及時火起，烟焰漲天，敵以還途不守，連營震怖。誕帥諸軍鳴鼓攻擊，文熾大敗，俘斬萬計。

乃上書陳平定江南計，文理甚切於時。

魏書載苗書曰：昔晉室數危，三燕兩秦，咆勃中夏，致九服分崩。皇祚承歷，自北而南，誅滅奸雄，定鼎河洛，唯獨荆揚尚阻聲教。今國富兵強，家給人足，以九州居八之形，有兼弱攻昧之勢，而欲遺疾子孫可乎？誠宜商度東西，戍防輕重之要，計

量疆場險易安之理危深測南人攻守窺覷之情籌算卒乘器

械征討之計然後去我所短避彼所長釋其至難攻其甚易數年內荆揚可并若舍舟楫即平原敵後踈前則江淮所短棄車馬遊飛浪乘流馳逐非中國所長彼不敢入平陸而爭衡猶我不能越巨川而趨利若俱去其短各恃其長則東南未見可滅之機且夫滿則相傾陰陽恒理盛衰迭襲五德常運今以至強攻至弱必見吞并如以至弱禦至強馬有全濟故明王皆欲及時立功為萬世業去高就下百川以之常流取易避難兵家恒勝今巴蜀孤懸去建鄴遠偏兵獨成浙流十千牧守無良專行劫剥士民北望日覩王師若命一偏將吊民伐罪可傳檄而定

高壁二六五

深壘王師有全制之策

魏書曰但天下久泰人不曉兵奔利不相待逃難不相顧將

無法令士非教習以驕將御惰卒必有莫教輕敵之志如令隴東不守沂軍敗散則二秦遂強山東遂弱國之右臂廢矣

俄橋絕賊沒水死者甚眾

苗浮河沒帝聞哀傷久之

魏書載帝曰苗若不死當更立奇功

以火記其淺處永既設伏

魏書曰永分兵二部出於營外

肅復令永將伏兵擊其後軍破之

魏書曰永將心腹一人馳詣楚王成至即填塞外塹夜伏戰士千人于城外曉而叔業至列陳城東將置長圍永可伏兵擊破其後軍叔業率精卒數千來救永上門樓觀叔業南行五六里許便開門奮擊破之叔業走左右欲追之永曰吾弱

南七尺

北史(六)

三

卒不滿三千，彼精甲猶盛，非力屈而敗，自墮吾計中耳。既不

測吾虛實，足喪其膽，俘此足矣。

賊追至，又設伏擊之，挫其銳。

魏書曰：四軍之兵多賴以免。

詔遣永為統軍，領汝陰三千人先援之，永至。

魏書曰：永總勒士卒，水陸俱下，伯之防淮水口甚固，永去二

十餘里，牽舟上汝南岸，以水牛挽之，直南趨淮下，舟便渡，適

上南岸，敵軍亦及，會時已夜，永乃潛進，曉達壽春城下，總等

上門樓望，永免胄示之，遂引永上城，謂永曰：北望已久，恐洛

陽難可復見，不意卿能至也。

齊將馬仙琕連營稍進，規解城圍。

丹府元龜載：永謂英曰：凶豎意在決戰，雅山形要，宜早據之。

英未決，永曰：機者如神，難遇易失，今日不至，明朝必為賊有。

英乃分兵星夜築城于山上，遣統軍張懷等列陣城下以防之。至曉，仙琕果至，懷等戰敗，築城者皆走。仙琕乘勝趨長圍，義陽人復出挑戰。

三十九自將馬步千人南逆仙琕。

魏書曰：永環甲揮戈，單騎先入，惟軍主蔡三虎副之，突陣橫

過。

三十九惟陳列軍儀處置形要而已，英深賞之。

魏書載：英歎曰：觀此經算，雖有金城湯池，亦不能守矣。

一六七監眼分遣諸將水陸討之，大破其軍。

魏書曰：監眼連破齊三柵，齊親率驍勇二萬餘與諸軍交戰。

監眼命諸統帥同時奮擊，軍主孔領周射齊中足，大破其軍。

齊又柵于處頭山下，監眼擊走其帥，張崇進討，齊破其二

柵，斬首萬餘。

恃慶第仲信思令

魏書曰思令字季儁累官尚書右民郎孝明時天下多事思令上疏曰竊以比年以來將帥多寵貴子孫軍幢統領亦皆故義托附貴戚子弟未經戎役至于銜杯躍馬志逸氣浮軒眉攘腕便以攻戰自許及臨大敵怖懼交懷雄圖銳氣一朝頓盡乃令羸弱在前以當銳強壯居後以安身兼復器械不精進止不集任羊質之將驅不練之兵當負險之衆敵數戰之虜欲令不敗得乎是以兵知必敗始集而先逃將又怖敵遷而不進國家便謂官箴未滿重爵安加復疑賞賚之輕金帛日賜帑藏空虛主嘆臣哀何心寢食臣聞孝行出于忠貞節義率多果決德可感義夫恩可勸死士今若舍上所輕求下所重黜陟幽明賞罰善惡搜徒簡卒練兵習武謀夫既設辯士先陳曉以安危禍福如其不悅以我義順討茲悖逆豈

異厲蕭斧而伐朝菌哉。後拜冀州刺史。假平東將軍、都督。時
葛榮遣其清河太守季虎據高唐城以招叛民。思令麾下
統鄉曲潛軍夜征。出其不意。大破之。乃將衆南還。後卒于右
光祿大夫。贈驃騎將軍、定州刺史。
孝昌中。為尚書左丞。出行東豫州刺史。

魏書曰：蕭衍將湛僧珍陷東豫州。勅世表率諸將討之。時敵
衆強。斷小殷閔。諸將以士馬單少。皆敗散之餘。不敢復戰。世
表時患背腫。乃輿病出外。軍統軍是云寶謂之曰：僧珍所以
敢深入者。以劉獲、鄭辯皆州民之望。為之內應。近知獲移軍
欲迎僧珍。去此八十里。今其出不意。一戰可破。獲破。則僧珍
自走矣。乃選兵馬付寶討之。促令發軍。日暮出城。比曉兵合。
賊不意。官軍卒至。一戰破獲。僧珍退走。辯亦尋獲。斬。傳首京
師。

百子令法

南北史合注

北史卷四十六

列傳第三十四

孝明正光初兼中書侍郎。

紹又表言往在代都武質而治安中京以來文華而政亂不
憂荒外正慮中畿急須改張以寧其意但職在冗散欲陳無
所可謂經緯雖多無機可織夫天下大器也一正雖傾一傾
難正臣備肉食痛心無已泣血上陳願垂採察
身長八尺容貌魁偉。

魏書曰父暉為齊州中水令隨父受業齊土專心墳典刻厲
不息。

歷佐二藩甚有聲譽。

魏書曰旋京日裝束藍縷澄賣絹二十匹以充行資。
則司徒為太上忍乖繫敕之意。

易七史分主

北史(六)

六

魏書曰書曰茲予大亨於先王爾祖其後與饗之司徒位尊屬重必當配享先朝稱太上以為臣以事太上皇恐非司徒翼翼之心司徒三公其可同歸於帝乎

^{一六九四}皆有難普惠各以理正之無所屈

魏書載任城王澄難普惠謂曰漢高作帝尊公為太上皇今聖母臨朝贈父為太上公求之故實非為無準對曰天子稱詔太后稱令周臣十亂父母與焉仰思所難竊謂非匹澄曰前代太后亦有稱詔聖母自存謙耳何得以詔令之別廢嚴父之孝對曰后父太上自昔未有王何不遠謨古義而近順今旨未審太后曷故謙於稱詔而不謙於太上太傅清河王懌曰晉褚后臨朝殷浩遺后父褒書曰足下今之太上皇况太上公而致疑對曰褒以女輔政辭不入朝淵源譏其不恭故有太上之刺乃稱其非不意以此賜難尚書崔亮曰周有太

公尚父亦兼二名對曰尚父者有德可尚太上者上中之上名同意異亮曰古有文王武王亦有文子武子然則太上皇與太上公何同之嫌對曰文武者德行之迹故迹同則諡同太上尊極之位豈得通施臣下。

二六九六
伏惟陛下重暉纂統天地屬心百神伉望。

魏書曰故宜敦崇祀禮咸秩無文而告朔朝廟不親於明堂嘗禘郊社多委於有司親射遊苑躍馬聘中危而非典又供無事之僧邀未然之報昧爽之臣稽首於外玄寂之衆遨遊於內愆禮片時人靈未穆愚謂從朝夕之因求祇劫之果未若先萬國之歡心以事至親使天下和平災害不生者也。

二六九六
引普惠於宣光殿隨事難詰延對移時。

魏書載太后曰先皇有詔豈可翻改普惠曰先帝行事或有司之課或權時所行後以為不可者皆追正之今志先帝自

新不問理之伸屈一皆抑之豈蒼生所望。
晉惠謂遣之將貽後患極言其不可表奏不從。

魏書載晉惠表曰蠕蠕久為邊患今天將悔其罪故荼毒辛
苦之令知至道可樂陛下宜安民恭己撫之可耳乃先自勞
擾興師郊甸投諸荒裔救屢世之勍敵資天喪之醜鹵民未
見其可夫兵為凶器不得已用之今旱暵方甚聖慈降膳乃
以萬五千人使楊鈞為將欲令蠕蠕干時而動其可濟乎蠕
蠕雖云散亡姦虞難抑脫有井陘之慮鈞之肉其可食耶高
車蠕蠕連兵積年須其自斃小亡大傷然後一舉并之乃卡
氏高畧可以獲兩虎今宰輔專好小名不圖安危大計此臣
之所以寒心也且阿那瓌不歸負何信義此師宜傳
事遂得釋故子建父子甚德之。

史糾曰魏收父得釋收感其恩下筆不能自休魏書傳最繁

者惟楊播一門及此傳。愚按此史大有削除其辭不達意者亦量註入。

成淹六九字季文上谷居庸人。

魏書曰自言晉侍中祭六世孫。

孝文六九九敕淹棲於外館。

魏書曰時朝廷有事明堂敕淹引筆等瞻望行礼事畢還外館。

景明一七三年出除平陽太守。

魏書曰淹典客十年四方貢聘皆有私遺淹槩不納至衣食不充遂啟求外祿。

知音二之士所共嗤笑。

魏書曰問巷淺識訟諷成羣至大行於老。

帝曾謂近臣曰崔光從容危紹之力。

南北史合生

北史六

八

魏書曰揚州刺史任城王澄請征鍾離敕紹詣壽春共量進止澄曰須兵十萬往還百日紹曰若如此亦須糧百日頃秋已向末兵仗可集恐糧難至有兵無糧何以克敵澄沈思曰實如卿言後征鍾離無功而還。

乃引一七入見景傷一八景傷良久謂曰

魏書載景傷曰元中山雖曰相喚不惧而來何也答曰昔楚伐吳吳遣燮由勞師今者此行畧同又曰與卿先經先識仍叙緣由與燮同坐。

詔封一七燮定陶縣子除員外散騎常侍。

魏書曰出為青州彭城王劭府司馬廣川人劉鈞等反勅遣燮監州軍討之頗捷將統皆劭左右妄增首級請賞燮面執弗與劭不從燮勃然作色曰竭志立言為王為國豈燮家事不辭而出劭追謝之。

既奉恩貸實若更生乃引見之。

魏書曰蕭衍賜紹衣物引入見之令其舍人周紹慰勞。

比亦有書都無報答鄉宜備申此意。

魏書曰今遣傳詔周靈秀送鄉至國遲有嘉問又令謂紹曰
卿知所以得不死否今者獲鄉乃天意也天立君以為民凡
在民上胡不思此。

及紹還雖陳說和計朝廷不許。

魏書曰肅宗初紹上御天馬頌帝賞其辭。

馮元興字子盛東魏郡肥鄉人少有操尚。

魏書曰就中山張吾貴常山房虬學通禮傳有文才年二十

三還鄉教授常數百人。

相用為州主簿論者以為非倫。

魏書曰時有北海曹昇以學識清立見知累官國子祭酒不

日七

北史(六)

九

商州史合注

營家產以餒卒於鄴時人傷之。

南北史合注

列傳第三十五

北史卷四十七

出為平陽太守甚不自得遂作思歸賦

魏書載其賦曰日色黯兮高山之岑月逢霞而未皎霞值月而成陰望他鄉之阡陌非舊國之池林山有木而蔽月川無梁而復深悵浮雲之弗限何此恨之難禁於是雜石為峰諸烟共色秀出無窮煙起不極錯翻花而似繡網遊絲其如織蝶兩戲以相追燕雙飛而鼓翼怨驅馬之悠悠嘆征夫之未息由是爾乃臨峻壑坐層阿北眺羊腸結屈南望龍門嵯峨疊千尋以聳翠橫萬里而揚波遠輝龜與麋窮走鯨鱉及龜鼉彼矇然令鞏洛此邈矣兮閔河鬱鬱兮徒傷思搖搖兮空滿思故人兮見神翻覆兮魂斷斷魂兮如亂憂來兮不散俯鏡兮白水水流兮漫漫異色兮縱橫奇光兮爛爛下對兮碧

北史內

十

沙上覩兮青岸，岸上兮氤氳。駭霞兮絳氛，風搖枝而為美。日照水而成文，行復行兮川之畔。望渡望兮望夫君，君之門兮九重門。予之別兮千里分，願一見兮導我意。我不見兮君不聞，魂惆恍兮知何語。氣繚戾兮獨縈緼，彼烏馬之無知。尚有情于南北，雖吾人之固鄙。豈妄懷于上國，去上國之美人。對下邦之鬼蜮，形既同于魍魎。心匪殊于蟲賊，欲脩之而難化。何不殘之云剋，知進退之非可。徒終朝以默默，願生還於洛濱。荷天地之厚德。

朝

廷_五

問安置之計，翻表曰。

冊府元龜載前一段曰：往高車蠕蠕，迭相吞噬。始則蠕蠕衰，高車強，致蠕蠕自救靡暇。及蠕蠕復振，破高車不絕如綫。而高車今復能摧敗蠕蠕者，由種類繁多故也。然鬪此兩敵，即卞莊之筭。

履車^{一七五}在於劉石，毀轍固不可尋。

魏書曰：且蠕蠕尚存，則高車猶有內顧之憂，未敢窺伺上國。若蠕蠕全滅，則高車跋扈，豈易可知。即可永為重戍鎮防西北。

魏書曰：宜遣一良將（原闕）護婆羅門，凡諸州鎮應徙之兵，隨宜割配，且田且戍。

同志^{一七二}齊名，徵拜秘書著作郎。

魏書曰：尼奏佛道宜在史錄。

年^{一七三}三十餘，始辟大將軍府參軍事。

魏書曰：固出試守平北太守，甚有惠政，久之以公事免。

魏起居注曰：固為北平太守，貪虐，為中尉李平所彈，坐以獲罪，起居為墨吏，國史為循良，何翻反乃爾。

平^{一七三}奇固勇敢，軍中大事悉與謀之。

白七史分主

北史(六)

十一

此即起居注所載，彈固之李平也。初讀彈文，繼招入幕，無乃固易行而平轉圜乎？本史亦踵魏書而存之，愚未敢信也。

時悦一七三年少行多不法，固上疏諫悦。

冊府元龜曰：并陳征代諸王賢愚之別，以感動悦心。

猶上一七三疏切諫事在悦傳。

冊府元龜曰：悦性不倫，無故杖京兆王愉，子寶月固雖離國，猶踈諫曰：聞殿下以小怒得行威罰，誠嚴訓有餘，慈惠不足。今主上幼冲，宰輔用事，履冰踐霜，猶懼不濟，況肆意任情，欲保全福祿，其可得乎？昔龔遂去國，猶獻直言，韋孟離朝，不忘本國，臣猥承課舉，伏隸國寮，聞道有年，敢不盡言，悦大怒。

問休一七三之何義，對曰：六者大王字。

魏書曰：王者當王有天下，此大王受命之徵。

晚歲一七三說祖珽撰御覽書成加特進。

三國典略載右僕射祖珽等上言曰陛下聽政餘日眷言相
素前者於修文殿令臣等討尋舊典撰錄諸書謹罄庸短登
即篇次倣天地之數為五十部象乾坤之策成三百六十卷
昔漢時諸儒集論經傳奏之白虎閣因名白虎通竊緣斯義
仍曰修文殿御覽今繕寫已畢并目上呈伏願天鑒賜垂裁
覽後主命付史閣初武成令宋士嘉錄古今帝王言行要事
三卷名為御覽置於後主中籍陽休之創意取名芳林通略
加十六國春秋六經拾遺錄魏書等書以士嘉所撰之名稱
為玄洲苑御覽後改聖壽堂御覽至是珽等又改為修文殿
上之。

^{二十七}收死使諷動內外發詔從其議。

予論曰魏收於魏為穢史於齊又為媚史謂欲以高歡滅爾
朱之歲為齊元年耳信斯言也將以操破袁紹之歲為魏元

年以懿誅曹爽之歲為晉元年耶。若非休之改議，恐從前逼禪諸君不獨沒無葬地，亦生無坐處。夫尼父之作麟經，尊王而收之議，齊史黜帝，口誅筆伐，何必舍而他之，則請以口誅者誅其口，以筆伐者伐其筆可也。三國典略曰：齊主洋，以魏收卒，令休之裁正魏書，休之以收叙其家事稍美，且寡才學，淹延歲時，竟不措手，惟削去嫡庶一百餘字。

凡此諸事為識者所譏。

史糾曰：此時走狗受郡君之名，飛鷹有開府之號，淫名邪寵，曾何足顧。史官所鄙，後人所重，若休之實可鄙者，天也。得石，盛稱符命，智遜袒譚，任同疆華，史官曾不指摘，何也。

度支尚書元修伯。

北齊書曰：修伯，魏文成皇帝之後。愚按：東魏書諸元，自道武以下，皆為高洋所屠，文成疑昭成之誤，抑與元蠻等同為

遺種也。冊府元龜曰：修伯為度支尚書，時儲藏虛竭，賦役煩重，修伯憂國如家，恤民之勞，兼濟時事，朝夕孜孜，與錄尚書唐登迴換，取舍頗有損益。

^{七元}誠宜輕徭薄賦，勤恤民隱。

此齊書曰：古之帝王，亦有表山刊樹，未足盡其意，下輦稱宴，詎能窮其情，正足靡天地財用，剝生民腦髓耳，宜以為戒。

^{七三}世父元壽，中書侍郎，有學行，見稱於時。

冊府元龜曰：元壽作雒陽北芒寺碑文，孝文帝頻登其寺讀之，稱為佳作。

^{七三}鳳慙不往，時人稱歎，孝明時。

北史誤作昭帝簡，魏書改之。乃失語云：公可更為誦悲彭城詩。

愚按：總封彭城王，此亦總他日不令終之讖。

孝莊一三五還宮坐為顯作詔罪狀爾朱免官。

伽藍記曰顯又命瑩作書與孝莊云爾朱榮往歲入洛順而勤王終為魏賊逆刃加於君親鋒鏑肆於鄉宰元氏少長殆欲無遺已有陳恒盜齊之心非無六卿分晉之計但以四海橫流欲篡未可暫樹君臣假相拜置害卿兄弟獨夫介立遵養待時臣節詎久朕覩此心寒遠投江表泣請梁朝誓莊復恥正欲問罪於爾朱出卿于桎梏謂卿明眸擊節躬來見我共叙哀辛同討兇羯不意駕入城臯便爾北渡雖迫於兇手勢不自由或貳生素懷棄劍情我聞之永歎何者朕之於卿兄弟非遠假有內闕外猶禦侮棄親就仇義將焉據且榮不臣之跡愚智共見卿託命豺狼委身虎口棄親助賊兄弟尋戈假獲民地本是榮物絕非卿有今國家隆替在卿與我若天道助順誓茲義舉則皇魏宗社與運無窮倘天不厭亂鴟

鳴狼噬薦食河北在榮為福於卿為禍豈伊異人尺書道意
終不食言自相魚肉善釋元吉勿貽後悔。
文章外又善音律。

冊府元龜曰文宣初受禪未敢舊章珽自言舊在洛下曉知
音樂上書曰魏代來自雲朔肇有諸華樂翫土風未能移俗
道武破慕容寶於中山獲音樂器皆委棄之不知採用天興
初吏部郎鄧淵奏上廟樂創制宮懸而鍾管不備樂章既缺
雜以簸羅迴歌太武平河西得沮渠蒙遜之伎賓嘉大禮皆
雜用之此聲所興蓋呂克平西域得胡戎樂因大改變雜以
秦聲所謂秦漢樂也至孝武時錄尚書長孫稚共先臣瑩等
斟酌繕條戎華兼採至於鍾律煥然大備今之創制請以為
准因採魏安豐王元延明及信都芳所著樂說而定五聲始
具宮懸之器仍雜西京之曲樂名廣成武不立號所謂雒陽

南史卷之三

舊樂也。

顯祖元文宣皇帝改為威宗景烈皇帝。

資治通鑑載珽說武成曰文宣狂暴何得稱文既非創業何

得稱祖陛下萬歲後將何所稱。

漸被二任遇又胡太后被幽。

北史齊書皆誤作靈太后按靈太后乃魏胡后諡非齊胡后

今正之。

加特三進入文林館監撰書。

三國典略曰齊後主在晉陽珽等上言曰昔魏文帝命韋誕

諸人撰諸皇覽苞括羣言區分儀別今臣等討尋舊典撰錄

諸書倣天地之數為五十部象乾坤之策成三百六十卷昔

漢儒集論經傳奏之白虎閣因名白虎通竊緣斯義名曰修

文殿御覽今繕寫已訖并月上呈命付史閣。

城

陷翟讓因為李密所得密甚禮之署為記室軍書羽檄皆成其手
 資治通鑑曰君彥博學強記文詞瞻敏吏部侍郎薛道衡嘗
 荐於文帝帝曰是歌殺斛律明月人兒耶朕不須此輩煬帝
 即位尤疾其名依常選調東平書佐校檢宿城令鬱鬱不得
 志自負其才密素聞其名得之大喜後使移檄郡縣數煬帝
 十罪舊唐書載全檄今節其要曰自厥初生人樹之帝王
 以為司牧靡不祇畏上玄愛育黔首馭朽索而同危履春冰
 而是懼故一物失所若納隍而媿之一夫有罪遂下車而泣
 之謙德軫於責躬憂勞切於罪己用能享國多年祚延長世
 未有暴虐臨人克終天位者也隋氏徃因周末預奉綴衣狐
 媚而圖聖寶眩筮以取神器及昏主繼成狼虎其心始瞠明
 兩之暉終于少陽之位先王大漸侍疾禁中遂為梟獍便行
 鳩毒禍深苦僕鬱酷商臣况復隳壞磐石勦絕維城唇亡齒

自七已之主

北史(六)

十五

寒寧止虞號欲其長久其可得乎其罪一也禽獸之行在於
罔別蘭陵公主逼幸告終誰為夥首之賢翻見齊襄之恥逮
于先皇嬪御並進銀環諸王子女咸貲金屋牝雞鳴于喆旦
雄雉恣其羣飛柏衣戲陳侯之朝穹廬同冒頓之寢其罪二
也平章百姓一日萬機以是憂勤深慮幽枉而荒緬于酒俾
晝作夜式號且呼甘嗜聲伎常屈窟室每藉糟丘斷決敷奏
悉皆停擁中山千日之飲酩酊無名襄陽三雅之盃留連詎
比又廣台良家充選宮掖潛為九市親駕四驢自此商人見
要逆旅其罪三也上棟下宇著在易爻聖人本意惟避風雨
故瓊室崇稱商辛以之滅亡阿房崛起二世是以傾覆而廣
立池臺多營宮觀金玉戶青瑣丹墀蔽虧日月隔闕寒暑使
鬼尚難為之勞人固其不可其罪四也公田所徵不過十畝
人力所供纔止三日而科稅繁猥不知紀極頭會箕斂逆析

十年之租，杼軸其空。日損千金之費，父母不保其赤子。夫妻相棄于匡床，萬戶則城廓空虛。千里則煙火斷絕，西蜀王孫之室，翻同原憲之貧。東海糜竺之家，俄成鄧通之鬼。其罪五也。古先哲王，十征巡狩，唐虞五載，周則一紀，乃廣積薪，多備糗餼。年年歷覽，處處登臨，飄風凍雨，窈比于先王。驅車轍馬，速遂周行于天下。秦皇之心未已，周穆之意難窮。宴西母而歌雲浮東海，而觀且長城之役。戰國所為，而追蹤秦代。板築更興，襲其基墟。延袤萬里，積怨滿于山川。號哭動于天地，其罪六也。遼水之東，朝鮮之北，禹貢以為荒服。周王棄而不臣，又強弩末矢，理無穿於魯縞。衝風餘力，詎能動起鴻毛。石田得而無堪，雞肋啖而何用。而恃衆怙力，強兵黷武。遂令億兆夷人，隻輪莫返。夫差喪國，實為黃池之盟。苻堅滅身，良由壽春之後。欲捕鳴蟬于前，不知挾彈在後。義夫切齒，壯士扼

腕其罪七也。直言啟沃，正臣匪躬，惟木後繩，若金須礪。左僕射齊國公高頴，上柱國宋國公賀若弼，或文昌上相，或細柳功臣，暫吐良藥之言，翻加屢鏹之賜。龍逢無罪，便遭夏斧之誅；王子無辜，濫彼商車之戮。遂令君子結舌，賢人緘口。指白日而比盛射蒼天，而敢欺其罪八也。設官分職，貴在銓衡；察獄問刑，無聞販鬻。而錢神起論，銅臭為公。梁冀受黃金之蛟，孟他薦葡萄之酒，遂使彝倫攸斁，政以賄成。君子在野，小人在位，積薪在上，同汲黯之言，囊錢不如傷趙壹之賦，其罪九也。宣尼有言，無信不立。自昏主嗣位，每歲南北巡狩，東西征伐。至如浩疊陪蹕，東都守固，闕鄉野戰，雁門解圍，既立功勳，須酬官爵。危急則勛賞懸授，克定則絲綸不行。異商執領，金同項王利印，方餌之下，必有懸魚。惜其重賞，求人死力。凡百驍勇，誰不讐怨。匹夫蕞尔，宿諾不虧。既在乘輿，二三其德。其

罪十也。罄南山之竹，書罪無窮。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是以窮奇穴于上國，喫輸暴于中原。三河縱封豕之貪，四海收長蛇之毒。蒼生慄慄，咸憂祀國之崩。赤子嗷嗷，但愁歷陽之陷。且國將改，必有常期。故讖錄云：「隋氏三十六年而滅，此則厭德之象已彰，代終之兆先見。」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況乃捨攬竟天，申繻謂之除舊。歲星入井，甘公以為義興。兼朱雀門燒，正陽日蝕，孤鳴鬼哭，川竭山崩，牽牛入漢，方知大亂之期。王良策馬，始驗兵車之會。我魏公姓符，圖緯名協，歌謠文王，厄于羨里。赤雀方來，高祖隱於碭山。彤雲自起，兵誅不道。赤伏至自長安，鋒銳難當。黃星出於梁宋，九五龍飛之始。天人豹變之初，上柱國司徒東郡公翟讓功宣締構，翼亮經綸。上柱國總管徐國公孟讓、柱國歷城公孟陽、柱國絳郡公裴行儼、大將軍左長史郗元真等，並運籌千里，勇冠三軍。復有蒙輪

扶輶之士，拔距投石之夫，驥馬追風，英戈照日，魏公屬當期運，伏茲億兆，遂起西北之師，將問南巢之罪，譬猶瀉滄海而灌殘營，舉崑崙而壓小卵，鼓行而進，百道俱前，以今月二十一日，屆于東都，而昏朝文武留守段達等，久迷天數，敢拒義兵，驅率醜徒，衆有十萬，迴洛倉北，遂來舉斧，於是熊羆角逐，貔虎爭先，因其倒戈之心，成我破竹之勢，曾未旋踵，瓦解冰消，坑卒則長平未多，積甲則熊耳為小，達等助桀為虐，嬰城自固，殄滅之期，匪朝伊暮，然興洛虎牢，國家儲積，我已先據，為日久矣，既得迴洛，又取黎陽，天下之倉盡，非隋有，足食足兵，無前無敵，雄才上將，受朕專征，海內英雄，咸來響應，其餘各擁數萬之兵，俱期牧野之會，諸軍並衣冠世胄，杞梓良才，豹變鵠起，今也其時，鼙鳴鯨應，見機而作，鳩率子弟，共建功名，豈不盛哉！若隋代官人，同吠堯之犬，尚荷王莽之恩，仍懷蒯

曠之祿，審配死于袁氏，不如張洽歸朝，范增困于項王，未若陳平泛漢，魏公推以赤心，當加好爵，擇木而處，令不自疑，脫猛虎，猶豫舟中，敵國風沙之人，共縛其主，彭寵之僕，自殺其君，高官上爵，即以相授，如閻于成事，守迷不返，爾等噬臍，悔將何及，黃河帶地，明余旦旦之言，皎日麗天，知我勤勤之意，布告天下，咸使聞之。

王密

敗為王世充所殺。

新唐書曰：密敗，世充見之曰：汝為賊，罵國足未？君彥曰：跣客，可使刺，由愧不至。世充令撲之，既困，卧樹下。時世充已欲盜隋中，悔，命醫往視，欲其蘇。郡將王拔柱曰：美筆生有餘罪，乃感其心，即死。戮屍偃師。

南洋史合注

南北史合注

列傳第三十六

北史卷四十八

^{一七五}曾圍山而獵部民射獸。

北史獸作虎。延壽既以唐臣避唐諱。何不獸而虎。查魏書本獸字。必後人疑其避諱。故又誤改耳。今依魏書正之。

^{一七五}乃遣兵固守澁口以防之。

魏書載榮上書曰。今王師維衆。頻被摧北。人情危懼。實為難用。蠕蠕主阿那瓌。銜國厚恩。未應忘報。求遣一使。慰諭那瓌。發兵東引。直趣下口。揚威振武。以躡其背。北海王顥之軍。見鎮相部。宜嚴加警備。以當其前。臣麾下雖少。輒盡力命。自井陘以北。隘口以西。分防險要。攻其肘腋。葛榮雖并洛周。恩威未著。形勢未分。

^{一七五}榮乃與元天穆等密議入匡朝廷。

伽藍記載，榮謂天穆曰：皇帝晏駕，春秋十九，海內猶曰幼君，況可奉未言之兒以臨天下？今欲以鐵馬三千，赴哀山陵，如何？天穆曰：明公若能行廢立，伊霍復見于今矣。

二十七至
更召宗親推其明德。

魏書載榮表曰：伏承大行皇帝背棄萬方，實用驚惋。今海內草草異口一辭，皆云鴆毒致禍。去月二十五日，聖體康愈。二十六日，奄忽升遐，即事觀望，實有所惑。且天子不豫，初不召醫，崩棄曾無親奉，欲使天下不為怪愕，豈可得乎？復以皇女為儲，兩疑惑朝野，虛行赦宥，已乃選君乳抱，使姦豎專朝，賊臣亂紀，欲指影行權，假形弄詔，此則掩眼捕雀，塞耳盜鐘。今秦隴塵飛，趙魏霧合，寶黃醜奴勢逼幽雍，高榮就德憑陵，河海楚兵，吳卒密爾在郊，一旦聞此，誰不闕闕，竊惟大行皇帝繼體正君，猶邊鋒迭舉，妖寇不滅，況今舉潘嬪之女以誑百

姓奉未言之兒而臨四海欲使宇內乂安臣所未聞伏願照
臣忠誠聽臣赴闕問侍臣帝崩之由訪禁旅不知之狀以徐
鄭之徒付之司敗雪同天之恥謝遠近之怨然後更立宗親
推其年德改承寶祚則天下幸甚

於是將赴京師

伽藍記曰榮三軍縞素揚旌南出
成者當奉為主唯孝莊獨就

伽藍記曰惟長樂王子攸像光相具足端嚴特妙
妄言丞相高陽王欲反

魏書曰榮引迎駕百官於行宮西北云欲祭天既集列騎圍
繞責以天下喪亂孝明卒崩之由云皆緣此等貪虐不相匡
弼所至與北史妄言高陽王雍反不同愚按榮既廣害朝
士必繩以正題寧容誣人以反當從魏書

北史(六)

廿

李外史合治

殺百官王公卿士二千餘人。

魏書榮傳曰死者千三百餘人。

榮令人誡軍士言元氏既滅爾朱氏興其眾咸稱萬歲。

魏書曰榮遷帝河橋至夜四更復迎帝南還營幕帝憂憤無

計乃令人諭旨于榮曰帝王迭興盛衰無常今四方瓦解將

軍奮義而起前無橫陣此天意也我本相投規全性命豈可

妄希天位直是將軍見逼耳若天命有在將軍宜時正尊號

若推而不居存魏社稷亦任更擇親賢共相輔戴

榮亦精神恍惚遂便愧悔

魏書載榮言曰過誤若是惟當以死謝朝廷

武衛將軍汎禮苦執不聽乃入城不朝

此史不聽下有復前二字語意不明今倣資治通鑑稍更之

直衛空虛官守廢曠榮聞之上書謝愆

魏書載榮書曰臣本率義兵扶立社稷值陛下登祚之始人情未安大兵交際難可齊一諸王朝貢橫死者多臣今粉軀不足塞責乞贈亡者微申私責。

使恩一七五五洽存亡有慰生死詔如所表。

魏書載詔曰覽表不勝鯁塞朕德行無感致滋酷濫尋繹往事實切于懷可如所表自茲以後贈終叨濫庸人賤品動至大官為識者所不貴。

時一七五五葛榮向京師眾號百萬相州刺史李神隲。

魏書神隲作神軌。

加一七五五榮大丞相都督河北畿外諸軍事。

魏書載詔曰太原王入匡顛運出勤元兇使積年之霧倏焉滌蕩數載之塵一朝清謐燕恒既泰趙魏還蘇若不式稽舊典增量禮數何以昭德報功遠明國範。

南化史記注

北史(六)

世

通前一七五滿十萬為太原國邑又加位太師。

魏書載詔曰逆寇葛榮假噬燕趙常山易水戎鼓夜驚冰井
鼓臺胡塵盡合朔南久已丘墟河北頓成煨燼幸太原王榮
吊民伐罪剪此鯨鯢戮卒多于長平積器高于熊耳宜廣錫
山河大開土宇。

時天一七五穆克平邢杲亦渡河會駕。

魏書曰顯都督宗正珍孫河內太守元襲固守不降榮攻克
之斬二人以徇。

顯一七五乃率麾下南奔。

魏書曰兆率精騎夜濟登岸奮擊顯子冠受率馬步五千拒
戰兆大破之擒冠受延明聞而逃顯因率麾下南奔。

詔加一七五榮天柱大將軍。

魏書載詔曰大丞相太原王榮蘊伏風烟胞含日月昔處亂

朝韜光戢翼，佞龍顏而振腕，想日角以嘆息。忠義奮發，虎士如林。故能芟夷羣惡，振此頽綱。俾朕寡昧，獲承鴻緒。高榮跋扈，建旗待罪。授首殲馘，元惡凶頑。但弄吳楚，虧汙宗社。朕徒御北徂，劬勞鞅甲。王聞難星奔，一舉大定。非常之功，必有非常之賞。可天柱大將軍。此官訪古無聞，今員未有。太祖已前，增置此號，式遵典故。電錫殊禮。

世隆

北史言榮輕帝，不謂能反，以誅權臣為反。史筆顛倒，乃爾。何怪高澄他日于孝靜前敢發悖言，謂陛下何意反也。今改之。預帝謀者皆懼，二十五日旦，榮、天穆同入。

伽藍記曰：帝請計城陽王徽。徽曰：以生太子為亂，因此斃之。帝曰：后懷孕九月可乎？徽曰：婦人多不及期而產，彼必不疑。帝從之，遂伏兵於明光殿東序，聲言皇子生，遣徽馳騎告榮。

榮方與上党王天穆博，微脫榮帽，懼舞盤旋，遠殿內外歡叫。榮遂信之，與天穆並入。帝聞榮未，不覺失色。中書舍人溫子昇曰：陛下色變，乃連索酒飲之。

^{一七六}帝拔千牛刀手斬之。

魏書曰：帝先橫刀膝下，遂手刃之。當後魏書，此時榮已向御

坐，何暇拔刀。

^{一七三}又詔百官議榮配享司直劉季明日。

如藍記載：季明言曰：若配宣武于國無功，若配孝明，親害其母。

^{一七三}不合上心，誅剪唯命，眾為之危，季明自若。

如藍記曰：世隆既有忿言，季明終得無患。

^{一七六}世隆意不已，乃配享孝文廟庭。

如藍記曰：世隆又立榮廟於芒嶺首陽山，山舊有周公廟。世

改正論

隆欲以榮比周公故也。廟成為火所災，有一柱焚之不盡。後三日大雷霆，為霹靂擊作數段，柱下石及廟瓦皆碎于山下。榮比韋、彭、伊、霍由是。

愚按魏收論榮云：向使榮無奸忍之失，修德義之風，則韓、彭、伊、霍何足數。今北史曰：韋、彭則承韋、大、彭，非韓、信、彭、越也。以擬榮甚當。魏書誤耶。抑北史為改正耶。善乎史糾曰：孝昌正光間，胡后淫縱不制，鄭儼、李神軌、濁亂宮闈，狼不食子，甘心醜兒。此時向洛無師，氣噎欲死，即河陰之役，大傷酷濫，衮衮朝賢，既戀鬼槐，莫辭蕭斧。元義即為猾賊，不得不以廢胡后為快舉。爾朱榮即為剽鹵，不得不以沈胡后為大功。況此後歷年劇難，厥勛不細。倘一心孝莊，不萌悖逆，毀趙元，則禪文、斥李顯、和九錫，謂之韓、彭、伊、霍，何過。況魏收所論及反語，非正辭乎。此論甚當，特錄于傳後。

樸殺一七五

皇子、汗辱妃嬪、縱兵鹵掠。

伽藍記曰：北營軍尚書省、建天子金鼓、庭設漏刻、嬪御妃主

皆擁之於幕、鑱帝子寺門樓上、帝患寒、隨北乞頭巾、北不與。

謂長一七五

史孫騰曰：臣而伐君、其逆已甚。

噫！此二語識耶！他日何為自蹈之。

北怒一七五

不納、而孝莊遂遇弒。

冊府元龜曰：時冀州刺史高翼聞北弒莊帝、保境自守、謂諸

子、今社稷傾危、人神忿怒、正破家報國時、爾朱兄弟性忌、忌

則多害、汝等宜早圖之、先人有奪人之志、時不可失、事未輯

而卒。

北屯一七五

廣阿衆、號十萬、神武廣縱反間。

魏書曰：時獻武王廣縱反間、或曰：世隆兄弟謀欲害北、復言

北與王同圖仲遠等。

自縊於樹神武收葬之。

史糾曰：史官作北傳言高王忠義惡北犯順將舉義師夾輔王室由此言之高歡洵魏家純臣矣步蕃之師曾被大行密詔何故代北摧拉又將如狗為人所噬耶搃之北屬粗人計可縛取而爾未一族人身既惡啖之皆可下咽故假大義之名滅親暱之党媮取權籍自開一小霸府其於魏室存亡孝莊生死猶秦越肥瘠何足介意史臣曲為美言胡顏之厚曰不然北未諸將酒肉既豐高王府官美中可欲而斧鑕可懼欲與懼并史態出矣。

鷲曰：斬反人元禧首是以得之。

愚按：坦於此時何不反折之曰：孝莊皇帝安在，此庾純所以屈賈充也。

興和中死贈太尉諡躁戾。

荀七史合主

北史(六)

苗

愚按鷲導逆世傷迎逐似有別然亦一間耳故附鷲後二人
或王或侯皆考終孝靜時噫高歡之心可知矣

十五年遷大將軍與于謹征江陵

周書曰護率輕騎為先鋒晝夜兼行

進兵征至江陵城下以待大軍

周書曰城中不意兵至惶窘失圖護又遣騎二千斷江津收
舟艦以待大軍

護因責入朝執之党與皆被害

本史作伏誅今正之

說帝言護不守臣節宜圖之

周書載植等說帝曰護自誅趙貴威權日甚謀臣宿將爭往
附之大小政事皆決于護以臣觀之將不守臣節願早圖之
又曰護常自比周公周公攝政七年然後復于明辟陛下豈

能七年邑邑乎。

若兄弟自攝嫌隙他人何易可親。

周書曰太祖以陛下富於春秋屬臣後事臣情兼宗國實願竭其股肱若陛下親覽萬機威加四海臣死之日猶生之年非惟不利陛下亦危社稷。

周書曰臣既為天子兄復為國家當輔尚復何求願陛下無惑讒言。

皆受護處分風所激發非護書不行。

秦弒孝武護亦弒孝閔秦弒廢帝護亦弒明帝秦以二十四軍屬相府護亦以二十四軍屬相府誰作俑而誰效尤吾是以追恨。

仍令人為閻作書與護曰。

周書曰天地隔塞子母異所三十餘年存亡斷絕痛不自勝。

尚書

北史

廿五

想汝悲思復安可處。

但為有耳疾大語方聞行動飲食幸無少損。

周書曰今大齊降慈許歸又聽先致音耗積稔長悲豁然獲
展

此行又非本心固師出雖久無所克獲。

周書曰護本令暫斷河陽遏齊救兵然後同攻洛陽諸將謂
齊兵必不敢出惟斥候而已值連日陰霧齊騎直前圍洛軍
一時潰散惟尉遲迴率數十騎扞敵齊公憲又督邛山諸將
拒之乃得全軍還權景宣攻克豫州亦引軍退楊標於軹關
戰沒護乃班師

兼諸子貪殘僚屬縱逸莫不蠹政害民。

隋書刑法志曰護將有異志欲以寬政取人心然闇於知人
所委多不稱職用法寬弛子弟僚屬竊弄其權百姓愁怨控

告無可。

時衛王直先匿戶內，躍出斬之。

周書論曰：有周受命之始，宇文護實預艱難，及文帝薨殂，諸子沖幼，羣公懷奪奪之志，天下有去就之心，卒能變魏為周，得危護之力也。向使加以禮讓，經以忠貞，桐宮有悔過之期，未央終天年之數，前史所載，烏足道哉！然寡於學識，昵近羣小，威福在己，征伐自出，有人臣無將之心，行人君不堪之事，終於妻子為戮，身首橫分，不亦宜乎。

為沮渠蒙遜囚於姑臧，歲餘，與舅趙唐契。

魏書趙唐契作廣契。

子詮任城郡守，贈涇州刺史。

北齊書曰：璵三子詮、韞、誦，韞與陸令萱女弟私通，令萱奏授太子舍人，誦女妻穆提婆，子懷慶，趙遷臨漳，令儀同三司。

南史卷之三

北史(六)

共

二夏磁涼所在蜂起而彥刑政甚嚴。

魏書彥刑政甚猛為下所怨。

尔朱榮之誅義邕預其事並及禍孝武初。

本史孝武作節閔誤節閔時尔朱方專政無追贈理考之言。

魏書作出帝出帝孝武也今正之。

遐有几業才位河内太守。

魏書曰爾朱榮稱兵向洛次其郡境遐聞榮雅奉莊帝遂開

門謁候。

征死鄧復超佐假平遠將軍統軍以功。

魏書曰新野太守劉忌憑城固守佐率所領攻拔之。

仍北洛陽南門卿既為朕平之未勉為朕善守。

冊府元龜曰孝文克宛城拜劉長猷南陽太守駕旋詔之曰。

昔曹公克荊州留滿寵以後今委卿以郡兼統戎馬非獨綏。

安初附乃以干城相托賜縑二百疋。

爾朱榮有所用人神傷不悅見怒。

魏書曰神傷推引人物不能守正奉公無多聲譽有鉅鹿人李炎上書言其失爾朱榮曾補人為曲陽令神傷以階懸不用榮大怒謂神傷自樹親党排抑勲人。神傷惆悵不已時以為鳳德之哀承弟冲。

愚按諸李中惟冲功名顯魏孝文時故特改列傳。

錄尚書事東道大行臺都督青州刺史。

伽藍記曰延寶臨行奉辭帝謂寔曰懷博之俗世號難治舅宜好用心寔曰臣久乞閑退陛下渭陽興念寵及老臣使夜行罪人裁錦萬里謹奉明勅懷博者謂齊土俗薄太守初入境皆懷博而叩以美其意及代還以博擊之言其向背速於反掌也。

武毅之士皆或所進，孝靜初陷法見害。

魏書曰：或任俠交遊，輕薄無行，愚謂能殺爾朱榮為朝廷翦除權奸者，亦高氏父子所深忌也。故魏收詆之，至所坐何法，收何不著明，其為高氏所陷無疑。

終於洛陽永康里宅，當時名賢莫不傷之。

此傳曲曲文飾，言多支離，亦孫傳其祖，不得不然耳。

吾豈終此乎，伍子胥獨何人也，乃奔長安。

愚按：敵之得免，其以父彥伯差無過患也夫。

榮誅仲遠，勒其部眾，來向京師。

魏書曰：仲遠攻陷西河兗州，將逼東都，孝莊詔諸督將絡繹進討，並為所敗。又敗都督鄭先護，右軍將軍賀拔勝，勝降仲遠。

帝覽啟，笑而許之，其肆情如此。

及李^王苗燒絕河梁世隆乃北遁。
伽藍記曰仲遠鎮滑臺表用其下都督為西兗州刺史。

伽藍記曰隆與榮妻北鄉郡長公主至芒山馮王寺為榮追
福蔭齋即使爾朱那律歸等領胡騎一千皆白服來至郭下
索榮尸孝莊升大夏門望之遣主書牛法尚謂歸等曰太原
王立功不終陰圖讐逆已依正刑罪止榮身餘皆不問鄉等
何為不降歸曰臣從太原王未朝忽枉致無理臣欲還晉陽
不忍空去願得王尸死生無恨發言兩泪羣胡慟哭聲振京
師帝亦為傷懷遣侍中朱元龍齎鐵券與世隆待之不死官
位如故世隆謂元龍曰太原王功格天地赤心奉國長樂不
願信誓枉害忠良今日兩行鐵字何足取信吾為王報仇終
不歸降元龍見世隆呼帝為長樂知其不欺且以言帝帝即
出庫物置城西門外募死士討世隆一日得萬數人與歸等

戰于郭外，歸等屢涉戎場，便利擊刺，京師士眾未習軍旅，雖皆義勇，力不從心。三日頻戰，而遊魂不息。帝更募人斷河橋，有漢中人李荀為水軍，從上流放火焚橋。世隆見橋被焚，遂大剽生民，北上太行。

攻建州。按魏書曰：孝莊遣前華陽太守段育，慰諭世隆，斬以為狗。

會兆。魏書曰：建州刺史陸希質閉城拒守，于河陽兆既陷京邑。

伽藍記曰：兆入洛陽，在京宮殿空虛，百日無主。世隆鎮京師，商旅四通，盜賊不作。

生殺自由。公行淫佚，信任羣小，隨情與奪。

伽藍記曰：世隆侍宴，帝每言太原王罪，亦合死。世隆等愕然，不敢復入朝，坐持臺者，家搃萬機，事無大小，先至隆策，然後

施行。天子恭己南面，無所干預。
溫良名士罕豫腹心，上下莫不厭毒。

魏書曰：世隆欲收軍人之意，加汎除擾，皆以將軍兼散職督將兵，更無虛號者。自此五等大夫猥濫，又無員限，人皆賤之。
後韓陵之敗，斛斯椿先據河橋。

資治通鑑曰：度律與天光欲攻之，會大雨，晝夜不止，士馬疲頓，弓矢不可施。

天光發雍至岐，與岳合勢，破醜奴，獲蕭寶夤。

魏書曰：醜奴棄岐州，走還安定，置柵平亭。天光發雍至岐，與岳合勢于汧渭間，停軍牧馬，宣言遠近曰：今時將熱，非可征討，待至秋涼，別量進止。醜奴每遣窺覘，有執送者，天光寬而問之，仍使放遣，免者傳其待秋之言。醜奴以為實，分遣諸營散營於岐州，北百里涇川，使其太尉侯伏侯元進領兵五千。

據險立柵，且耕且守，其千人已下為一柵，乃復數處。天光知其勢分，遂密嚴備。晡時，潛遣輕騎先行斷路，以防賊知。諸軍於後盡發，昧旦攻圍，元進大柵，拔之。諸軍俘執，並皆放散。須臾間，左右諸柵盡來歸款。前去涇州百八十里，通夜徑進。後日至城，賊涇州刺史侯幾長貴以城降。醜奴棄平亭走，欲趨高平。天光遣岳輕騎急追，明日及醜奴于平涼長平坑，一戰擒之。天光明便逼高平，城內執送蕭寶夔降。愚按魏書官氏志有侯幾氏，孝文改幾氏，忍侯乃侯之誤。

以道一七七

洛為大將軍，天光乃入隴。

魏書曰：天光討慶雲等，而禁有書求，以隴中險遠，兼天盛暑，令侯冬月。天光知其制可，乃率諸軍入隴。

伏兵一七五便起，同時擒獲。

魏書曰：天光多作木槍，周布立之，要路加厚，又密縛長梯於

城北及慶雲等敗，餘眾皆出城南，遇槍而止。城北軍士因登

梯上。

^{一七五}詔復天光前官爵。

魏書曰：賊帥夏州人宿勤明達降天光于平涼，後復北走，收

聚部類謀進攻降人叱干麒麟，欲并其眾。麒麟請救于天光。

天光遣岳討之，未至，明達走東夏。

^{一七五}岳聞禁死，還涇州，以待天光。亦下隴與岳圖入洛。

魏書曰：詔遣侍中朱瑞詣天光慰喻。天光與岳謀欲令帝外

奔，別更推立，乃頻啟云：臣實無異心，惟仰奉天顏，申宗門之

罪，又其下僚屬啟云：天光密有異圖，願思勝算，以防微意。

^{一七五}神武送之洛，斬于市。

伽藍記曰：普泰末，天光嘗總士馬于寶光寺，寺門無河，皆崩。

天光惡之，其年被殺。

句七 巳 公 主

北史(六)

卅上

臣少時人曰

遂有匡頹拯弊之志，撥主逐惡之功。

魏書曰：勞不汗馬，朝野靡然。

榮功亦已茂矣。

魏書論曰：苟非榮致力，克夷大難，則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

王也。

抑亦魏紓其難，齊以驅除矣。

魏書論曰：爾朱兆在晉陽，天光據隴右，仲遠鎮捍東南，世隆專秉朝政，干時立君，廢主易於奕棋，慶賞威刑，咸出於己，若使布德行義，憂公忘私，唇齒相依，同心協力，則磐石之固，未可圖也。

明興化李 清映碧著

南北史合注

北史第六册上

卷四十五至卷四十八

本册編集者

古甌

張良權

全書統纂者

鄧山

徐靜波

南北史合注

北史(六)

卅下

1
1
1
1
1

明興化李清著

南北史合注

北史第六冊卷_下四十九至卷五十四

南北史合注

列傳第三十七

北史卷四十九

先與瑞有隙數譖之於世隆。

魏書曰世隆性多忌且以前日乖異忿恨更甚。

叱列延慶

內入諸姓有叱羅氏叱奴氏俱見前又有叱利氏孝文改利氏叱呂氏孝文改呂氏叱門氏孝文改門氏叱干氏孝文改薛氏叱盧氏孝文改祝氏獨叱列一姓不見魏書官氏志何

也。

帝西遷齊神武誅之。

魏書曰延慶以党于權佞被誅權佞指孝武左右此魏收党

齊毀魏語此史削之為是。

椿性佞巧甚得榮心。

北史(六)

世

史糾曰魏收於魏書斯傳曲詆之媚高歡也北史削去好亂
樂禍之辭猶存佞巧反覆等語天下有如是之人而能辭店
受牛留軍國者耶李氏南北史率以諸書為藍本史論襲
舊不一意惟於列傳舊文或芟削或濫存其中玉石自辨
夜於桑下盟約倍道兼行

魏書爾朱世隆傳曰世隆令其外兵參軍陽叔淵單騎赴北
中簡閱敗卒以次納之椿未得入城詭說叔淵曰天光部下
皆西人聞欲掠京邑遷都長安宜先納我為備叔淵信而納
之

椿自以反覆意常不安

魏書曰齊獻武王入洛頓邯山爾朱仲遠帳下都督喬寧張
子期自滑臺來降王責之曰汝等事仲遠盟契甚重前仲遠
自徐構送汝為戎首今仲遠走汝復背之於臣節不忠於事

人無信誠犬馬不如遂斬之椿由是不安。

詭稱南討將伐齊神武帝從之。

魏書曰帝陳兵城西北樓却山南至洛水帝詰旦戎服與椿

臨閱獻武王因舉兵向洛名曰誅椿詳見神武紀。

乃遣使命椿因從入關。

魏書曰椿懼已不免復假說游聲以劫脅帝帝信之遂入關。

時高歡已舉兵向洛收此言誰欺耶。

一上全
遷太傳卒年四十三。

魏書曰椿狡猾多事好亂樂禍干時敗國朝野皆疾之愚

按魏收此言不過以椿欲圖高歡遂肆詆訶觀椿勸帝渡河

襲歡智符宇文豈碌碌者哉北史增刪處殊得其平善乎史

糾曰與齊異軌定稱逆謀投身西魏咸曰不才此魏書大病

其斛斯之謂耶凡易代之際人臣乃心故主輒蒙惡名史官

隨時俯仰巧取世資或有興王自有愛憎或以勝國須留意
諱歷代皆然不獨伯起氏賀拔兄弟無令孤周書與為收掩
讀史者於鼎革之世不可不三思無徒依史官生活也。

徵字士亮。

周書曰徵幼聰慧五歲誦孝經周易。
少有膽決以軍功累遷金紫光祿大夫。

魏書曰郢州刺史元顯達南叛智勒城中不叛者與顯達戰
相率歸闕後為都督征邢杲臨陣流矢中胸戰不已元影入
洛與爾朱兆先渡河破顯軍。

舉兵向洛智不從。

魏書曰智擁部下出清水東招勒州民與相拒擊。

詔子鵠與德討之樹大敗。

魏書曰樹比兵梁國欲東逆戰見子鵠軍威夜過還譙子鵠

引兵追躡樹又背城為陣子鵠勒兵直赴城下縱騎衝突樹大敗。

孝武二七九三入闔子鵠據城西為應。

魏書曰子鵠據城為逆意以殘君為逆此史所以穢也。

侯備二七九三

內入諸姓胡古曰引氏孝文改侯氏。

遇賊二七九三帥陳州馬步萬餘。

魏書曰淵遂設伏以乘其背。

而貴二七九四平自以斛斯椿党。

貴平以元氏宗室不背孝武以附高歡何云斛斯椿党此魏

書党齊之筆此史何以不改。

親率二七九四輕騎夜趨青州。

魏書載淵詐餽糧人曰臺軍已至殺戮都盡我是世子下人

自七已八主

北史(六)

卅三

今走還城汝何為復去人信之棄城奔走比曉復謂行人曰
甚軍昨暮已至高陽我是前鋒今始至此頗知侯公竟在何
所城人兇懼

賀拔允

內入諸姓賀拔氏孝文改何氏不知何以復舊

帝又委岳兄勝心腹之寄

資治通鑑曰岳以東雍州刺史李虎為左廂大都督岳遇害
虎奔荊州說勝使收岳衆勝不從虎聞宇文泰代岳統軍自
荊州赴之至閿鄉為高歡別將所獲送洛陽魏孝武方謀取
閿中得虎大喜拜衛將軍厚賜之使就泰愚按虎以唐祖列
名八柱國而寂寂無傳聊附其事於此

白臨淮王或以懷朔被圍急

周書載勝謂或曰懷朔被圍旦夕淪陷大王帝室藩維與國

休戚受任征討理宜惟敵自求今乃頓兵不進若懷朔隔則武州亦危逆賊因茲銳氣百倍誰為大王用者。
勝七九多九六而克捷汚北邊為丘墟。

魏書曰勝將圍襄陽攻蕭衍下達成克之又使人誘降蠻王問道期衍雍州刺史遣兵擊道期為道期所敗漢南大駭勝又遣兵攻均口及馮翊安定沔陽鄠陽城并平之。
州人七九鄧誕執元頴引東魏師。

惟七九有九六隨身兵仗及書千餘卷。
本史據稱齊師非是今正之。

魏書曰勝好行小數志大膽薄周章南北終無所成致沒賊中愚按魏書所謂賊指西魏也此党高氏之言皆不足據。
岳二八乃定容致諫。

周書載岳諫曰將軍首舉義兵共誅奸逆功勤未立遂有此

有少安合符

及軍次潼關，天光有難色。

周書載岳曰：蜀賊草竄，公尚遲疑，若遇大敵，將何以戰？天光曰：今日之事，一以相委。

莫若且鎮關中，以固根本。

周書載岳言曰：王家跨據三方，士馬殷盛，然師克在和，但願同心戮力，若骨肉猜貳，圖存不暇，安能制人？莫若且鎮關中，以固根本，分遣銳師與衆軍合勢，進可克敵，退可自全。

孝武即位，加關中大行臺。

周書周惠達傳曰：岳嘗遣從事中郎周惠達至洛，陳岳有誠節，惟以憂國定亂為事，孝武甚嘉之。及還，具白岳。岳曰：人生于天，受命於君，豈有利人榮祿而不憂其禍難，鄉之所奏，實獲我心。

二〇三 遂刺心血持寄岳岳惧。

周書曰齊神武忌岳功名岳惧。

二〇三 至闕中間岳及侯莫陳悅。

魏書曰岳搃大衆據闕右憑強驕恣有不臣之心齊獻武王惡其專擅令悅圖之。愚按魏孝武惡高歡專擅故結岳圖之誰為不臣者收党齊毀魏顛倒是非乃爾。

二〇三 侯莫陳悅。

愚按魏孝文業改侯莫陳為陳氏不知復何以復舊查西魏文帝大統中命代人改姓者悉復舊而隋唐間又或復或不復賀拔氏終為長孫萬紐于氏終為于紇豆陵氏終為竇此故而不復者劉氏復為獨孤尉氏復為尉遲此改而旋復者餘倣此。

二〇二 求之有魏得失未可知也。

欒子鵠力抗高氏其忠矣乎。顯智通達。淵反覆。安可一例論。

南北史合注

列傳第三十八

北史卷五十

雄有孝性。

魏書曰父於郡遇患雄自免歸晝夜扶抱。

陛下亦宜寬之於後

魏書曰脫終貶黜恐杜衆臣口塞諫者心乖琴瑟至和違鹽梅相濟昔叔向之賢祁奚以為可及十世而匡不免其身實

可嗟惜。

或以處分道別不欲應之雄曰

魏書載雄言曰今裴衍未至王士眾已集變左唐突撓亂近

幾梁汝之民不安若不是撲討更為後害。

欲其死寧可得也後為吏部郎中。

魏書曰雄上疏曰自神龜末末專以停年為選士無善惡歲

久先叙職無劇易名到授官執業之吏以差次日月為功能
銓衡之人以簡用老舊為平直且庸劣之人莫不貪鄙委斗
筭以共治之重託碩鼠以百里之命皆貨賄是求肆心縱意
禁制雖煩不勝其欲致令徭役不均發調違課箕斂盈門囚
執滿道有此夷夏之民相將為亂蓋由官授不得其人百姓
不堪其命故也當今天下黔黎久經寇賊父死兄亡子弟淪
陷流離艱危十室而九白骨不收孤營靡恤財殫力盡無以
卒歲宜及此時早加慰撫蓋助陛下治天下者惟在守令最
須簡置以康國道但郡縣選舉由來共輕貴遊僕才莫肯居
此宜改其弊以定官方請上等郡縣為第一清中等為第二
清下等為第三清選補之法妙盡才望如不可並後地先才
不得拘以停年竟無銓革三載黜陟有稱者補在京名官如
前代故事不歷郡縣不得為內職則人思自勉上下同心何

憂不治，何恤逆徒哉！昔杜畿寬惠，河東無警，蘇則分糧，金城克復，略觀今古風俗，遷訛罔不任賢，朝任夕治，功可立待，若遵常習故，不明選典，欲以靜民，便恐無日。

孝弟卓然者，宜旌其門閭。

魏書又載，雄啟曰：前件六事，謂所宜行，若不除煩收疾，惠孤恤寡，便是徒乘官驛，虛號王人，往返有費，于郵亭，皇恩無逮于民俗。

一八〇
臣節安在，乃害之。

魏書載，雄對曰：當主上信狎群臣，雄等不與謀議，及乘輿西邁，若即追隨，恐跡同佞党，今留待大王，又以不從蒙責，進退如此，實為慙負。王復責曰：卿等備位納言，依附諂佞，未聞諫諍一言，使國事至此，罪欲何歸？愚按：雄之被誅，非忠于人主不至此，信狎羣臣，與迹同佞党之說，必魏收誣辭，宜此史

自山...人必

削之也。

兵集城下，纂出城謁。

魏書載纂曰：纂受詔禦防，大王忠貞，王室扶掖，顛危敢不匍

匍。

時變西樊大能應西魏纂攻之。

魏書載纂行臺郎中李廣諫曰：析陽四面無民，惟一城耳。山路深險，表裏羣蠻，若少遣軍，則力不能制賊，多遣則城撤防衛，根本虛弱，脫不如意，人情一去，州城難保。且臺軍不久應至，公但約勒屬城，各修壁壘待救，雖失析陽，如棄雞肋，纂不從。

為西魏將獨孤信所害。

魏書曰：信突入州城，遂至廳間，纂諸將皆亡，惟左右數人短兵接戰，遂被擒。

當今雅器由是除員外散騎侍郎。

三國典略曰德源常於邢邵坐賦詩其十字曰寒威漸離風
春色方依樹眾咸稱賞後王昕逢之謂曰今日可謂寒威離
風春色依樹。

後葉通直散騎常侍聘陳。

三國典略曰齊命德源聘於陳陳遣主客蔡某宴酬因談諧
手弄檳榔乃曰頃聞北間有人為噉檳榔獲罪遂禁此物定
尔否德源曰天保初王尚書狀醉耳猶李固被責云胡粉飾
貌橙頭弄姿不聞漢世頓禁胡粉。

君子勞於求士逸於任賢。

魏書曰前代有坐嘯之人主諾之守。

愉甚敬憚之。

魏書曰機以廷尉評行河陰縣事當官正色不避權勢明達

北史合注

北史(六)

卅

政事斷獄以情甚有聲譽。
與辛雄等並為齊神武所害。

辛雄楊機等見害權臣其忠正之節必有可觀此傳止以方
直清白言皆本魏書猶魏收一節之三代也。
遂以崇繼收捷後。

愚按收捷之妻先封武威公主此其女否耶猶知痛本生絕
胤則賢於暗通密計助魏滅涼又再醮李蓋之母多矣。
道穆三奏記求用於匡。

魏書載道穆奏記于匡曰道穆生自蓬簷長於陋巷然凝明
獨斷之主雄才不世之君無藉朽株之資求人屠釣之下不
牽暗投之請取士商歌之中是以聞英風而慷慨望雲路而
徘徊者天下皆是若得身隸繡衣名充直指雖謝周生騎上
之敏寔有茅士就鑊之心。

所糾不三不避權豪。

魏書載道穆說匡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明公荷國重紀宜使天下知法匡然之。

請駕北渡循河東下。

魏書載道穆曰元顯兵衆不多乘虛深入由將不得人耳陛下若親率宿衛高募重賞背城一戰臣等竭其死力破顯無疑如恐成敗難測便宜車駕北渡循河東下徵大將軍天穆向虎牢別徵大丞爾朱榮軍令赴河內以犄角之旬月間何往不克帝曰高舍人言是。

大王不三擁百萬之衆輔天子而今諸侯。

魏書曰自可分兵河畔縛筏造舟處處置渡徑擒羣逆。
深不三以為愧道穆免冠謝。

魏書載道穆謝曰臣守陛下法不敢獨於公主虧朝廷典章。

自子令家

以此負陛下。

謙之字道讓少事後母以孝聞。

魏書曰少事後母李孝李亦撫育過己生人莫辨其兄弟所

出同異論者兩重之。

命將出師相繼於路。

魏書曰弓格賞募咸有出身樂刺斬首又蒙階級故四方壯

士願征者多各各為己公私兩利若軍帥得人賞勲不失其

平則何征不克。

又以其冤死特除一子出身。

魏書曰謙之妻張氏明識敦勸諸子從師受業常曰自我為

爾家婦未見汝父一日不讀宜各修勤弗替先業。

其妻

內入諸姓有其連氏孝文改其氏。

當今聖主也。神武將從之。

魏書載隽言人主之德必須度量深遠明哲仁恕廣陵王遇世艱難不言淹載當今聖主也。獻武王欣然是之。

遂立孝武及帝入闕。

魏書以出闕為失德甚課。

斛斯椿賀拔勝皆與友善。

愚按椿勝皆孝武寵任與椿勝善即為佞巧魏收之言更宜詳察北史何以因之。

山偉。

內入諸姓有土難氏孝文改山氏。

費穆。

內入諸姓有費連氏後孝文改費氏。

夷狄獸心見敵便走。

動北史合主

北史(六)

四十

政以三推奉主上順人心故耳。
魏書曰軍還之後必棄虛復出今欲羸師誘致冀獲一戰。

魏書曰既無戰勝之威羣情素不厭服。

穆三為吏部尚書魯縣侯。

魏書曰蕭衍遣將軍曹義宗逼荊州穆以南征大都督援之。

潛軍徑進出其不意至即大敗之生擒義宗送闕。

孝莊三還宮贈侍中司徒公諡武宣。

愚按北海雖僭當以誅穆為第一快舉若穆謀加贈諡當言爾未兆意不宜言孝莊。魏書曰穆末路一言禍延簪帶死宜哉。

南北史合注

列傳第三十九

北史卷五十一

及斛斯椿等譽結神武帥師入洛陽。

北齊書曰神武特謀內討以臣伐君為內討顛倒乃爾。

年四歲未嘗識母母魏陽公主也。

金石錄載叡母碑曰主諱季艷魏廣平王懷女封華陽公主

北史作華山誤。

出為定州刺史六州大都督時年十七。

北齊書曰叡留心庶事糾謫姦非勸課農桑接禮民隽所部

大治。

叡親帥所部分管伍強弱相持。

北齊書曰遇養水草即為停頓分有餘贍不足。

自晉陽失道為鹵所屠無遺類。

南北史合注

北史(六)

四一

據段韶傳周興亮突擊合圍晉陽韶言於武成請陣以待之
遂大破其兵何此傳所言景異未知孰是

太后四六欲留過百日六劾正色不許

北齊書曰有中官要人知太后密旨謂劾曰太后意既如此
殿下何宜若違劾曰國家事重死所不避況受先王遺旨委
寄不輕今嗣主幼冲豈可使邪臣在側不守之以正何面戴
天遂重進言詞理懇切

劾曰四六社稷事重吾當以死効之

北齊書曰豈可令婦人傾危宗廟且和士開何物豎子敢爾

被執四六送華林園崔離佛院令劉桃枝拉殺之

北齊書曰趙郡王以附屬之親當顧命之重固此貞心踐畏
途而不疑以斯忠義取斃凶慝豈道光四海不遇周成之明

將朝去三仁終見殷墟之禍不然則邦國殄瘁何若斯之速。
岳舉麾大呼橫衝賊陣神武因大破賊。

北齊書曰神武所將中軍已敗賴岳大呼衝陣方得迴師表裏奪擊因大破之。

歷冀青晉三州刺史西南道大都督有綏邊稱。

北齊書曰岳任權日久素為朝野畏服及出為藩百姓望風

驚憚。

岳曰臣無罪歸彥曰飲之飲而薨。

北齊書曰帝使歸彥就切切責之岳憂悸不知所為數日薨。故時論紛然以為賜鴆。

葛奉太后歸鄴時官官放縱。

北齊書曰時奄人任倖猶行暴虐民間雞豚恣放搏取。

若戰不捷則赫之此輩必死戰乃可捷也。

北齊書曰時周軍續至人皆恟懼朝士出降相屬勸因奏後
主曰今所翻叛多是貴人率伍猶未離貳請追五品以上家
屬置之三臺因脅之曰若戰不捷即淋臺此曹頌惜妻子必
當死戰且王師類北賊徒輕我今背城一決理必破之

陳氏五數年以來荒悖滋甚

隋書曰牝雞司旦昵近姦回尚方徒積骸數千疆場防守長
戍三年或微行暴露沈酒王侯之宅或奔馳駿騎顛墜康衢
之首有功不賞無罪獲戮烽燧日倣耽淫靡及

初術益士言高者黑衣

愚按周戎衣色尚黑後圍齊晉陽四合如黑雲觀術士所言
已知齊亡於周洵異人也

召募六得四萬餘人拒周軍

周書齊王憲傳曰皆大開賞募多出金帛沙門求為戰士者

亦數千人。

逢宗社顛覆，今日得死，無愧墳陵。

三國典略曰：潛被擒，見憲不拜，呼之為弟。

潤美安儀年十四五，母鄭妃與同寢，有穢雜聲。

愚按此何等事，可以莫須有楷筆。宋孝武梁豫章王綽與潤而三，此史臣所以多獲陰譏也。

1
2
3
4
5

南北史合注

列傳第四十

北史卷五十二

其年十月疾甚啟婦葬山東從之尋卒。

三國典略曰孝珩常畜一犬每射令其取箭亦解呼召左右

牽衣而進。

城上人弗識長恭免胄示之面。

太平御覽曰長恭面白類美婦人乃著假面對敵齊人作舞

效之號代面舞。

有千金責券臨死悉燔之。

朝野僉載曰王有巧思為舞胡子王意所欲勸胡子捧盞揖

之人莫知所由。

延宗與敬顯自門入夾擊之周軍大亂。

三國典略曰延宗率眾排車向前周軍遂却人相蹂踐。

周武六三自投下馬執其手。

三國典略延宗見帝自投於地帝欲執其手。

封六五縣子女入太子宫故得不死。

愚按齊文宣盡赤元族獨元嬖女為孝昭妃故得不死周武亦盡赤高族獨孝昭子高彥理女入太子宫故得不死小小

一事亦有循環。

詰旦六九執士開送御史儼使馮承洛就臺斬之。

興亡論曰元凶既勤朝野晏清京師京里舞蹈成羣梁董之廢不足斯比。

帝六九拔儼帶刀深亂築辮頭良久乃釋之。

愚按光此一時也宜體先君雅意宣太后新詔推諱王發戴公心黜緯昏而立儼莫則齊祚其綿即不然亦因其成勢陳士開罪合死尸諸都市然後請太后高居北宮非婦寺不接

以永絕壹穢而于陸令萱之內妖穆提婆祖珽等之外穢則或誅或逐清宮府以匡人主亦一大快舉而惜乎光之失此也儼害身禍國亦亡悲夫。

位特進開府儀同三司定州刺史。

愚按新唐書高氏世系圖止廓之後有玄景元思官於唐餘俱不見。

自廓以下多與後主死於長安。

愚按文宣殺二弟浹渙皆武成教且若孝瑜孝琬若紹德若百年襄昭宣之子無不殺者宜乎諸子并命於周也。

各愛其子豈其然乎。

愚按文襄弒東魏孝靜又及其三子恐濟南太原亦此之盪觴噫文宣之為前人也久矣。

育心道合派

南北史合注

列傳第四十一

北史卷五十三

万俟晋

魏獻帝以次第為俟氏孝文改亥氏見魏書官氏志獨新唐書云改俟氏為万俟氏不知何據

累遷第二鎮人酋長

北齊書曰高祖起義普遠通誠款

子洛二字受洛干

北齊書曰洛騎射過人為鄉里所伏高祖起義信都遠送誠

款高祖嘉其父子俱至甚優禮之

以功封東縣伯孝武立累遷渭州刺史

北齊書曰侯莫陳悅救賀拔岳周文率岳所部圖悅元時助

悅悅走元收其眾據秦州為周文攻圍苦戰結盟而罷

資糧侯接元至引見執手。

并運一九〇資糧侯接元至引見執手。

北齊書曰封元縣公除驃騎大將軍攻西魏儀同金祚皇甫智達于東雍擒之。

興冀一九〇州刺史万俟受洛干等東歸神武奏為武衛將軍。

三國典略曰王思政固守潁川運米數百車欲向孔城常與可朱渾寶源前後邀襲獲之乃啟大將軍澄曰常有鎮河陽知大谷南口經赤土坂是賊往還東西大道中間曠絕一百五十里賊之糧饌惟經此路若於彼選形勝處營築城戍安置士馬截其往還自不能更有行道從之遣斛律光築楊志百家呼延之鎮。

榮一九〇性四猛急貴尤嚴峻任使多慙榮心。

魏書曰元畢達明初爾朱世隆專擅以貴為征南將軍使抗孝莊行臺元顯恭于正平貴破擒顯恭并大都督襲儀等除

晉州刺史。愚按此等事皆諸臣背主党權臣罪狀。北史一
概刪之何也。予皆為補入。後倣此。
性好賓客。頗稱施惠。

北齊書曰。魏孝武二子高祖。以濟州要地。欲令腹心據之。密
詔御史。稱雋罪狀。轉行兗州事。高祖以雋非罪。請復其任。孝
武不許。除賈顯智為刺史。率眾赴州。雋防守嚴備。顯智不敢
前。

韓賈二九。五

內入諸姓有出大汗氏。魏孝文改韓氏。
後爾朱榮擢克左右榮死。

北齊書曰。爾朱世隆。立元暉為主。除賢鎮遠將軍。世隆等攻
建州西城。賢並有戰功。
賢仍潛使人通誠神武。

自七之八主

北史(六)

四七

百少身合注

北齊書曰高祖入洛爾朱官爵例皆削除以賢遠送誠款特令復舊。

少好弓馬頗有氣尚。

北齊書曰懷早從戎旅韓樓反於幽州懷知其無成陰結所部去樓歸魏封武周縣伯。

及斛斯椿囑發祥棄官北走歸神武。

北齊書曰祥棄官北走至河北郡因據土民據之以待高祖資治通鑑曰帝因祥附歡乃敕文武官北來者任其去留。

神武責之惧遂潛遣使送款西魏。

此時西魏尚存何得遽稱周本史類此者皆正之。為人所糾雅勘未得實神武特免之。

魏書載神武謂胄曰我雅誠待物謂卿必無此且黑獺降人前後相接虛實何患不知。

莫多妻貨文。^{一九七}

內入諸姓有莫耶妻氏魏孝文改莫氏多那二字必有一訛。但不知何時復應。

兆自縊貨文獲其屍。^{一九八}

北齊書曰魏武二子神武遣賈顯智據守石濟高祖令貨文率精銳三萬與竇泰等會于定州同赴石濟擊走顯智。斬於閭闔門外責其不留平陽也。

資治通鑑載周書數敬顯曰汝有死罪三前時平陽走鄴携妻棄母不孝外為偽朝戮力內實通啟于朕不忠送款後猶持兩端不信用心如此不死何待。

庫狄迴洛。^{一九九}

內入諸姓庫狄氏魏孝文改狄氏西魏後周之復舊可考。不知東魏北齊又何時復舊夷俗難變若此。

自北平人定

元九
破爾朱兆於廣阿，又破之韓陵。

北齊書曰：魏孝武與高祖不協，令僕射賈顯智等趨濟州。高祖遣大都督竇泰拒之，保洛隸。泰前驅，事定，轉都督。

元九
薛孤延代人，少饒果。

北齊書曰：初，後韓樓反，後與王懷密計討樓，為樓帥。乙弗醜所覺，力戰破醜，歸行臺樓，貴賜爵永固縣侯。

元二
神武令延視之，案稍直前大呼。

元三
北齊書曰：未至三十里，雷火燒面，延喝殺。北破乃歸神武，神武以忠於所事。

北齊書曰：兗舉從爾朱兆入洛，有戰功，深為兆愛育。恒從征伐，觀此則從兆執孝莊者，皆此賊也。何云忠。

元三
隋開皇中，位太府卿，戶部尚書卒。

孝卿等冒濫皇爵，皆不依例削去，彰後主之失也。餘仿此。

子欣五三尚魏平陽公主。

平陽公主即周文元后。后傳內欣作歡。歡必本名。北齊書避

高歡諱。故易之。北史因而未改耳。

後歸神武為行臺左丞。拜西兗州刺史。二三

北齊書曰。時梁州刺史鹿承吉。據州外叛。西魏遣博陵王元

約。趙郡王元景神。率眾迎接。顯勒當州士馬邀破之。斬約等。

拜儀行三司。

慕容紹宗一九一四字紹宗。晃第四子。太原王恪後。

十六國春秋載。恪止一孫奇。為慕容盛賜死。嗣遂絕。讀此方

知恪有後。恪大賢。故幸之。

遷爾朱兆長史及兆敗。一九一五

北齊書載曰。初紇豆陵步藩通晉陽。爾朱兆累為所破。欲以

晉州徵高祖。共圖步藩。紹宗諫曰。今天下擾擾。人懷覬覦。高

南化史合主

北史六

四九

晉州英略蓋世，譬諸蛟龍，安可借以雨。兆怒曰：我與晉州推誠相待，何忽相猜，阻便禁止。紹宗數日方釋，遂割鮮卑隸高祖，共討步藩，滅之。及高祖舉義信都，兆以紹宗為行臺，率軍壺關，以抗高祖。及敗于韓陵，兆撫膺自咎，謂紹宗曰：比用卿言，今豈至此。時士卒多奔兆，懼將遁。紹宗建旗鳴角，集師徒軍容，既振，與兆徐上馬。已而高祖討兆于晉陽，兆窘自縊。通鑑考異曰：兆始召歡自救，非猜嫌。時北史謂紹宗此語在歡請帥降，戶就食山東下為是。

紹宗

麾兵徑進，諸將從之，因大捷。

詳見南史侯景傳。北齊書曰：初高祖末命世宗曰：侯景若反，以慕容紹宗當之，至是竟立功效。資治通鑑曰：堪敵侯景者，惟慕容紹宗。我故不貴之，留以遺汝。

武平

初襲爵燕郡公，以軍功。

及齊平武帝引見恩禮甚厚。隋書曰三藏敗陳師于壽陽又兩敗周師于孝水河陽。

詔二九六三藏檢校廣州道行軍事以功。隋書載周武詔曰三藏父子誠節著聞宜加榮秩。

授二九三大將軍。後遷廓州刺史民歌頌之。隋書曰嶺南酋長王仲宣反圍廣州三藏副沈討之沈死賊眾四面攻圍三藏固守月餘知城中食盡不可持久遂自率驍騎夜出突圍擊之賊眾敗散廣州獲全。

所二九二在二九一有惠政大業七年卒。隋書曰州極西界姦宄遷配者多人多逃逸三藏招納撫綏襁負日至。

隋書曰三藏從子遐為澶水丞漢王諒反抗節不從以誠節聞。

封癭陶縣伯榮誅。

北齊書曰榮死平與爾朱榮妻爾朱世隆北走元暉立加京畿大都督。

薛脩義。

北齊書作脩義。

脩義少而姦俠輕財重氣。

北齊書曰時有急難相救者多容匿之。

假安北將軍西道別將以軍功。

北齊書曰絳蜀賊陳雙熾等聚汾曲脩義以大都督討之念

雙曲是其鄉人輕詣壘下曉以禍福遂降之。

鳳賢等猶據險不降脩義與書降之。

北齊書曰脩義與其族人善樂善族等各率義勇為攻取勢

與書降之。

儼元元前燕遼東公鹿之後。

北齊書曰儼父叱頭魏南頓太守身長一丈腰帶九尺。
不好讀書頗學兵法。

北齊書曰爾朱榮入洛授儼京畿南面大都督會西荊州為
梁將曹義宗所圍儼應募赴之時北齊太守宋帶劍謀叛儼
輕騎出其不意徑至城下語云大軍已到何不出迎帶劍惶
恐而出儼即執之一郡遂定。

沙苑元元之敗諸州多翻陷惟儼獲全。

北齊書曰儼為東雍州刺史值沙苑之敗西魏荊州刺史郭
鸞率眾攻儼拒守二百餘日曉夜力戰大破之追斬三百餘

如此元元再三城人大喜以為神助。

北齊書曰瑱移軍城北造柵置營約將戰士萬餘人各持攻

具於城南置營南北合勢。

儼出二城奮擊大破之。

北齊書曰先是郢城卑下兼土疎頽壞儼脩繕城池多作大樓造舟艦水陸備具工無暫闕蕭循又率眾五萬與瑱約夜合兵攻擊儼與將士力戰終夕至明循等乃退追斬瑱驍將張白石首瑱以千金贖之不與。

帝親二執其手將儼鬚看髮嘆息久之曰。

北齊書載帝曰觀卿容貌朕不復相識。

自古二忠烈豈過此也。

北齊書載儼對曰臣不屈豎子重奉聖顏雖夕死無恨。

二年二謀反為前行襄州事劉章等所告伏法。

本史隋王劭傳有表云是時齊國有祕計載天王陳留入并州齊主高洋為是誅陳留王彭樂讀此則彭之謀反非實當

為白之。

後漢^二齊神武起義信都累遷北徐州刺史。

北齊書曰侯景反河南為景所攻顯出左右二十餘騎突出

賊營拔難歸國即授顯士馬隨高岳等攻景破景于獨陽。

遣^元顯與步大汗薩等。

北齊書曰大薩代郡百部人從爾朱榮平葛榮有功榮誅又

從爾朱兆入洛及兆敗于韓陵乃降神武以功封行唐縣公

無事可紀附見于此。

及^元吳明徹圍壽陽敕景和與賀拔伏恩救之。

北齊書曰景和以尉破胡新敗懼不敢進頓兵淮口及敕使

頻促始渡淮屬壽陽已陷狼狽北還多失軍資多失陳將蕭

摩訶率步騎截之整旅逆戰摩訶退。

北^元人語訛故曰綦連。

南^元史^元主

北史^元

五三

魏孝文帝改為慕容氏矣見前。

爾朱京纏欲殺神武召與俱。

北齊書曰京纏命之者再猛皆不從。

神武聞之曰事人當如此。

北齊書曰爾朱兆敗猛歸高祖高祖曰爾朱京纏將爾殺我

汝何中途背去猛具陳服事之理不可二心高祖曰汝莫懼

事人當如此與此不同。

覘賊中一驍將超出來鬪。

北齊書曰猛逢見之挺身獨出與相對俯仰間刺賊落馬。

時初築長城鎮戍未立。

北齊書曰突厥強盛慮或侵逼。

封歷陽郡王景安久在邊州。

北齊書曰州鄰接他境景安綏和邊鄙不相侵暴。

如景安之徒疏宗議請姓高氏。

既云景安以昭成疏宗不與親近同戮何元韶傳內又云昭成以下無遺北齊書自相矛盾乃爾北史亦不為改正何也

景安以白文宣乃收景皓誅之
伽藍記曰景皓立性虛豁少有大度愛人下士夙善立言道
家之業

永業久在河陽善於招撫

北齊書曰時歸降者萬計選其二百人為爪牙每先鋒以寡

周人聞之以為大軍至乃去

三國典略曰永業恐洛州刺史段思文不能自固馳入金墉助守周將尉遲迴為土山地道曉夕攻擊永業選三百人為爪牙每先鋒死戰迴不能克

白文宣

北史(六)

五三

二九三白不下救兵至周師還

此齊書載伏謂行臺乞伏貴和曰賊已疲弊願得精騎二千擊之可破也貴和不許

年九三十四五便好讀書既為閹寺中

顏氏家訓曰所居里末使役苦辛

辭九三色愈厲竟斷四體而卒

北齊書曰紇奚永安不知何許人為開府後主失并州使告急於突厥他鉢略可汗及聞齊滅他鉢處永安於吐谷渾使下永安抗言曰本國既敗永安豈惜微命欲閉氣自絕恐天下不知大齊有死節臣惟乞一刀以顯示遠近他鉢許之贈馬七十足歸之噫永安安歸

知九三神武陵逼隨帝西遷去就之途未為失節

愚按去就間非君則臣若云舍君就臣未為失節可乎

南北史合注

北史卷五十四

列傳第四十二

神武為晉州又引為長史。

北齊書曰高祖自晉陽出滏口行至襄垣爾朱兆率眾迎之與兆晏飲水擘誓為兄弟各還本營明日兆往招高祖高祖將赴之以安其意臨上馬騰牽衣止之兆隔水肆罵兆還晉陽高祖遂東。

元起兵信都常以誠款預謀策。

北齊書曰騰又勸高祖立元朗見神武本紀。

元而公主欲侍中封隆之。

此公主即明月耶他日從孝武入閔啟宇文泰殺帝之禍即

此公也一失節孀婦其胎禍乃爾。

神武以誅椿為名。

句上之八十一

北史六

五四

本史言神武入討以臣伐君乃爾反言今正之。
內外二九四之事騰咸知之除侍中兼尚書令。

魏書刑罰志曰魏除爾朱擅權輕重肆意在官多尚嚴酷遷
鄴後京畿盜起有司奏立嚴制侍郎孫騰上言法若畫一理
尚不二不可喜怒由情而致輕重案律公私劫盜罪止流刑
而比來執事律令之外更立餘條斯乃刑書徒設獄訟更煩
法令滋章盜賊多有臣以外昇平之美義在省刑陵遲之弊
必由峻法是以漢約三章天下歸德秦酷五刑率土瓦解禮
訓君子律禁小人舉罪定名國有常啟不宜巨細滋煩令民
豫備請諸犯盜之人悉準律令以明恒憲詔從之。
後漢二九五起兵于山東累遷并州刺史。
北齊書曰隆之封平原郡公邑千七百戶隆之求減戶七百
并求降己四階讓兄騰優詔許之。

帝將受禪，大臣咸言未可，隆之又在其一九四六中。

愚按魏孝靜禪齊，與羣臣別，隆之獨泣洒，見孝靜記，此其所一九四七以與襲讓之同禍也。

子如一九四七南奔肆州，為爾朱榮所禮。

北齊書曰：榮之向洛，以建興險阻，往來衝要，有後顧憂，以子一九四七如行建興太守，當郡都督。

榮誅一九四七隨榮妻子與爾朱世隆等，走出京城。

北齊書曰：榮之誅，子如自宮內突出，至榮宅，棄家隨榮妻子與爾朱世隆走，出京城。世隆欲還北，子如曰：方今天下匈匈，惟強是示，不可以弱示人。若必走北，恐變故隨起，不如分兵守河橋，迴軍向京師，出其不意，或可離潰。假不如心，猶足示餘力，使天下憚我威強。於是世隆等逼洛陽。

節閱一九四七五，以前後功，進爵陽平郡公。

南七之之主

北史(六)

五五

北齊書曰高祖起義信都世隆等以子如有舊出為南岐州

刺史子如憤恨泣涕自陳而不獲免

元四神武鎮晉陽子如時往謁見

北齊書曰高祖待之甚厚並同食從旦達暮

元四及文襄輔政以賄

北齊書曰子如義旗之始本不參預直以故舊委重意氣甚

元四高聚斂不息

元四詔復官爵齊受禪以翼贊功

文宣先謀受禪子如逆于遼陽未可見文宣本紀此又云有

元四翼贊功何其不符

元四尋以疾卒贈太師太尉諡文明

愚按子如勸爾朱世隆攻洛興漢賈翊勸李准郭況攻洛何

異及高歡起兵抗君子如又曰向欲立小者正為此耳故歡

卒舍清河王亶而立其十一歲之子孝靜皆子如啟也特主

免權罪不容於死。

^元涓難乃與蜀公尉遲迥合勢舉兵。

周書曰所管部隨溫應士順河環岳九州及魯山甌山沌陽

應城平靖武陽上明須水八鎮并沒之。

^元涓難奔陳位司空隋郡公。

陳江總遺事曰涓難入陳見朝士皆集經史慕之乃多卷黃

紙加之朱軸詐為典籍以欺僚友總戲之曰黃紙五經赤軸

三史。

^元及涓難入陳高母子因此獲免。

愚按隋文優待涓難雖舊亦憐忠猶樊顏之儀心也唐人

作隋書何以詆焉北史因而不削吾病之雖然涓難終欠一

死故附迴謙後。

臣非尉景無以至今日三請魏孝靜乃許之。

愚按此一舉也歡以至親不便行法故假主威惧之泣請者

三皆詐也景夫婦亦識其意可以忿怨彌深。

固推諸將竟不之州尋歷相濟秦三州。

北齊書曰榮性溫和所歷皆推仁恕。

邳山之會縉紳何罪。

愚按邳山必河陰之誤。

後邳賜父爵姑臧縣侯。

北齊書曰以下洛縣男啟讓繼母弟寧安。

金等咸曰知臣莫若君無出孝先者。

冊府元龜載神武謂韶曰吾昔與鄉父冒涉艱險同獎王室

今吾疾若此宜善相翼佐。

令軍旅大事並與籌之。

北齊書載神武謂文襄曰。段孝先智勇兼備。親戚中惟有此子。^{五六一}封長樂郡公文宣受禪。

北齊書曰。顯祖受禪。別封朝陵縣。又封霸城縣。韶啟歸朝陵。於公乞封繼母梁氏為郡君。又以霸城縣侯讓其繼母弟孝言。論者美之。^{五六一}

除尚書右僕射。冀州刺史。

資治通鑑曰。廣武王長弼與韶不協。齊主將如晉陽。長弼言于帝曰。韶擁強兵在彼。恐不如人意。豈可遽往投之。帝不聽。既至。以長弼語告韶曰。如卿忠誠。猶有讒言。況其餘乎。^{五六一}令思不虞。大軍卒至。望旗而奔。進破趙達軍。

北齊書。韶謂諸將曰。吳人輕躁。本無大謀。今破趙達。霸先必走。

卷之三

迴赴廣陵霸先道。

冊元龜曰：迨至楊子柵，望楊子城，乃還，大獲其軍資器物。彼勞我逸，破之必矣，遂大破之。

史糾曰：愚聞趙郡王儼傳，又不然。載韶不與鹵戰，自晉陽失道，為鹵屠殺無遺。斛律先面折韶曰：段婆善為送女客，由此言之，惟敵是求者，敵也。容頭過身者，韶也。韶堅壁固壘，亦將家所尚。先何輕致反唇，或非實錄乎？且閱儼傳，則韶選悞觀望，閱韶傳，則老謀壯事。二傳一事，並出北史，兩兩相反，正復不解。

時周人以步兵在前，上山逆戰。

北齊書載：韶聞周軍曰：汝宇文護，幸得其母，不思報德，今日之來，竟何意也？周人曰：天遣我來，韶曰：天道賞善罰惡，當遣汝送死來耳。

周人大潰洛城圍亦即奔遁。

北齊書曰時周人墜溪谷死者甚眾餘盡棄營幕從却山至穀山三十里中軍資器物彌滿川澤。

從之六月圍定陽。

北齊書曰城主固守不下韶登山望城勢乃縱兵急攻之。

元瑒妻皇甫氏緣瑒謀逆沒官。

北齊書曰瑒弟瑾謀逆皇甫氏因沒官。愚按瑾奉詔誅高

澄何言謀逆則瑒非謀逆又可知史言誤。

亮卒於隋汝南郡守。

北齊書曰韶第三子德舉武平末官儀同三司周建德七年

在鄴城與高元海謀逆誅。愚按德舉齊世臣與宗子高元

海謀圖周此義舉也。不得言謀逆。

及文襄嗣事為肆州刺史。

南史

北史(六)

五六

北齊書曰侯景降西魏使大都督李景和等領馬步數萬援景聞金將要之退走世宗攻西魏王思政于潁川詔金督彭樂等屯河陽斷其奔走之路復會攻潁川平之。

文宣受禪。

文宣先謀受禪使段韶問金于肆州金深言不可見文宣本

封咸陽郡王。

北齊書曰金常病帝幸其第視疾賜以醫藥中使不絕。

時號落鵬都督齊受禪別封西安縣子。

三國典略曰齊受禪飲酒曰今日樂哉光進曰閔西未平何樂會當率馬步十萬三道并渡陷玉壁收長安使官襲冠冕軍釋介冑然後稱樂齊主曰光憂國如家羣臣莫及段韶出謂光曰卿勝先帝耶先帝以四十萬攻玉壁不利將兵如盤

擊水，誤即覆。何易言之。光笑曰：非卿所知。北齊書曰：天保三年，光除晉州刺史。東有周天柱新安牛頭三戍，招引亡叛，屢為寇竊。光襲破之，又大破周，偃同王敬儒等。九年，率眾取周絳川、白馬、澧、文、翼、城等四戍，除朝州刺史。十年，取周之文侯鎮，立戍置柵，斬其開府曹迴公。

歷太子

太保尚書令、司空、司徒。河清三年。

北齊書曰：周遣將達奚成興等來寇平陽，詔光禦之。興等聞而退走，光遂北入其境，獲二千餘口而還。

武平

元年正月，詔光率步騎三萬禦之。

北齊書：光環甲執銳，身先士卒。

周齊

王憲等其眾大潰。

北齊書曰：光軍還行次安鄴，周齊王憲等以眾五萬躡軍後，光縱騎擊之，憲眾大潰。憲又令宇文傑等率步騎三萬于鹿

盧交塞斷要路，光與韓貴等合擊，又大破之。
自太廟及光宅並見血。

隋書五行志曰：天戒蓋謂殺光，則宗廟旋覆。
若不早圖，恐事不可測。

北齊書曰：士讓所啟軍逼帝京，帝會前所疑意，
每會議常獨後言，言輒合理。

三國典略曰：光號令軍士，不過數言，言皆切要。
身不脫介冑，常為士卒先。

三國典略曰：光寒不服裘，夏不操扇，所得果糲，遍分麾下，有
卒中蠱，親嘗其吐，皆樂為致命。

罪既不彰，一旦屠滅，朝野惜之。

本史恩倖傳曰：時有開府薛永宗，嘗自云能使鬼，及周兵逼，
言于後主曰：臣已發遣斛律明月將大兵前去，帝信之。嗚呼！

死猶信而生反殘足見後主之暗而先之忠且才也予故改錄於此。

^一美字豐樂少機警善騎射。

談數日文宣常宴羣臣酒酣各令歌樂豐樂獨歌曰朝亦飲酒醉暮亦飲酒醉日日飲酒醉國計無貳次帝曰豐樂不吾諂是大好人。

南史卷之五

北史(六)

六

自注

明興化李 清映碧著

南北史合注

北史第六册下

本册編集者

全書統纂者

卷四十九至卷五十四

古覲 張良權

鄧山 徐靜波

明興化李清著

南北史合注

北史第七冊^上卷五十五至卷五十九

南北史合注

列傳第四十三

北史卷五十五

諸將皆勸恭應朝命元康以為未可。

魏書載元康謂魏收曰觀諸人語專欲誤王王若受命置宮僚元康或得黃門郎但時事未可耳。

文襄家蒼頭蘭固成掌厨。

蘭固成即蘭京也詳見京傳。

固進食殺文襄元康抱文襄。

北齊書曰元康以身杆蔽。

贈廣宗郡公諡貞昭子善臧嗣。

北齊書曰元康弟季璩官冀州別駕平秦王歸彥反季璩守

節不從因遇害贈衛尉鄉。

為政清靜遠近稱之。

白七史合注

北史七

一

冊府元龜曰時天下多難盜賊充斥徵召兵役多亡朝廷患之令軍人所齋戎具道別車載又令邑令自送軍所時光州所送一時散亡惟弼所送不動他兵咸未攻劫欲與偕去弼

經中

率所領格戰終莫肯從遂遠軍所其得人心如是佛性法性為一為異弼曰正是一理

北齊書載孝靜又問曰佛性既非法性何得為一對曰性無不在故不言二

注

老子道德經二卷表上之

魏書載弼表曰竊惟道德二經闡明幽極旨冥動寂用周凡聖論行也清靜柔弱語述也成功致治寔眾流江海乃羣藝本根臣少覽經書偏所篤好雖從役軍府不捨遊息鑽味既久如有所見比之前注微異舊說輕以管窺有整運斤本欲止於門內貽厥童蒙兼以近資愚鄙私備忘闕不誤姑射凝

神汾陽流照春末奉旨猥蒙垂誘今上所注老子謹冒封呈
并序如別詔答曰朕有味二經倦於舊說歷覽新注可得已
多嘉尚之來良非一緒已勅殺青編臧延閣 冊府元龜曰
又上一本于神武一本于文襄
及受命以預定策功。

北齊書曰顯祖將受禪自晉陽至平城都命弼與司空司馬
子如馳驛先入觀察物情。

此即真教何謂非實。

北齊書載邵曰死之言漸精神盡也弼曰此之言漸如射箭
盡手中盡也小雅曰無草不死動植雖殊亦此之類無情之
卉而得還生含靈之物何妨再造若云草死猶有種則人死
亦有識。

故仲尼之智必不短於長狄孟德之雄乃遠奇於崔琰。

自七

北史(六)

二

北齊書載邵又曰鷹化為鳩鼠變為鴛皆生之類類化而相
生蠟光去燭滅復燃被燭弼曰鷹未化鳩鳩則非有鼠既二
有何可兩立先去此燭得燃彼燭神去此形亦托彼形又何

憾哉

初間元九禪讓之議猶有諫言。

詳見徐子才傳但前既云預定策功此復云猶有諫言且先
勸神武受禪者誰也今讀史者何所適從

房謨元九字敬放

按內入諸姓有屋引氏魏孝文改房氏

周文元九留基不遣後逃歸

本史周太祖本紀云基言太祖雄傑請齊神武乘其未定滅
之尤為卓見

夜則胡畫以共養食俄奔爾朱榮

北齊書載鑒謂其鄉曰并州戎馬之地爾朱命世之雄伏義
問罪今日其將遂相率奔榮晉陽因陳靖亂安民之策。

神武起兵信都鑒棄州自歸。

北齊書載神武謂鑒曰日者皇綱中弛公已竭忠誠今爾朱
披猖又能去逆從善搖落之時方識松筠。

累遷尚書令封晉昌王。

談藪曰邕嘗問諸省官鄉等可各道本州寶物至陽玠邕問
曰鄉幽州人以何物為寶對曰刺史嚴明文武奉法此幽州
之寶邕有愧色。

籍屬宗正子弟依例歲時入廟朝祀。

北齊書無廟祀二字。
所以或出或處去而復還毋傳氏。

金石錄載傅氏碑云諱華清河北人為女侍中侍中本後宮

南少府合注

乃命^二以時開閉吏民便之累遷鄭州刺史。

其妻^二放縱請謁公行賄貨填積。北齊書曰時新經大水民多逃散子悅親加恤隱戶口益增。

北齊興亡論曰和士開與馮子琮夫婦鬻獄賣官二家府藏如山積。

使^三內參以庫車載尸歸其家。

為^三密黨崔樞所執密延與坐論以舉兵之意。三國典略曰子琮所乘之馬曳輻而走以頭扣之狀如號哭。

隋書載密言曰隋祚已盡吾躬率義兵所向無敵東都計日可下將問罪江都以為何如。

梁^三將吳明徹攻圍海西基固守。

北齊書曰基固守百餘口軍糧戎仗俱盡。

二四
家人恐成病常節其燭及長以博學稱

隋書四年十九丁父憂居喪過禮任齊奉詔於祕書省刊定
載籍。

二五
又奏身死王事者子不退田品官左貶不減地。

二五
十年追還京兆歲餘卒。

北齊書曰劉禕字彥英彭城人父世明魏兗州刺史禕性弘
裕有威重容止可觀雖昵友密交朝夕遊處莫不加敬好學
善三禮吉凶儀制尤可留心魏孝昌中釋中太學博士累遷
睢州刺史邊人服其威信甚得疆場之和文襄輔政降書褒
獎云以卿家勢忠純變代冠冕賢弟賢子並與吾共事懷抱
相託亦自依然宜最心力以副所委莫慮不富貴秩滿還歸
鄉里侍父疾竟不入朝父喪沈頓累年非杖不起文襄致辟

禕稱疾不動入子璿璞瑗瓚並有志節為世所稱。

北齊書曰宋繪敦煌效穀人少學勤多所博覽好撰述魏時張細晉書未入國繪依准裴松之注國志體注王隱及中興書又撰中朝多士傳十卷姓宗譜錄五十篇以諸家年歷不同多有紕繆乃刊正異同撰年譜錄未成河清五年遭水漂失繪雖博聞強記而天性恍惚晚又遇風疾言論遲緩及失所撰之書乃撫膺慟哭曰可謂天喪予也天統中卒。

雖復二全生握節豈比背叛之流歟。

以死事為可已不可為訓。

便恐二舟壑俱運斯蓋趙公之志也。

以容身為得計亦不可為訓。

南北史合注

列傳第四十四

北史卷五十六

文過七紙，文裏喜之。

魏收集載其全文，今撮其略曰：侯景微蔑小豎，叨竊名器，本出尔朱，義旗初舉，羣胡覆族，雖狐祭首丘，事非小人而忘恩背本，景為先至，丁公之戮，時有未可，遂容以悔非，任以將率，庶指蹤收縶，駕馬或擒，而歲往年徂，略無可紀，反圖逆節，委身賊國，魏指西曲身，手欣同鱗，水寵之大方，外曰臣主，內深骨肉，極其鼎鑊之命，全其齏粉之酷，時不暇浹，翻然易慮，還相掩擊，事劇仇讐，反覆剽獲，莫非此類，至於老母慕倚，少弟升岡，妻望行夫，子號出父，食毛之屬，咸為忍心，景忽若草芥，棄如塵垢，任其斫截之誅，安其烹斬之痛，獸心人面，華夏同讐，首領無地，進退途窮，遂騁邪說，自托左右，而彼方上下圖

南北史合注

北史(七)

五

浮芥小利，忘丘山大禍。崇飾土偶，被以玄黃。蚊攢蚋集，侵竊邊鄙。遂置壇命將，引營就道。一朝指揮，倏忽千里。天兵之鼓未鳴，衆軍之旗，據接而荆揚烏合。一朝崩解，宗親節將咸見擒束，痛辱可哀。其利安在，覆師喪旅，禍本可尋。景棄本趨末，背國違鄉，部下數千，屈逼羅網，離親懷土。一日三秋，豈能搖足東上，邊赴彭城。天奪彼魄，信納虛誘，兩端已見。故態未除，今知東南滌盪，睢潼清復。梁之喪師，單輪不返，勢窮援盡，必至滅亡。愚小猜驚，將興異計，必當招結，僉楚扇合，無賴上或憑陵乘疾，專擅縱橫。下則鴟峙淮淝，覬覦叛渙，老病姦回，不虛然也。夫量材受任，必原其始。景棄同即異，捐親背德，於我尚反目而去。在梁則何施可懷，而假威凶險，授柄奸回，欲求肝膽之誠，更啟危亡之禍。昔田假英人，樊於期壯士，窮而歸我，許以入懷。景竦悖狗子，攬亂四國，棄若孤雛，何足戀戀。若

袖薪止沸，剪草除根。返國姦於司敗，歸侵地於玄武。悔非知罪，恭承德音。苟違之者，無貽後悔。

愚按魏收此移，可與杜徽一檄，並稱先見，故節而存之。

合^二一^三一百一十卷，五年三月奏上之。

愚按魏收作魏書時，計沈約宋書、蕭子顯南齊書成久，必有流傳北地者，故所記島夷傳多實。間加文^數，獨宋書索鹵傳與南齊書、魏鹵傳多虛，蓋因魏書成於北齊時，約等皆未見。此索鹵島夷兩傳，虛實之辨也。聊識於此。

故^二裴庶譏史不直。

三國典略曰：裴庶等與收面相毀辱，無所不至。

終^二文^三宣世，更不重論。

三國典略曰：高德正言於齊主曰：國史一定，當流天下，人情何由恚稱謗者，當加重罪，不然不止。齊主於是禁止諸人。

自出子令以

八年夏除太子少傅監國史復參脩律令。

三國典略曰收嘗在議曹與諸博士引據漢書書論宗廟事
博士笑之收便忿取韋玄成傳秘之而起博士夜共披尋遲
明未謝曰不謂玄成如此勤學也。

帝對百寮大嗟賞之。

三國典略載詔曰朕志清四海蕞爾秦隴久阻風化混一期
在今日必當訓旅誓衆天動雲臨朕已下水泐流成船晉地
便當躬先將士馳入玉壁徑掩長安梟首凶首朕與梁國舊
敦好睦近聞奸計乃欲規謀宜令上党王渙總勒熊羆星流
風邁王者之言明如日月宜宣內外咸使聞知書成齊王覽
之於凶首下足二言曰雖藏山沒水終不足赦於是遣上党

王渙西侵。

伊常於沈約集中作賊。

三國典略曰：收言及沈休文集毀短之，徐之才怒曰：「卿讀沈文，半不能解，何事論其得失？」謂收曰：「吾當與卿談。」收去避之。然邵收所好各別。

顏氏家訓曰：邵服約，輕昉，收慕昉毀約。然收內陋，邵心不許也。

顏氏家訓曰：并州有一士族，好為詩賦，誹擊邢魏諸公，眾共嘲弄，虛相讚說，便擊牛醞酒，招延聲譽，妻明鑑婦人也。泣諫之。此人嘆曰：「才華不為妻子所容，何況行路？至死不覺。」

轉轉廷尉正去官歸鄉里。

北齊書載：鴻勳與陽休之書曰：「吾比以家貧親老，時還故郡，在本縣西界，有雕山焉，其處閑遠，水石清麗，高巖四布，良田四頃，家先有野舍于斯，而遭亂荒廢，今復經始，即石成基，憑林起動，蘿生映宇，泉流繞階，月松風草，綠庭綺合，日華雲實。」

傍沼星羅，簷下流煙，共霄氣而舒卷。園中桃李，雜椿柏而蔥青。時一褰裳涉澗，負杖登峰。心悠悠以孤上，身飄飄而將逝。杳然不復自知在天地間矣。若此者久之，乃還所住。孤坐危石，撫琴對水，獨詠山阿。舉酒望月，聽風聲以興思。聞鶴唳以動懷。企莊生之道遙，慕尚子之清曠。首戴萌蒲，身衣緼襪。出藝梁稻，婦奉慈親。緩步當車，無事為貴。斯以適矣。豈必樛塵哉。而吾生既繫名聲之鞶鑠，就良工之剗剗，振佩紫臺之上。鼓袖丹墀之下，采金匱之漏簡，訪玉山之遺文。敝精神於丘墳，盡心力於河漢。摘藻期之擊繡，發議必在芳香。然茲美耳，吾無取焉。嘗試論之。夫崑峰積玉，光澤者毀。瑤山叢桂，芳茂者先折。是以東都有柱冕之臣，南國見捐情之士。蓋欲保其七尺，終其百年耳。今弟官位既達，聲華已遠。象由齒斃，膏用明煎。既覽老氏谷神之談，應體留侯止足之逸。若能翻然清

尚解佩捐簪則吾于茲山莊可辦一得把臂入林挂巾垂杖
携酒登巘舒席平山道素志論舊款訪丹法語玄書斯亦樂
矣何必富貴乎去矣陽子途幸趨別緬尋此子香若天漢

貞觀

中贈定州刺史子徵

愚按魏齊二書皆無劉父子祖孫傳讀及此乃知後人或以
徵顯於唐為增入耶故人樂有賢子孫也與父兄同

義例

與魏收多不同

愚按魏澹所作魏書正西魏偽東魏此其矯魏收書之大者
惜乎不傳

依春秋之義其二曰

冊府元龜曰三代以前積功累仁莫盛周室然名器不及后
稷追尊止於三王

二四五

教主害君莫知姓名逆臣賊子何所惧哉今分明直書不敢迴避

尚七已合主

北史七

八

冊府元龜曰且桓之死閔昭殺逐丘明據實叙於經下况復懸隔異代哉

蘭根_四泄之兄子周達告余朱世隆

噫誰謂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者

神武_四不得已遂立孝武

北齊書曰廢帝素有德業而為蘭根構毀深為時論所非

愚按蘭根此舉非但賊節閔并禍高歡孝武立而東西魏分

東西魏分而齊周代卒也歡之後人為宇文泰後人所滅非

禍歡而何

孝昭_四時佐命功臣配饗不及蘭根次子敬仲表訴竟不允

愚按蘭根子愬而不允無乃先洩孝莊謀繼主廢節閔議為

公論所共罪乎孝昭真明主矣

論曰魏長賢思樹風聲抗言昏俗有朱子游之風季景父子雅業

雅業相傳亦弓冶之義。蘭根道冠時英功參霸業亦一代偉人也。愚按此一傳也。北史列魏長賢為傳首而祖釗父彥反似附見彥無論獨釗止魏太武殺掠語感神明不知何以附見且資治通鑑與綱目俱不錄吾疑之已讀長賢傳未有子徵二字乃嘆曰無徵則釗沒矣吾疑其事終重其言故改置釗於傳首而附彥及長賢於後亦孫不先祖云爾。

南北史合注

列傳第四十五

北史卷五十七

文帝討侯莫陳悅，導追斬之牽屯山，以功封饒陽縣伯。

周書曰：太祖東征，導入宿衛，拜領軍將軍，齊神武渡河，侵馮

翊，太祖自弘農引軍入閩，導督左右禁旅，會于妙苑，大破齊

神武軍。

其故二五九吏僕同李充信等上表褒述，申其宿志，庶存儉約。

周書載李充信表曰：廣位極上公，武兼千乘，所獲祿秩，周贍

無餘，器用服玩，取給而已，每言及終始，尤存簡素，非秦政而

褒吳札，譏石槲，而美厚薪，於卜兆有期，恐此志莫伸，乞勅有

司，伸其風志。

衆字二五九乾道少不慧，封天水郡公，為隋文所害。

周書曰：衆少不慧，語默不常，人不能測，隋文帝踐極，初欲封

後為大將軍尉遲迴長史率兵伐蜀行潼州事。

周書曰時有五城氏酋趙雄傑等扇動新潼始三州民叛聚結二萬餘人據槐林山梓潼郡民鄧肱等招誘鄉邑萬餘人復置柵應之同逼州城城內糧少乏食協撫安內外咸無異心尋遣將討破雄傑復擊斬肱等餘賊或散或降。

協二形二貌短小舉措褊急既得志每自矜高。

周書曰朝士有來請事者輒云汝不解吾今教汝。

馮二遷二字羽化弘農人少修謹有能幹。

周書曰遷歷官并州水曹參軍從魏孝武入關屢有功洛陽之戰遷先登陷陣遂中重創僅得免死。

在二州二甚無政績尋進柱國。

周書曰晉公護誅後亮不自安惟縱酒而已高祖手勅讓之。

密謀二襲孝寬營，孝寬追斬之。

愚按亮以子溫婦尉遲氏為宣帝所淫，故惧而有謀。見尉遲右傳。周書乃載亮謂長史杜士峻曰：「主上淫縱滋甚，社稷將危。吾既忝宗枝，不忍坐見傾覆。今若襲取鄭公，并其眾，推諸父為主，鼓行而前，誰敢不從？」會亮國茹寬，知謀馳告孝寬。孝寬設備，亮不克遁。孝寬追斬之。觀此，非無名未可坐之為反也。

靜帝禪位於隋，命椿奉策開皇初。

北史作大定中誤。今增入奉冊一事，便知為開皇。
為隋文帝所害，并其五子。

愚按周書所載椿五子為西陽公道宗，本仁隣武子。禮獻等因嘆隋文族宇文氏，通鑑止言周太祖以下皆死。觀此，則及太祖以上，并兄弟之子皆盡，惡得高洋矣。洋于魏疎宗元文

北史(七)

十一

子^{二六} 遙景安等猶不誅也。他日身及五子不以壽終。有以夫。
子^{二六} 菩提為齊神武所害。

齊神武害宇文子姓于再于三^{二七}。豈日周武夷高氏族。其以此夫。

隋^{二七} 初靜帝遇害。洛嗣介國公為隋室賓云。

冊府元龜曰。唐高祖武德元年。詔周後介公與隋為二王後。
唐宰相世系圖載。洛傳裕。裕傳延。延傳離。惑。離。惑。傳廷。立。
並封介公與隋。鄭公世為二王後。

委^{二七} 棄雜畜輜重不可勝數。

周書曰。測徐率所部收之。分給百姓。

孝^{二七} 伯言於帝曰。皇太子德聲未聞。

周書曰。臣忝官官。實當其責。

公^{二七} 能圖之。當以其官位相授。孝伯曰。市

譯又^七周書載孝伯言曰先帝遺詔不許濫誅骨肉。說軌持帝鬚事。

愚按資治通鑑之錄此事也。以省文為變文。曰事由烏丸軌。宇文孝伯因言軌持鬚事。故綱目仍之。語意多不明。而胡寅遂以贊成二事。誤加孝伯。不知宇文孝伯宜連事由烏丸軌。句讀而非。連因言軌持鬚事。句讀也。合正之。

若此^七

人在朝我輩無措手處。子歆嗣。

舊唐書載高宗麟德元年詔曰周廣陵郡公宇文孝伯忠亮存心貞堅表志年載雖久風烈猶生宜峻徽章式旌胤胄其孫左威衛長史思純可加授朝散大夫。

顯和射中之文帝笑曰我知卿工矣。

廣信墓誌銘曰太祖親迎孝武於溱水。素知公名。未之識。目於衆疑而不問。直云令此人射水旁小鳥。應手即着。太祖喜。

北史(七)

十三

曰我知卿名矣即用為帳內都督。

愚按此段視北史為佳今存之。

天和元年累遷右宮伯中大夫。

周書曰高祖將誅宇文護神舉得預謀。

但恐為人所誤不足為虞。

愚按迴謙消難皆忠周圖隋相率舉兵者安能料三人如射

覆恐皆飾辭。

具錄前言表奏之。

隋書載表略曰尋惟聖慮妙出著龜駭一人之慶有微實天

子之言無戲。

帝省表大悅下詔曰。

冊府元龜曰今覽表奏方悟昔談何謂此言遂成實錄。

自是每加優禮卒於家。

冊府元龜曰時有郭榮任周為司水大夫與文帝極歡嘗夜坐月下從容謂榮曰吾仰觀玄象俯察人事周曆已盡戒其代之榮深自結納未幾帝總百揆附榮背笑曰吾言驗矣即拜相府參軍後至左光祿大夫

煬帝二六

甚親昵之每有游宴必侍從

資治通鑑曰帝臨朝凝重發言降詔辭義可觀而內存聲色其在兩都及巡遊常以僧尼道士女官自隨謂之女道場梁公蕭鉅琮之弟子與晶皆有寵於帝帝每日於苑中林亭間盛陳酒饌勅燕王琰與鉅晶及文帝嬪御為一席僧尼道士女官為一席帝與諸寵姬為一席略相連接罷朝即從之宴飲更相勸侑酒酣聲亂靡所不至楊氏婦女美者往往進御化二六及弒逆之際為亂兵所害

隋書曰化及將為逆時在玄覽門覺變將入奏為門司所

南史卷之六

過會日暝宮門閉乃退俄難作晶與五千人赴之見害此亦
周宗也人知弒煬帝者化及不知蠱煬帝者又晶噫誰謂守
文家無人。

南北史合注

列傳第四十六

北史卷五十八

遂貳于帝而昵護及南討軍敗。

周書曰陳湘州刺史華皎來附詔直督陸通元定等赴援與

陳將吳明徹戰于沌口直軍不利定遂沒於江南坐免官。

遂與直謀之及護誅。

直手斬護見護傳。

及其子十人並誅之國除。

周書曰誅其子賀貢塞響賈祕津乾理乾璪乾隳十一人。

愚按直之十子可不誅姬周蔡叔子仲非歟宣帝效於後則

殺有功之齊王憲并其子隋文又效於後則殺懷忠之畢王

賢趙王招等及其子嗚呼武帝其備。

齊將新蔡王康德潛軍宵遁。

句七已主

北史(六)

十四

冊府元龜曰仍掘移汾水南堡壁復入於齊齊人謂志不及

遠遂弛邊備。

武帝召憲入免冠拜謝帝謂曰。

冊府元龜載帝言曰天下者太祖之天下冢宰無君凌上將

圖不軌吾故誅之以安社稷。

自稅為要略五篇至是表陳之。

庾信神道碑曰王少有壯志頗校兵書莫不吟誦在撰成于

手。

憲表上金寶等十六件以助軍資。

周書載憲表曰昔邊隅未靖卜式願上家財江海不澄衛茲

請獻私粟臣雖不敏敢忘景行。

憲反命曰易與耳請破之而後食帝悅。

周書載內史柳蚪私謂憲曰賊亦不少王安得輕之憲曰憲

受委前鋒情兼家國掃此逋寇事同摧枯雖衆如我何。

復詔憲討之仍令齊主手書招潛甲

三國典略載手書曰朝廷遇緯甚厚諸王無恙叔若釋甲則

無所憂。

汝等今即放還令充吾使乃與潛書。

周書載憲書略曰昔魏歷云季我太祖撫運乘時皇上嗣膺
下武雷駭唐郊則野無橫陣雲騰晉水則地靡巖城豈惟人
事抑亦天時吾以不武任祗元戎列邑名藩莫不屈膝足下
高氏令王英風夙著豈不知一木不惟大厦三諫可以逃身
去此弗圖苟徇七轍為天下笑又足下謀者為候騎所獲軍
中情實具諸執事戰非上計無待卜疑守乃下策或未相許
已勒諸軍分道並進相望非遠馮軾有期不俟終日所望知
機也潛得書沈子井。

白七已

北史七

十五

明_二日_九擒潛及孝珩等。

周書曰憲并州之捷長驅敵境窮牧不擾軍無私焉。

及_二帝_九欲親征北藩乃辭以疾尋帝崩。

庾信神道碑曰武帝特垂愛友時進奇策尤加禮敬常謂左右曰自吾有回門人日親其齊王之謂。

因_二擲_九笏於地乃縊之時年四十。

庾信神道碑曰春秋三十有四宜從廟碑史載武帝以三十六於是年崩憲不應以弟過之。

加以惡謚曰煬。

周書姚最傳曰憲以嫌疑被誅隋文帝作相追復官爵最以憲恩顧過隆錄憲功績為傳送上史局獨不疏請改憲謚何

也此又最一恨。

時_二人_九知其冤酷咸云伴憲死。

新唐書李綱傳曰綱為齊王憲參軍事宣帝將殺憲召僚屬誣其罪綱矢死無撓辭及憲誅露車載屍故吏奔逐綱撫柩慟瘞訖乃去又憲有女嬰居綱厚卹之及綱卒女披髮慟如喪其親

^{二〇九三}建德三年進為王從平勳拜大冢宰

周書曰儉與齊王憲封稽胡有胡帥自號天柱據守河東儉攻破之斬級三千

^{二〇九三}歷秦陝二州總管建德三年進為王從平齊

^{二〇九三}周書曰純為前一軍率步軍二萬守千里徑并其子為隋文帝所害

^{二〇九〇}武成初封越國公建德三年進為王從平齊周書曰純子為世子諫及弟扈公讓讓弟議等皆遇害

周書曰四年大軍伐齊盛為後一軍總管五年大軍又東討

盛率所領拔齊高頭等數城并州平。

^{二九四}盛出就國二年徵朝京師并其子為隋文帝所害。

周書曰盛子忱、悛、悝、悞、忻等五人皆遇害。

^{二九四}遠出就國二年徵朝京師及其子為隋文帝所害。

周公曰遠世子執第蕃國公轉等皆遇害。

^{二九五}初封滕國公建德三年進爵為王。

周書曰六年拜行軍總管與齊王憲征稽胡破其主帥穆友

等斬級八千。

^{二九五}道出就國二年徵朝京師并其子皆為隋文帝所害。

周書曰道子懷德公祐祐第箕國公裕裕第禮僖等皆遇害。

^{二九五}加以惡謚曰聞道所著文章頗行於世。

史糾曰周氏諸王不乏賢者代王不遜聲色滕趙俱能文章

累累惡謚皆楊堅者也出于隋志登之周書史官不加一辭

載與之筆烏用彼為諸王之謚惟衛直可無議餘皆宜曰某王為隋文帝所害加以惡謚曰某今依而改之。

二九六愚按隋經籍志載滕簡王集十二卷不知改聞為簡者誰。
二九六大象初為大冢宰開皇初并其子為隋文帝所害。

二九六周書曰頁子濟陰郡公德文遇害。

二九六尋及秦王贇曹王允道王克蔡王允荆王元俱為隋文帝所害。

周書曰贇子淮陽公道德與弟道知道義等贇子忠誠公靖智與弟靖仁等皆遇害。愚按隋文帝本紀載帝初即位周室諸王皆降為公而宇文忻傳亦載隋文踐阼誅宇文氏是篡而後誅非先誅也。諸傳皆言周大定中非是今改開皇初。

780

南北史合注

列傳第四十七

北史卷五十九

洛與岳鄉里，乃募從入關，以功封安鄉縣子。

周書曰：從岳獲尉遲菩薩於渭水，破侯伏，侯元進於百里細

川，擒萬俟醜奴於長坑，皆力戰有功。

衆推洛為盟主，統岳之衆。

周書曰：洛自以非才，固辭與趙貴等議迎太祖。

以洛配享文帝，賜姓若口引氏。

愚按：周明亦好文之主，略同魏孝文。孝文華其夷姓，而明帝

又夷其華姓，何也。

貴自以元勳，每懷怏怏，與信謀殺護，為開府宇文盛告，被誅。

周書曰：及期，貴欲發信止之。

後隨魏南遷，復歸汧隴。

尚書

北史

十六

愚按李陵嫡系至是方入中國南宋書索鹵傳以後魏為漢將李陵後誤

孝莊遣爾朱天光擊破之

周書曰醜奴已敗其党万俟道洛猶據原州尚未知醜奴敗天光令賢密圖之會賊党万俟阿寶戰敗投賢賢令阿寶魏為醜奴使紹道洛等曰今已破臺軍須與公計事令阿寶權守原州公宜速往道洛等信之是日便發既出而天光至遂克原州天光見寶曰此子之力也賢又率鄉人出馬千匹助軍天光大悅

以賢為主簿

周書曰道洛復乘虛奄至賊党千餘人在城中密為內應引道洛入城殺邪利賢率鄉人死戰道洛退走又有賊帥達符顯晝夜攻圍賢問道諸雍請援天光許之賢返賊營四合無

因入城候日向夕乃偽負薪與賊樵採者俱至城下城中垂布引之賊眾覺亂射之不中遂入告以大軍且至賊聞之散走。

轉戰四百餘里至牽屯山及之。

周書曰悅自刎賢亦被重創馬中流矢死。

賢率敢死士一戰敗之。

周書載賢招集豪傑與之謀曰賊政令莫施惟以殘剝為務以羈旅之賊馭烏合之眾勢自離解若從中擊之賊必喪膽可計日取也眾從之賢分死士三百為兩道乘夜鼓噪而出賊眾大駭一戰而敗。

賢與三騎追斬之八年授原州刺史。

周書曰莫折後熾連結賊党所在寇掠賢率鄉兵與行涇州事史寧討之後熾列陣以待賢謂寧曰賊聚結歲久徒眾甚

多數州人皆為其用，我若總一陣，併力擊之，周惡相濟，必總萃於我，眾寡莫敵，便無以制之。若合諸君分為數隊，多設旗鼓，犄角而前，分別統精兵，直指後熾，按甲而待，莫與交鋒。後熾欲前，則憚公之銳，諸柵欲出，則惧我疑兵，進不得戰，退不得走，候其懈擊之，必破。後熾一敗，則眾柵不攻自拔矣。寧不從屢戰頻北，賢乃率數百騎徑掩後熾營，收其妻子，僮隸五百餘人，并輜重等。後熾聞之，棄寧與賢接戰，賢手斬十餘級，賊大敗。後熾單騎走，殺原州刺史，撫導鄉里，甚得民和。

念其規弼功勞甚茂

周書曰：食彼桑椹，尚懷好音，矧茲惠我，其何可忘。師人多死，遂保沙城，突厥圍之，死略盡。

隋書曰：城本荒廢，又無食，每夜出掠賊營，復得六畜以繼軍糧。突厥厚為其備，夜中結陣待之，崇軍由是苦饑。

公主^{三〇九}送取敏禮儀如尚帝女。

隋書曰公主親在帷中並令自序并試技藝送不中者輒引出之至敏合意竟為婚媾。

愚謂他人有女皆愛獨后應傷彼周家六尺孤安在幸女也若男亦死耳則當此擇婚時肅雖有女誰題王姬而故國之懷曷已史云如尚帝女昔真帝女也一嘆。

其妻宇文氏尋亦賜鴆終。

愚考宇文述傳載宇文氏畏死承計誣夫謀反雖賜鴆非過獨嘆周家宗族殲滅無遺猶不保一女何罪于天而至此毒哉隋之文煬二君也。

三二 遠乃按劍喻以節義。因曰：有異議者，請斬之。

周書載遠曰：頃皇家多難，凶黨乘機肆其毒螫，正忠臣與節義士建功之日。丈夫豈可臨難苟免，當死中求生耳。諸君世載忠貞，若去順效逆，雖五尺童子非之，將無顏見天下士。

三二 遠乃使賢晦迹和光，潛身間行，入朝求援。

周書載遠謂賢曰：今逆賊孔熾，弟欲入朝請援。兄晦迹和光，內伺釁隙，可因變立功。若王師西指，表裏相應，既殉國家之急，且全私室之危，賢曰：是吾心也。遂定東行之策。

三二 尋除大丞相府司馬，參軍國機務。

周書曰：遠畏避權勢，若不在己。

三二 大司馬即獨孤信，明帝敬后父也。

愚按：孝閔母，乃魏孝武妹馮翊公主。又尚文帝女晉安公主，乃不惧國家有疑，而惧大司馬有疑，秦之無君，已從冷處觀。

領前軍先行及與顯相見因說顯顯即出迎周文。

周書載顯言曰高歡凶逆鳥夷非遠宇文夏州英姿不世志

匡京洛公不于此時見効乃懷猶豫恐禍不旋踵。

以功臣子養宮中復命與諸子遊處。

隋書曰同師共業情契甚歡。

聞屠將至基分兵據開遠。

隋書載屠謂將士曰此國祿要欲過吾兵勢吾當出其不意

破之。

押僚既訖即請畧定南寧。

隋書載屠言曰自盧戎已東軍糧須給過此即於蠻夷徵稅

以供兵馬其寧州朱提雲南西爨并置總管州鎮計彼熟蠻

租調足供城防倉儲一肅蠻夷二禪軍國又曰南寧州漢代

牂柯郡其地沃壤多是漢人既饒寶物又出名馬今若往取仍置州郡可益軍國且其地與交廣接漢代開此本為討越伐陳之口復是一機。

^{三三}先武與通和稱為皇帝。

^{三三}愚按隗器臣於光武先書後詔無皇帝之稱不宜混入。
^{三三}復陳鎮守之策十餘事。

冊府元龜載書曰竊以戎狄作患防遏為難今皇初肇興海內寧一惟有突厥尚為邊梗昔匈奴未平去病辭宅先零尚在充國自効臣才非古烈志追昔士謹條安置北邊戰守事宜并圖上呈

^{三三}趙貴居二關之險周室定二分之功。

周書曰趙貴首唱大謀克復仇恥關中全百二之險與此不同二關疑有脫誤。

百少 5 6 7

雖^二遠^三志未申亦云遇其時矣。

梁睿以功臣握兵乃先身後國大義罔聞其負周甚乎雖然
猶以為人所教不至與奉十三銀金帶之李穆同傳也亦云
幸矣。

明興化李清映碧著

南北史合注

北史第七册上 卷五十五至卷五十九

本册編集者 古甌 張良權

全書統纂者 鄧山 徐靜波

南史合注

北史七

中下

目次

...

...

明興化李清著

南北史合注

北史第七冊_下卷六十至卷六十五

南北史合注

列傳第四十八

北史卷六十

討万俟醜奴万俟道洛王慶雲皆破之。

周書曰弼先鋒陷陣所向披靡。

弼諫悅令解兵謝之。

周書載弼諫悅曰岳既無罪而公害之又不能撫納其衆宇文夏州牧收而用之得其死力咸云為主將報仇意固不小今宜解兵謝之不然恐必受禍。

悅惶惑計無所出弼知悅必敗。

周書載弼謂所親曰宇文夏州才略冠世悅智謀大豈能自保若吾等不為計恐與同族。

弼將其麾下九十騎橫截之。

周書作六十騎。

三三 其旁有馬因躍上西馳得免。

資治通鑑曰侯景請降詔弼同儀同三司趙貴將兵一萬赴
潁川及至景欲因會執弼貴疑不往貴欲誘景入營執之
弼止之及梁將羊鴝仁遣長史鄧鴻至汝水援景弼引兵還
長安。通鑑注曰弼之止貴不欲為東魏去疾且引兵而還
不與梁戰則禍集于梁欺言得弼心矣。

三三 賜錢一千萬供其藥石之費。

周書曰魏廢帝有異謀太祖授暉武衛將軍總宿衛事尋帝
廢。

三三 以別將浚爾朱榮破北海王元顥榮誅。

周書曰榮被害樹浚爾朱世隆奉榮妻出奔河北。

三三 大業初授親衛大都督以疾歸。

新舊唐書曰密頭銳角方瞳子黑白明徹為隋煬帝左親侍。

嘗出仗下。帝見之，謂宇文述曰：「左仗下黑色小兒為誰？」述以密對。帝曰：「此小兒顧盼不常，無令宿衛。」他日，述諭密曰：「君家素貴，當以才學顯。何事三衛間？」密大喜，謝病歸，感勵讀書。嘗一日以蒲鞮乘牛，挂漢書一帙角上，且行且讀。越國公楊素適見於道，按轡躡其後，曰：「何書？生勤如此！」密識素，下拜問所讀。曰：「項羽傳。」因與語奇之，謂其子玄感曰：「吾觀李密識度，若等不及，於是傾心結納。」

^{三三}密進三計曰：「今天子遠在遼外。」

隋書曰：「地去幽州懸隔千里，南有巨海，北有強胡，中間一道，理極艱危。」

^{三三}前有高麗，退無歸路。

隋書曰：「不過旬月，齎糧必盡。」

^{三三}衛文昇不足為意，今率眾務早入西。

古史卷之三

北史七

廿四

隋書曰：今宜率眾經城弗攻，輕齎鼓行，務早西入。天子雖還，失其襟帶，據險臨之，攻當必克。

若先二三向東都以引歲月。

隋書曰：若隨近逐便，先向東都，唐禕告之，理當固守，引兵攻戰，必延歲月，勝負殊未可知。

密二三揣知其情請斬之。

隋書載密謂玄感曰：福嗣原非同盟，實懷觀望。明公初起大事，而姦人在側，必為所誤，請斬以謝眾。

玄感二三問密密以為不可。

隋書載密諫曰：兵起以來，雖復頻捷，東都守禦尚強，天下救兵益至，公宜身先士眾，早定閭中，乃歆急自尊崇，何示人不

廣也。

遂二三用密謀號令，西至陝縣，圍弘農不拔。

隋書曰玄感欲圍弘農宮。密諫曰。公今詐衆入西。軍事在遠。况追兵將至。安可羈留。若前不得據關。退無所守。大衆一散。何以自全。玄感不從。

行次

邯鄲。夜宿村中。密等七人皆穿牆而遁。

韓昱壺閔錄曰。歷亭鎮將王該。認密形狀。獲送宇文述。密伴患足疾。防守者一日僅行一二十里。忽至一澗。水深岸險。密佯蹶而墜。良久。狀若未蘇。防守者無計。下取。遂以手中槍戟引之。密以手援戟。佯作失勢。推戟向水。守者手探不及。遂放却。密得槍。觸守者二人。俱斃。遂投郝孝德於平原。革命記曰。密投賊帥郝孝德。說之曰。若能用密計。河朔可指麾而定。孝德曰。饑荒求活性命。何敢別圖。翟讓等徒衆絕多。請將兵送公於彼。是日孝德以馬一匹。自送至河。執袂飲酒而別。軍中慕從者亦數十人。仍遣兵馬將送密於翟讓。

經數月鬱鬱不得志為五言詩詩成泣下數行。

隋書載詩曰金風蕩初節玉露凋晚林此夕窮途士空軫鬱陶心眺聽良多感慷慨獨沾巾沾巾何所為悵然懷古意秦俗猶未平漢道將何冀樊噲市井徒蕭何刀筆吏一朝時運合萬古傳名器寄言世上雄虛生真可媿。

密收東郡賊帥翟讓

資治通鑑曰讓韋城人為東都法曹坐事當斬獄吏黃君漢奇其驍勇夜中謂讓曰翟法司天時人事可知豈能守死獄中乎讓驚喜即破械出之讓拜謝曰讓幸矣奈曹主何因泣下君漢怒曰本以公為大丈夫可救生民故捨死奉脫何效兒女子涕泣相謝但自免勿憂吾讓遂亡命瓦岡為羣盜。

名與計事密以兵眾無糧

隋書及通鑑載密說讓曰今兵眾既多糧無所出惟資野掠

常苦不給。若曠日持久，大敵臨之，必渙然離散。
^二密勸讓列陣以待，密以奇兵掩擊。

隋書載密曰：須院勇而無謀，兵又驟勝，既驕狠，可一戰擒。公但列陣以待，保為公破之。讓不得已，勒兵將戰。密分兵千餘人，設伏林間，讓與戰不利，稍却。密發伏掩其後。
^三令掩讓興洛倉發粟以賑窮乏。

隋書及通鑑載密說讓曰：今百姓饑饉，洛口倉多積粟，將軍若率大眾掩襲，彼素無預備，取之如拾草芥耳。發粟以賑窮乏，遠近孰不歸附？百萬之衆，一朝可集。然後檄召四方，引賢豪而資計策，選驍悍而授兵柄，除隋社稷，布將軍政令，豈不盛哉？讓曰：僕起隴畝，計不至此。請軍先發，僕為後殿，候得倉別議之。

^二襲興洛倉破之，開倉賑百姓。

自七已分主

北史(七)

共

略記云。密遣將夜襲倉。二城二府兵擊退之。尋悉眾未攻。府兵敗。遂入據倉。然二府將士。猶各固守。小倉城二十餘日不下。既而救絕。食盡。城乃下。密開倉。恣民所取。老弱襁負。格納降者。日數百千萬人。於是趙魏以南。江淮以北。莫不歸附。

革命記載。密說讓曰。洛口倉米逾巨億。請公發一命。使密奉之。告諸道英雄。就倉食米。必當響應。然後稱帝。號以定中原云云。讓曰。自顧庸賤。必如此謀。願奉公為主。密懷惧。改容拜讓。亦拜。言宴盡。歡合。恨相知晚。即日讓作書。與密散告諸處。賊首并克。期定日。總會洛口倉食米。

二三
讓上

密號為魏公。設壇場。即位稱元年。

壺関録云。王伯當令密於西垣校射。書王字。糊上如錢。約中者為主。其次以近遠為拜官高下。使賈雄執矢。仰天而誓。密正中字心。遂奉為主。河洛記云。改大業十三年。為永平元年。

年與此不同。

自率精銳西襲長安不然他人我先。

隋書載孝和說密曰秦地阻山帶河若親簡精銳西襲長安必有征無戰既克京邑業固兵強長驅崤函掃蕩京洛天下可定但今英雄繼起常恐他人我先嗟嗚何及。

既見洛陽未下恐不肯西入。隋書又曰諸將出于羣盜留之各競雌雄若然則大業墮矣。世充因薄其城下密擊之。

資治通鑑曰密復率眾向東都大戰平樂園密左騎右步中列強弩鳴千鼓衝之。其黨勸密即尊號密不許。

資治通鑑曰時偃師柏谷及河陽都尉獨孤武都河內郡丞柳燮職方郎柳績等各舉所部降密竇建德朱榮孟海公徐

圓朗等並遣使奉表勸進密官屬裴仁基亦請正號密曰東

郡未平不可議此。

然後入朝輔政化及至黎陽。

隋書曰密知其軍食少利在速戰故不與交鋒又過其歸路使不得西。

父與兄弟皆受隋恩豈容躬行殺虐。

隋書載密言曰荷國士之遇者當以國士報之何容主上失德不能死諫既云弑虐又規篡奪人神共怒將欲行之。

已殺元支都盧楚等仍歸金墉城。

資治通鑑曰密開洛口倉散米無方取之者隨意多少或離倉後委棄衢路自倉城至郭門米厚數寸為車馬所輶踐羣盜乘就食者并家屬近百萬口無甕盎織荆筐淘米洛水兩岸十里間望之如白沙密喜謂賈閔甫曰此可謂足食矣閔

甫曰民以食為天。今民襁負如流。以所天在此。故也。而有司屑越如此。一旦米盡。民散。孰與成大業哉。密謝之。以聞。甫判

司倉參軍事。

楊慶聞而告密。密因疑焉。

資治通鑑曰。密以東都兵數敗微弱。且將相相屠。謂旦夕可平。而世充既專大權。厚賞將士。亦陰圖取密。

自就偃師北阻卽山待之。

資治通鑑載裴仁基力請無戰。見後仁基傳。又載魏徵言於長史鄭頊曰。魏公雖驟勝。而驍將銳卒多死。難以應敵。且世充乏食。志在死戰。未若深溝高壘。拒之。不過旬月。世充糧盡。必退。追而擊之。莫不勝矣。頊曰。此老生常談。徵曰。此乃奇策。何謂常談。拂衣而起。

程曉金等驍將十數人。皆重創。密甚惡之。

南七

北史七

廿八

資治通鑑曰：密新破宇文化及，有輕世充心，不設壁壘。
久苦諸君，我今日自刎以謝衆。

資治通鑑曰：密與諸將共議，欲南阻河北，守太行，東連黎陽，以圖進取。諸將皆曰：令兵新失利，衆心危懼，若便停留，恐不日亡盡。又人情不願，難以成功。密曰：孤所恃者衆，衆心不願，孤道窮矣。乃欲自刎。

使唐公不戰得長安，亦公功也。衆咸曰：然。

資治通鑑載：密謂王伯當曰：將軍室家重大，能與孤偕行否？伯當曰：豈以公今日失利，遂輕去就，雖分身原野，亦所甘心。左右莫不感激。

至熊州以逃叛見殺，事詳唐書。

資治通鑑曰：初，密破黎陽倉，泰山道士徐洪客獻書，以為大衆久聚，恐米盡人散，師老厭戰，難可成功，宜乘進取之機，因

士馬之銳沿流東指直向江都執取獨夫號令天下密壯其
言以書招之洪客竟不出莫知所之。舊唐書曰時李世勣
為黎陽總管高祖以舊經事密遣使報其反狀世勣表請收
葬許之歸其屍世勣發喪行服備君臣禮大具威儀三軍皆
縞素葬於黎陽山南五里故人哭之多有歐血者。元真降
世充以為行臺僕射鎮滑州密故將杜才幹恨元真背密詐
與會伏甲數人而斬之以首祭密冢。

源子邕

嬰城固守以貴為統軍。

周書曰又從子雍討葛榮軍敗奔鄴榮圍之賊屢來攻貴每
繼而出戰賊莫敢當其鋒復穿地道潛出見爾朱榮陳賊兵
勢榮納之。

諸將

咸以彼眾我寡不可爭鋒貴曰

周書載貴言曰堯雄等見潁川孤危又謂吾寡弱若悉力攻

頽必指掌可破。既陷頽川，便與任祥等合，為害滋甚。吾今屯兵陽翟，便入其數內。

若賀若一隨吾輩坐此，何為？

周書又載貴言曰：進據頽川，有城可守，雄見吾入城，出其不意，進則必疑，退則不可。然後與諸君協力擊之，何往不克。

益送京師除益州刺史。

太平御覽曰：蜀郡有大蟒殺人，上有祠，每年土人裝嚴一女，置祠側，妻神蛇，輒吸去，不爾，即多傷人。貴總管益州，致書為神媒，擇日設樂，送一玉女像配神，自此無前害。

諸將多勸帝還，忻勃然曰：

周書載忻曰：陛下自克晉州，乘勝至此，今偽主奔彼，關東響

應，自古行兵，莫盛於斯。

昨日破城，士卒輕敵，微有不利，何足為懷。

周書曰大丈夫當死中求生敗中取勝。
天下可圖也。謀泄伏誅家口籍沒。

予嘗論曰異哉隋文之優司馬消難而殺宇文忻也。何德罪而仇功倒置。乃爾夫當尉遲迥討堅。消難實與連難。但事敗奔陳耳。然陳亡消難歸。猶以舊恩引見。曰父友外名。薦實而內實憐忠。噫。忻誅伏此。蓋人第知高穎佐隋。以功人而不知忻擊迥以功。狗尤奇何也。謂迥宿將兼國甥。實隋勁敵。故韋孝寬等咸戰不利。却周興隋滅。將移贖決。獨忻突出一計。擊鄴城。觀戰輩致騰藉走。而因以破迥。吾故曰功奇。不意受禪後。翻忌謹。忽生致怨望。謀反誅。免死拘烹。果以是耶。是不然。則還觀司馬消難。所以優。而乃知忻所以死。或曰。忻功最不應及此。則頴運籌功孰與忻。胡忽免。忽除名。向非爵列武陽。而勛超開府。膺周恩渥。當不至是。惟有斫頭耳。無乃負心乎。

且勸隋文族宇文氏者，虞慶則誅，謂于周世公首。引隋文輔政者，劉昉則誅，謂于周頽命。當隋文輔政，願以死奉公者，李德林則又叱斥交加，亦幾誅，謂曾為周武所寵，以天上人推從人貴乎，亦詈人貴乎，故必舉消難，所以優合之。頽所以廢慶，則昉所以誅，與德林所以詬斥交加，幾及頽俱誅，而乃愈知忻所以死也。夫忻因兩進平齊策，為周書褒嘉，進大將軍，其死當以是獨怪。李穆亦周大臣，以十三鑲金帶媚胡，不誅亦不譴，猶功臣終，然其子若孫卒族煬帝手，王誅漏而天誅又逼，吾願人臣終以忻輩鑒也。夫不為忻，則寧為消難，日或得優。

三二
以與

周本別，又兄忻有功，故見赦。

周書曰：使人馳赦之，僅得免。

三三
記云

堂脩二七，博四脩一。

隋書止云唐脩七博四脩少兩字。

^{二四五}室八窗象八風。

隋書作室八牕。

^{二四四}崇單騎入賊中於馬上生擒醜奴。

周書曰於是大呼眾悉披靡無敵當者。

^{二四四}周文遣崇襲歸直至城下即據城門。

周書曰崇潛軍夜往輕將七騎到城下餘眾皆伏迺路歸見

少不設備崇即入據城門。

^{二四五}遂率部落千家款附。

周書曰安壽自號太皇攻破武都州郡騷動順以大都督往

討賊比要險軍不進順乃設反間離其腹心立信賞誘其徒

屬安壽知勢窘迫遂款附。

^{二五二}與齊將斛律光戰光退走。

自七之八

北史七

卅

^{三五}周書曰：雄與明月戰，馳馬衝之，殺三人，明月退走，雄追之。以謙父殞身行陣，特加殊寵，授柱國大將軍。

^{三五}周書曰：謙以情禮未終，固辭不拜。高祖手詔奪情。

^{三五}將圖匡復，遂舉兵，署置官司。

周書曰：所管益潼新始龍邛青瀘戎寧汶陵遂合楚資眉普十八州及嘉渝臨渠蓬隆通興武庸十州之人，多從之。

^{三五}勸謙憑險觀變，隆州刺史高阿那肱。

周書作阿史那瓌，誤。阿史那乃唐時突厥姓，周無之。那肱，齊故臣，與周約生縛，後主以為功者也。

顯敗爾朱度律，名為帳下統軍。

周書曰：爾朱兆以輕騎自并州入洛，忠時預焉。

與都督康洛兒元長生乘城入。

周書載：忠叱門者，令大軍已至，城中有應爾等，求洛何不避。

走門者盡散，乃得入。

綸送質於齊，欲未寇。

周書曰：汝南城主李素綸，故吏開門納馬。

梁孝元密報周文，因遣忠討之。

周書曰：詰旦，陵城日昃而克。

有進死無退生，獨以千騎夜趣城下。

周書曰：城四面峭絕，徒聞擊柝聲，武親來麾數百騎以西，忠

勒馬不動。

本官如故，諡曰桓。

愚按：忠此傳，本史已列隋文帝紀，前所以改置者，明其為周

臣受周恩而深恨忠子堅篡周，又族宇文，致君臣與父子之

道兩傷也。

然志性較狡，終致顛覆，固其宜也。

宋祁新唐書贊曰。或稱密似項羽。非也。羽興五年。霸天下。密連兵數十百戰。不能取東都。然禮賢下士。乃田橫之徒。去陳涉遠矣。雖然。使密不為叛。其才雄亦不可容于世云。

王雄三力參佐命。其人傑手。

楊忠弘將略於周朝。啟帝圖於隋室。非所望也。亦云功哉。雖

然。忠子不如雄子義。謂王謙。

少師三隴西郡開國公李虎。

本史止作李諱。今改從名。

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齊王元廓。

廓即魏恭帝也。令狐德業以唐人作周書。不敢書李虎名。猶

云本朝太祖耳。若擠於廣陵王前。則非。至宇文泰書周帝。而

魏恭帝反書姓名。史臣倒置冠履。乃爾。此史因而未正何也。

而三德望素在諸公下。並不得預於此例。

愚按此八柱國者除文帝列周本紀外餘皆有傳獨無李虎傳謹摘兩唐書所載錄於左。劉昫舊唐書曰虎隴西狄道人西涼武昭王嵩後西魏左僕射封隴西郡公與周文帝及太保李弼大司馬獨孤信等以功參佐命當時稱八柱國家賜姓大野氏周受禪追封唐國公謚曰襄隋文帝作相復本姓。宋祁新唐書曰虎西魏時官至太尉餘皆與舊唐書同略無事跡故予為之論曰吾今而知子若孫為帝翻不及子若孫為相也唐房玄齡魏徵為相則父彥謙與祖釗之虛譽忽隆唐高祖為帝則祖虎之實績亦掩今讀北史彥謙傳津津數百言幾如碑板家溢美其子力哉而釗則從魏書無名內突見名北史且力止魏太武殺掠降城撫眾肫如又謚如也何昔晦而今昭或孫騰而祖憑乃獨於功高望重列名八柱國之虎寂然也僅題曰柱國大將軍隴西郡開國公孝諱

或曰諱唐祖耳。不諱姓。又諱功耶。且八柱國中。除宇文泰列本紀外。若元欣。獨孤。信。若李弼。趙貴。若于謹。侯莫陳崇。皆炳烺史傳。而獨缺虎傳。不見十二大將軍乎。又缺隋文帝父忠傳。以詳列本紀首。所以教後代也。乃後之兩作唐高祖本紀者。或未讀隋文紀。又或并不記周書。北史無虎傳。而以詳忠例。詳虎譜誌耳。官爵耳。若無功。豈不惜哉。

南北史合注

列傳第四十九

爵長樂郡公賜姓拓跋氏。

北史卷六十一

周書作拓王氏。

左右多死，誼率麾下驍雄赴之。

周書曰：帝賴以全濟，時帝以六軍控劔，將班師，誼固諫。

資治通鑑曰：誼以為去必不免。

又攻巴蠻渠帥蘭洛州之附，消難者。

嗟乎！周朝諸將相不及一巴蠻，蘭洛州知義可羞也。本史兩

攻皆書討，今改正之。

一旦削之，未見其可。

周書又曰：如臣所虞，正恐朝臣功德不建，何患人田不足。

大都督荊州刺史以招懷之。

南北史合注

北史七

卅四

周書曰信至武陶東魏遣弘農太守田八能率蠻眾拒信又遣都督張齊民以步騎三千出信後信曰令我士卒不滿千人而首尾受敵若退擊齊民則敵謂我却走必來要截未若先破八能遂奮擊八能敗之齊民亦潰既至東魏刺史辛纂出戰

七二六兵尚書陳郡王應等議既經恩降請赦罪復職周書曰士庶既懷信舊恩信臨陣諭之莫不解體

周書曰玄等議信任當推轂遠襲襄宛斬賊帥辛纂實合嘉賞但庸績不終旋致淪沒然孤軍數千後援未接難以自固既經恩降理絕刑書請赦罪復職魏文帝詔曰信荆襄之後實展功効及力絕道窮還朝路絕適事求宜未足稱過况避難句吳誠貫夸險良可嘉歎止云免咎理乖通變又告其母凶問信發喪行服

^{三七}不歆。周書曰：魏太子與太祖巡北邊，因至河陽吊信。顯其罪過，逼令自盡於家。

王志堅讀史商語曰：信歸西魏，自言事君無二，似已顧以孝武為君，則已被弒。若以元氏子孫為君，東西魏等爾，視父母所在，歸之於臣節未失。若以高歡逐君，不入其國，則秦亦弒孝武者，棄父與母而盡忠於未定君臣之宇文，卒以自殉，信之去就誤已。愚按此言極正，然從孝武入關，豈可迴面高歡，信亦欲負吾初心云爾。

^{三二}與孤盛力戰，閣下為賊所執。

資治通鑑曰：開遠帥殿內兵數百人，詣玄覽門叩閣，請曰：兵仗尚全，猶堪破賊。陛下若出臨戰，人情自定，不然禍今至矣。竟無應者，軍士稍散，遂被執。

^{三三}已殺其舅郭少羅，因轉入其家。

句上已全主

父略平遠將軍考文時復氏寶。隋書曰其妻母先事緇鬼因轉入其家與北史不同。

愚按新唐書云代北諸姓元長孫宇文于陸源寶首之不列之中國姓氏而仍列代北恐寶氏自附扶風與于氏自附東海皆假托也。

^{二七七}榮定上書固辭陳畏懼之道。

隋書載榮定上書曰臣每觀西朝衛霍東都梁鄧寵積驕盈咸至傾覆向使前賢少自貶損遠避權勢推而不居則天命可保何覆宗之有每覽前脩實為畏懼。

^{二七八}卒以^{二七九}后歸朝議嘉之歷大司馬。

唐書曰毅第二女唐太穆后聞隋文帝篡周自投堂下曰恨我非男子不能拯舅家禍毅及襄陽公主遽掩其口曰無妄言滅吾族然以是奇之。

屬衛可瓌作亂攻圍盛樂進率眾拒守。

周書曰進率眾拒守綿歷三載晝夜交戰未嘗少息以少擊

眾城竟獲全。

遂以大統三年自宜陽歸闕稍遷後將軍以功進爵為伯。

周書曰邽山之戰先登陷陣。

彌定遂得復位寧以未獲獠甘遂進軍。

周書曰寧以未獲獠甘密欲圖之乃揚聲欲還獠甘聞之復

招引叛羌依山起柵欲攻彌定寧謂諸將曰此羌人吾術中矣

當進兵擒之諸將咸欲歸寧曰一日縱敵數世之患豈可舍

將滅之寇更煩再舉人臣之礼知無不為如更阻眾寧豈不

能斬諸君乎。

俘虜男女財寶盡歸諸突厥渾賀羅拔王依險為柵。

周書曰周迴五十餘里。

申以恩旨祥為書陳謝。

隋書載太子與祥書曰將軍提戎塞表胡鹵清塵秣馬休兵
猶事校獵足使李廣慙勇魏尚愧能昔余濫擢推轂治兵同
行軍旅契濶戎旃將軍英圖不世猛氣無前但物不遂心僂
俛從事每一思此我勞如何近者陪隨鑿駕言旋上京本即
述職南蕃宣條下國不悟皇鑒典發備位少陽所望故人匡
其不逮比監國多暇養疾閑宮厭北閣之端居罷南皮之馳
射博望之苑既乏名賢飛蓋之園理乖終宴親朋遠矣琴書
寂然想望吾賢疾如疾首祥荅書曰行人慶止恩紀綢繆不
悟飛雪增冰之地忽載三陽毳帳韋韞之鄉俄聞九奏祥幸
以先人緒餘備職宿衛駕蹇無致遠之用朽薄非折衝之材
曩者王師薄伐絕漠揚旌猛將謀夫如雲如雨列於卒伍預
聞指蹤之規幸免逗遛之責爰以情喻雷陳事方劉葛信聖

人之屈己，非庸人之擬議。伏承監國多暇，養德怡神，咀嚼六
經，逍遙百氏，造西園愛客，眷南皮出遊。疇昔之恩，無忘造次，
祥身在邊隅，情馳魏闕。每至清風夕起，朗月孤照，想鳴葭之
起路，思託乘於後車。塞表京華，山川悠遠，瞻望浮雲，伏增山
結。

南土身令泥

南北史合注

列傳第五十

北史卷六十二

嚴兢居喪過禮有詔褒之。

周書曰時東西交爭金革方始羣臣遭喪者卒哭^後皆起視

述請終禮制辭理懇切太祖命中使就視知其哀切乃特許

之。

劉豐生等率步騎十萬來攻潁川殺傷甚衆。

周書曰岳等來攻潁川城內卧鼓偃旗若無人者兵恃其衆

四面鼓噪而上思政還城中驍勇開門出突岳不能當引軍

亂退。

齊文襄聞之乃率步騎十萬來攻。

三國典略曰澄親至潁川益發其衆蹄曰決命夫更起土山

雖外無救援竟無叛者。

南史卷六十二

北史(七)

卅八

三國典略曰初潁川未陷夜有聲如車騎從西北向城居二日黑風起於乾地吹水入城城壞風羊角而上比而父二乃厥心不既優乎雖曰幹蠱可也。

愚按王思政為東魏高澄敬禮欲死不得猶可情原既為齊官何所逃罪猶言忠節義聲耶史臣過矣西魏不加之罪可增邑則不命其一子散爵可封其四子一公一侯二伯與封其女為郡君則不可未已也又封其同陷敵國長子之子為侯則愈不可無乃向者擲盧一舉投赤心於宇文泰故然乎噫泰之庇其私人濫矣。

周文。

以為然謂曰伐蜀之事一以委汝。

周書曰太祖問迴取蜀計迴曰蜀與中國隔絕百有餘年恃其險阻于虞我師宜以精甲銳騎星夜襲之平路則倍道兼行險途則緩兵漸進出彼不意衝其腹心必望風不守矣。

徵^三迴^二入朝以慰其母意。

此所謂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也。

殺^三祖^三集文武士庶等登城北樓令之。

周書曰迴諭文武曰楊堅藉后父之勢挾幼子而令天下咸

福自己不臣之迹暴於行路吾居將相與國舅甥同休共戚

義繇一體先帝處吾於此本欲寄以安危今欲與卿恭糾合

義勇匡國除奸以終臣節。

南^三連^三陳人許割江淮地。

朱敬則隋文帝論曰隋文以后父之尊受託孤之寄不利孺

子非唯管叔之言社稷輸人寧止休公之對所以尉遲舉魏

從亂如雲王謙據蜀若徒若市。

乃^三整^三陣先犯觀者因其擾而乘之。

愚按字文忻傳業謂是謂出忻此傳又歸之二人何也。

南三月名

迴上樓射殺數人乃自殺。

周書曰尉遲迴地則甥舅職惟台衣沐恩屢葉荷眷一時居形勝之地受藩維之托顛而不扶憂責斯在及主威主謝鼎業將遷九服移心三靈改卜遂能志存赴蹈投袂稱兵忠君之勤未宣違天之禍已及校其心程義諸葛誕之徒與衆皆被靡周文方得乘馬。

周書曰九年春太祖敗於芒山人心離解綱勵將士盡心翊衛。

拜大將軍兼領軍及帝將圖周文。

本史言帝有異謀以君圖臣何云異謀今改正之。又與晉公護引兵廢帝。

嗟乎是皆宇文泰之教廢汝君者甥綱廢尔子者亦甥綱若死泰有知當嘆作法自斃。

^{三三六}開府儀同三司平原縣公軌性質直。

周書曰軌慷慨有遠量臨事強正人不敢干。

^{三三七}帝將誅晉公護軌贊其謀。

周書曰帝密欲圖護以軌沈毅有識度堪屬大事遂問以可否軌贊成之。

^{三三八}忽以無罪被戮天下知與不知皆為傷惜。

周書曰士有不因學藝而重不恃爵祿而貴者何亦云忠孝而已當宣帝在東朝凶德方兆宇文孝伯王軌志惟無隱盡言父子間淫刑既逞相繼夷滅嗚呼忠哉。

書
上
五
合
ノ

南北史合注

列傳第五十一

北史卷六十三

惠達三三為岳府屬岳為侯莫陳悅所害。

周書曰悅得惠達欲官之惠達辭以疾不許乃遁。

周三三文復以為府司馬委任之。

冊府元龜曰周文以惠達為長史府洛陽奉迎孝武至潼關已駕已西謂惠達曰昔周東遷晉鄭是依今乘輿降臨吾維根當其任而才愧昔人公宜戮力共取富貴惠達曰富貴之事非所敢望但願明公威德加于四海惠達得其六寸則志願畢矣。

令三三惠達輔魏太子居守魏留臺事。

周書曰惠達前後辭讓魏文帝手詔荅曰西顧無憂惟公是屬蕭冠之重深所寄懷。

周明帝二年以綽配享周文。

冊府元龜曰隋文帝開皇初詔曰昔漢高欽無忌之義魏武

梟子幹之風魏度支尚書蘇綽文雅政事遺跡可稱展力前

王無聲著跡宜開土茅用旌善人可追封邳國公邑千戶。

俄轉戶部尚書納言如故。

冊府元龜曰威上表陳讓詔曰舟方者任重馬優者馳遠以

卿有兼人才無辭多務也威乃止。

東恭帝以為上柱國邳公。

歲

資治通鑑曰王世充以戰隋氏重臣欲眩曜士民每諸人勸

進必冠威名及受九錫殊禮扶威署百官上乃南面正坐受

之。

高祖又不許終于家時年八十二。

隋書曰年八十八。

遂致^{三四}敗亂為物議所譏。

愚按一蘇威耳既以滅賊致國亂又于言賊于帝怒何相背

乃爾作史者殊欠斟酌。

魏^{三五}文帝子宜都王式刺史秦州。

本史乙弗后傳又作武都王戊。

變志^{三三}識沈敏方雅可稱。

與傳內所云傾險無行何相背也。

尚北史

北史七

四二

南北史合注

列傳第五十二

北史卷六十四

保定初以孝寬立勳玉壁置勳州。

三國典略曰改玉壁為勳州。

兵士三六七在小城中者盡坑之游豫園。

釋道宣咸通錄曰是敗也俘鹵將百萬人總集相州游豫園中。明旦斬決園牆有孔出者縱之。至曉猶斷六十萬人於漳河岸。血流成河。隋文後亦悔之曰。逆止尉遲迴。餘並被驅。惜當時匆匆不獲縱之。可於游豫園南山立大慈寺。仍命六時禮佛。加一拜。為園中枉死者。噫。如此慘毒大事。史官何不詳記。

長子三六八謹年十歲。周文欲以女妻之。

本史作魏文帝簡世康傳。及隋書皆周文也。今正之。

北史(七)

四三

及陳平拜江州總管定九江。

隋書曰陳豫章太守徐璿持兩端沈遣開府呂昂長史馮世基繼進璿偽降率二千人襲擊昂等因合擊敗之擒璿高梁女子沈氏率眾迎沈。

從迴求藥以密觀變因殺孝寬。

周書曰迴遣藝迎孝寬孝寬問迴所為藝党於迴不以實答孝寬怒將斬之藝惧乃言狀孝寬因將藝西遁高祖以孝寬弗問加藝上開府。

召世約數之曰汝何故為沒事遂杖之。

據世康傳云世康性恬素有知足之志而此傳所言又躁競乃爾何云止足北史一依隋書並載不刪其一何也。

武攻之未拔乃令帶韋入城說修降之。

周書載帶韋說修曰足下所固者險所恃者援所守者民今

王師深入棧道，長驅漢川，此則所憑之險不足固也。武興隔於前，白馬破於後，自餘川谷，首豪路阻，不敢進，此則所望之援不敢恃也。夫顧親戚，懼誅夷，貪榮慕利，此生人之常。今大兵旆至，長圍四合，人懷轉禍，家圖安堵，此則所部之民不可守也。且足下本朝喪亂，社稷無主，雖欲盡忠，將何所托？莫若肉袒軍門，免生民於塗炭，必當紆青拖紫，裂土分珪，孰與進退無據，身名並滅者哉。

^三汝等

各以意為吾作書，慶乃具書草。

冊府元龜載書草曰：下官受委大邦，選吏之日，能者進，不肖者退，此朝廷常典。

^三荆州

地無要害，寧足以固鴻基。

周書曰：關中天下強國，宇文泰忠誠奮發，陛下收泰力用，進可東向而制羣雄，退可閉關而固天府，此萬全策也。荆州地

非要害，眾又寡弱，外迫梁寇，內拒歡党，斯乃危亡是懼，寧固鴻基。

東謂兼并有餘，西則自守不足。

論內東西皆作周齊，今正之。

斯^{三九}豈一城得喪，實亦二國興亡者歟。

愚按韋孝寬以元臣元老，手握重兵，乃與楊堅同心而不與尉遲迥合力，周之亡也，實孝寬罪。噫，安得如近時羅結以百七遐齡，儼然立朝，庶死受周武唾，而生荷隋文春，猶不虛此塗林，乃周末亡，而孝寬先亡，僅七十二耶，吾愧其猶自稱關西男子也。

南北史合注

列傳第五十三

北史卷六十五

脩更不下武擊走乾運脩乃降。

周書曰武見脩據城不出恐援軍至表裏受敵乃簡精騎三千逆擊乾運於白馬大破之乾運退走武乃陳俘級于城下脩知援軍破乃降。

帝聞之璽出勞武。

周書載璽書曰公年尊德重遠涉高峯神道聰明無忠不燭感公至誠甘澤斯應周之嘉賞無忘于懷。

震雖出自膏腴少習武藝然頗有治方。

周書曰保定四年大軍東討諸將皆奔退震軍獨全。

天和三年拜柱國。

周書曰四年從高祖東伐為前三軍總管五年又從東伐克

李少日合注

義寧烏蘇二鎮破并州進位上柱國。

趙貴建議迎周文達贊成其議。

周書載達言曰宇文夏州明略過人一時之傑今日之事非

是公不濟趙將軍議是也。

時民皆惶惧奔散軍爭欲掠之達止之。

周書載達言曰遠近民黎多受制于賊今值便掠縛何謂伐

罪弔民不如因而撫之以示義師之德。

則成敗未可知武遂受脩降。

周書載達言曰觀脩士馬尚強城池猶固攻之縱克彼此俱

損如困獸猶鬪則成敗未卜況行師之道以全軍為上武曰

公言是開府楊寬等並同達謀乃受脩降。

引為帳內擊万俟醜奴。

周書曰果擊万俟醜奴及其枝党轉戰數人合並破之齊力

周^{三九}文微^九絕倫披甲荷戈升陟峯嶺猶馳平路雖數十日不以為勞。

周書曰太祖與祐議執元進祐曰狼子野心不如殺之太祖

曰汝大決也。

既^{三九}而目祐祐即出外衣甲持刀直入。

周書曰祐持刀直入瞑目叱諸人曰與人朝議夕謀豈是人也。祐今日必斬奸人頭舉坐皆叩頭曰願簡擇。

敵^{三九}以其無繼圍之十餘重。

周書載東魏人謂祐曰觀君似勇士若降必富貴祐罵之曰死卒吾今取汝頭自當富貴何暇賊官蹄也。

及周^{三二}文統^二岳^二衆見威奇之引為帳內。

周書曰從擒竇泰復弘農戰沙苑並先鋒陷敵勇冠一時。

遷^{三二}河州^二刺史領二鎮得民和。

句七也主

北史(七)

四六

庾信神道碑曰保定四年朝廷欲公從戚里之貴乃以魏文帝女為公夫人觀此則周待故君女猶厚況其子孫乎

從爾朱天光平閼隴賜爵隴城鄉男

周書曰一年中大小二十餘戰

臺于諸將翊戴周文從平悅累功授潁州刺史

周書曰臺為平涼郡守時莫折後熾結聚輕剽寇掠居民州刺史史寧討之歷時不克臺陳賊形勢兼論攻取之策寧善而從之遂破賊

三年從隋公楊忠伐齊拜大將軍

周書曰吐谷渾寇西邊宕昌羌潛相應接弘獲其二十五王拔其七十六柵遂破平之破齊將段韶斛律光等拔宜陽等

九城

歷大司空少保襄州總管卒于州

庾信神道碑曰。公學不專經。略觀書籍。兵無師古。自得縱橫。
青鳥甲乙之占。白馬星辰之變。天弧射法。太乙營圖。皆成誦
在心。若指諸掌。

百子三子

明興化李 清映碧著

南北史合注

北史第七册下

卷六十至卷六十五

本册編集者

古既 張良權

全書統纂者

鄭山 徐靜波

明興化李清著

南北史合注

北史第八冊^上卷六十六至卷七十二

南北史合注

列傳第五十四

北史卷六十六

周文嘆其勇敢賞賜特隆邛山之戰

周書曰邛山之戰勇率敢死士三百人並執短兵大呼直進

出入衝擊殺傷甚多敵無敢當者

累遷秦州刺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周書曰十七年與大將軍王雄征上津魏興等郡並平之又

敗梁將楊乾運於白馬

及迎魏孝武錄前後功封平原子

周書曰從擒竇泰復弘農皆以先鋒陷陣

吾經陣多矣未見如此健兒

周書曰老又密使人勸琳東歸琳斬其使以聞

乃父所命義不可違復以和名

和有亡父之思而無故國之感忠孝不兩立洵哉言乎。
又從武帝平齊錄前後功。

周書曰武帝拔晉州班師徹與齊王憲屯雞栖原憲追齊主
高緯引兵西上緯遣其驍將賀蘭豹子引兵躡憲憲敗於晉
州屯北徹與楊素等力戰憲軍賴以全復從帝破齊師於汾
北乘勝下高壁拔晉陽擒高潛于冀州俱有力焉。
遇虜於白道行軍總管李充請襲之。

隋書載充言於爽曰周齊互競中夏力分突厥每侵邊諸將
輒以全軍為計莫能死戰故突厥勝多敗少每輕中國今沙
鉢略悉國中之衆屯據要險虜輕我而無備我以精兵襲之
可破也。

諸將多以為疑惟徹獎成其事請同行。
冊府元龜曰率精騎五千出其不意。

大業中其妻元氏為孽子安遠誣以呪詛伏誅。

隋書元氏作宇文氏既云為孽子所誣則伏誅者安遠乎抑宇文氏耶語意不明。

周孝閔三二五踐阼進驃騎大將軍。

周書曰天和時唐州山蠻恃險逆命穆率軍討之蠻酋等保據石窟十四處穆分軍進討旬有四日並破之鹵獲六千五百人。

寔性嚴重深見寡過。

周書曰魏廢帝二帝大軍伐蜀以寔行南岐州事先是山氏生獷歷世不供賤役寔導之以政民人感悅並從賦稅大軍

糧餼咸取給焉。

周孝閔三二六踐阼加大都督天和中。

周書曰齊將斛律明月率眾逼通閔城齊王憲令雄往使責

其負約，雄辭辯直，齊人憚之。

^{三三六}累遷開府儀同三司。

周書曰：雄攻拔齊所築伏龍等五城，又齊將段韶等圍柱國宗文，盛於長城以西。時營外先有長塹，大將韓歡與韶戰不利，雄身負排率所部二十餘人，據塹力戰，韶等乃去。

^{三三六}雄自涼州從滕王道先入，功居多。

周書曰：道軍去伏候城二百餘里，遣雄先至城東，舉火與大軍應。渾泚王率七百餘騎逆戰，雄時所部數百人，並分遣斥候在左右者，僅二十許人，雄即率與戰，斬首七十餘，僅亡其三騎，自是從道連破之。

^{三三六}植少，個儻有大節，容貌奇偉，武藝絕倫。

周書曰：正光中，羣盜蜂起，植散家募勇敢討賊。

^{三三七}何止社稷有累卵之危，恐吾宗亦緣此敗。

周書載植曰。今共為唇齒。尚憂不濟。况以纖介。自相夷滅。恐天下因此解體。

龍恩竟不能用。植又承間語護曰。

周書載植曰。君臣之分。情同父子。理須同休戚。期之始終。

願推誠王室。擬述伊周下。

周書曰。使國有太山之安。家傳世祿之盛。

所與交游皆輕猾亡命。

周書曰。人有急難相投者。多保祐之。雖屢被追捕。終不改其

操。

安危之事。未可輕量。

周書曰。縱為國隕身。亦非所恨。

遂倍道兼行。與延孫兵接。

周書曰。東魏陝州刺史劉貴川。步騎千餘。邀之法保。命所部

為圓陣且戰且前數日乃得與延孫兵接。

法保三九乃率所部據延孫舊柵。

周書曰延孫頻與東魏交兵每身先士卒單馬陷陣是以戰

必被傷。

賜爵三九霸城縣男累遷宜陽郡守。

周書曰大統十六年欣敗齊將東方老於石泉俘獲甚眾東

魏每遣兵送米饋宜陽欣邀擊之每多克獲恭帝元年又大

破齊將段孝先於九曲。

保定三三元年累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鎮閭韓。

周書曰天和元年陝州總管尉遲綱遣玄等率步騎五百邀

擊東魏洛州刺史獨孤永業於鹿盧交南永業眾二萬餘玄

輕將五騎前覘之猝與遇便即交戰殺傷數十人永業遂退。

自三三此豪右無敢犯者。

愚按楊門不率一見寇雋傳再見泉仝傳乃知魏書所作佳傳出自魏收媚楊愔者未可盡信。

前途夷險抑亦可知汝等堪立功効。

周書載人山曰爾等志業方強忠孝不可兩全宜各為身名弗相隨寇手但得汝等致力本朝吾無餘恨。

年十三為郡主簿十四為縣令。

愚按泉氏父子俱以少年為令何奇也。

復以仲遵為洛州刺史頗得譽。

周書曰仲遵夙稱幹略為鄉里所歸及為本州頗得嘉譽則首尾受敵此危道也。

周書曰若先攻和指揮可克克和而進無反顧之憂。

安民子宗徹等猶據巴城。

周書巴城作琵琶城。

仍給軍儀鼓節令與田弘同討信州。

周書曰軍次并州梁刺州杜滿送款進克疊州遷哲每率驍勇為先鋒所在攻戰無不身先士卒凡下十八州拓地三千

餘里。

周明帝初授都督信州刺史。

周書曰時蠻酋蒲徹為隣州刺史舉兵反遷哲將討之諸將以途阻憚行遷哲怒曰蒲徹蕞爾之賊擒之方略已在吾度內諸君見此小寇便有憚心後遇大敵將何以戰遂率兵七千擊之拔其五城。

遷哲率所部守江陵外城。

周書曰與陳將程文季交戰兵稍却遷哲親自陷陣手殺數人會救至陳人乃退陳又因水泛漲壞龍州寧朔堤引水灌城城中驚擾遷哲乃先塞北隄止水又募驍勇出擊頻有斬

獲衆心稍定，俄敵人又入郭內，焚民家，遷柩乃自率騎云云。
少雄武為鄉閭信服。

周書曰：弱冠辟州主簿。

乾運三六兄子略勸乾運歸附。

周書載略說乾運曰：自侯景逆亂，江左沸騰，今大賊初平，生民離散，理宜同心戮力，保國寧民。今兄弟尋戈，敗道也。可謂朽木不雕，世衰難佐。今若遵彼樂土，送款關中，必當功名兩全。

猛梯三七山，門葛，備歷艱難。

周書曰：時雪深七尺，糧運不繼，猛獎勵士卒晝夜而行。

上洛三八邑陽人，累葉豪族，父猛。

周書曰：魏正光中，万俟醜奴作亂，關右以猛商洛首望，擢為太谷鎮將以禦之。元顥入洛，魏孝莊渡河，范陽至，誨脫身投

猛保藏之。俄廣陵王恭偽瘖疾。復來歸。猛亦深相保護。雄起家奉朝請。以軍功封安平縣侯。

周書曰：從于謹攻盤豆柵。從李遠經沙苑陣。並力戰有功。得子孫相襲。拜邑陽郡守。

周書曰：後入洛陽。戰河橋。解玉璧圍。迎高仲密。援侯景。兼有戰功。世襲。邑陽郡守。除洵州刺史。裕雜寶。渝民多輕猾。雄威惠相濟。夷夏安之。

累遷平州刺史。

周書曰：時寇亂。後戶多逃散。雄在所安撫。民並安輯。除通洛防主。雄處疆場。務保境息民。接待敵人。推誠仗信。齊洛州刺史。獨孤永業。移書稱美之。

固欲自據一州。以觀時變。

周書載固圖內屬。謂其腹心曰：今梁氏失政。揚都覆沒。湘東

不能復仇雪恥而骨肉相殘宇文丞相創起伯基招携以礼
吾決意歸之

南史記注

北史

六

南北史合注

北史卷六十七

列傳第五十五

永進三三〇曰此賊既無城柵唯寇抄為資。

周書曰安則蟻聚窮則鳥散。

若星三三四馳電發出其不虞精騎五百足矣。

周書曰若徵兵而往彼必遠竄雖大眾無所用。

陵第三三五瑾字附璘。

金石錄載瑾碑云字子玉

兼內三五六史贈小宗伯諡曰方。

金石錄載碑云諡曰懿碑于志寧撰貞觀中其孫皎可立後

周書北史皆唐初修距瑾之卒歲月未久而錯謬如此當以

碑為據。

帝覽三三五而善之優詔答昂。

五七

北史

七

隋書載昂表曰臣聞帝王受命建學制禮故能風成惟新自
魏道將謝闕右山東久為戰國救拯極溺無暇浚容晚世因
循遂成澆敝自非上哲挺生則儒雅之道經禮之制莫肯用
心陛下稽典改弊因情緣義為其節文然儒風尚墜禮教猶
微臣恐業淹事緩動延年世若行禮勸學道教相催必當靡
然向風不遠而就家知禮節人識義方比屋可封輒謂非遠
上覽而善之詔見本紀

南北史合注

列傳第五十六

北史卷六十八

勳時戰士不過二千，晝夜相拒，經四旬。

隋書曰：出奇兵擊之，斬級數千，降二千人。

令毓與總管屬朱濤留守，毓與濤議拒之下。

隋書載毓謂濤曰：漢王構逆，敗不旋踵，吾豈坐受夷滅，孤負

家國耶？當與卿出兵拒之。

及開府盤石侯宿勒武等閉城拒諒。

隋書載：同謀者開府宇文昌儀、同成端、長孫愷、車騎安成侯

元世雅、原武令皇甫文顯等五人。

部分未定有人告諒，諒攻之。

隋書曰：毓見諒至，給其眾曰：此賊軍也，諒攻城南門，毓特遣

稽胡守堞，稽胡不識諒，矢下如雨，諒至西門，守兵皆并州人。

素識諒即開門納之。

城陷見害時年二十八諒平。

詔稱毓深識大義不顧姻親去逆歸順忘身殉義。

贈大將軍封正義縣公諡曰愍。

唐書曰高宗永徽三年詔求毓後官之。

子願師嗣。

或曰毓不得改列節義何也曰煬帝殺父與君正名伏羲討

之可也諒師固屬無名毓死豈盡義舉仍舊以此。

紹性怒直兼有威惠百姓安之。

周書曰稽胡屢為邊患紹討之匹馬先登破之於默泉之上。

從大將軍達奚武征漢中梁宜豐侯蕭循固守梁州紹以為

懸軍敵境圍守堅城曠日持久糧餉不繼城中若致死于我

懼不能歸請為計誘之乃頻至城下挑戰設伏以待循初不

肯入。紹又遣人罵辱之。循怒，果出兵。紹率眾偽退，城降。又從燕國公于謹圍江陵，紹戰于枇杷門，流矢中股，力戰不衰。

愚按周書：紹率眾偽退以下，必有脫簡，今姑存之。

^{三九}雄時為別駕，知其謀，密告文帝，賢遇害。

本史作畢王賢作難，又云賢伏誅，今皆改正之。

^{三七}或奏高頴朋黨，帝言於朝，雄深明其虛。

周書載雄曰：頴用心平允，奉法而行，此乃受憎之理，惟陛下

察之。

^{三三}平陳之後，以舟師自蕪水趣九江。

隋書曰：與陳將紀瑱戰于蕪江，大敗之。

^{三三}將以為戮，乃遣人告雄，皆免之。

周書載賢遣人告雄曰：若雄至，皆免之。雄與其所親謀曰：雄

奮不顧身，本望上申忠義，下榮親戚，若思而不赴，人謂我何。

南史卷之六

既免之後更思其計未晚也。
諡曰威子擒虎嗣。

隋書作擒虎本史去虎字避唐諱也今正之。

五深三三四謀大略東南逋寇朕本委之悉如朕意。

隋書曰平定江表二人力也。

擒虎三三四本名豹。

本史別作禽武今從隋書。

世諤三三六個儻驍捷有父風楊玄感亂引為將。

資治通鑑曰擒虎子世諤觀王子雄恭道虞世基子柔來護

兒子備裴蘊子奘大理卿鄭善果子儼周羅暎子仲等四十

餘人皆降於玄感。

賀若敦三三八

魏內入諸姓有賀若氏孝文因而不改。

以統^{三六}為潁川長史執刺史田迅以州降。

周書曰：敦至長安，魏文帝謂統曰：卿自潁川從我，何日能忘敦年十七進策贊成其謀。

周書載敦進策曰：大事往者葛榮又入爾朱，今高歡所以委任無異於前者，正因天下未定，方籍英雄之力耳。一旦清平，豈能相容？恐將來有危亡之憂，願思全身遠害，無顧念也。共為表裏，扇動羣蠻，周文令敦討平之。

周書曰：時山路艱險，人跡罕至，敦身先將士攀木援崖，倍道兼行，乘其不意，又遣儀同扶猛破其別帥，淹乃與開業率其兵眾口累，就梁王琳，敦邀破之，淹復依山立柵，南引蠻帥向白鹿為援，敦設反間，離其黨，與後破之，斬淹，悉俘其眾，乃於營內多為土聚覆以米。

周書曰：集諸營軍士，人各持囊，遣官司部分，若欲給糧者。

又賜陳叔寶妹為妾。

愚按陳後主一妹為宣華夫人一妹賜楊素又一妹賜弼凡三見矣。此宣華所以名大寶殿之禍也。

故能利涉死地全師以反。

周書曰非忘身殉國孰能若此。俯窺元定之傳曾糞土不若所在著績朝廷嘉之進爵為公。

庾信神道碑曰公為軍司馬有人於闇夜餉羅數十匹閉門不受。

時論以逞仁政所致。

神道碑曰公為京兆尹家僮暮行得遺錢於道并白絕十匹訪得其主還之。

紹竟無功還免為庶人除剛潁州郡守。

周書曰拜劄大都督東道軍司節度開府李延孫等七軍延

孫為長史楊伯簡所害劉擊斬之時河南城邑一彼一此剛
復出軍伊洛侯景亦渡河築城剛前後下景三郡破其行臺

^三詔剛

行渭州資給糧餼

用。周書曰鐵忽平獲羗卒千人配剛軍中教以戎旅皆盡其力

自
小
与
合
家

南北史合注

列傳第五十七

北史卷六十九

為畿伯中大夫後以平王謙功進位大將軍。

隋書曰仲卿以使在利州與總管豆盧勣發兵拒守為謙所

攻仲卿督兵出戰前後一十七陣。

鞭笞。鞭笞至二百吏民戰慄。

隋書曰鞭笞長吏鞭至二百官民戰慄。愚按鞭吏與鞭民

有別北史改之非是。

凡百。君子以為有天道矣。

隋書論末曰嗚呼後來之士立身從政縱不為子高門以待

封其可令毋掃墓而望喪乎。

周文將討之先求可使者。

周書曰左右莫對祖請行太祖壯之。

周文納之乃遣追法保等而景尋叛。

周書曰十四年從大將軍楊忠征隋郡安陸時懸兵深入悅支度路程勒其部伍節減糧食及至竟陵諸軍多匱乏悅出

廩六百石分給之。

悅說其城主楊賢悅乃貽之書下

周書載書曰達奚公總熊羆之旅受賑廟堂先附者賞後附者誅君兵糧既少救援路絕欲守則城池無榮帶之險欲戰則士卒有土崩之勢以此求安未見其利韓信背項黃權歸魏事又變通今其責也。

悅示其禍福梁將深悟。

周書作其將梁深。

文表少而修謹志存忠節。

周書曰好讀左氏春秋略舉大義。

後除^{二四。五}文表為蓬州刺史大得民和。

愚按文表平獠始末原載獠傳今改附文表傳以著其功。
大象中拜吳州總管時開府毛顓下。

周書毛顓作于顓。愚按隋書于顓傳亦有此事北史作毛顓誤也。

從^{二四。六}周文討侯莫陳悅以功拜步兵校尉。

周書曰從擒竇泰復弘農破沙苑戰河橋定皆先鋒當其前者無不披靡邛山之役敵人如堵定奮稍衝之殺傷甚衆無敢當者太祖親見之論功為最賞物甚厚。

陳^{二四。六}遣其將淳于量徐度吳明徹等水陸來拒。

周書曰時量等以定已渡江勢分先與水軍交戰。

元顓^{二四。七}入洛孝莊北渡太行。

周書曰元顓入洛孝莊欲就爾朱榮於晉陽詔擢率其宗人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收舟馬諸擿未至帝已北渡太行擿遂匿所收船不以資敵。

南北史合注

列傳第五十八

北史卷七十

周文問以去留褒曰此天授也何疑乎。

周書載褒曰今王空陵夷使君英武恩結士心若搃兵權據
閔中地此天授也且侯莫陳悅亂常速禍不乘勝取平涼反
道營洛水井中蛙耳使君往必擒之不世之勲在斯一舉。
以南安無備竟引軍掩襲。

周書曰顯外兵參軍鄒紹為彥所獲因請為鄉導彥夜至城
下令紹詐稱顯歸門者開門納之彥引兵入。

晉公護嘉之進爵懷德縣公。

周書曰彥秩滿還朝吏兵號泣送二百餘里。
及軍次豫州使彥鎮之。

周書曰軍次豫州彥請攻之景宣以城守既嚴圖欲南轅彥

以奉命出師須與大軍接若向江畔立功更非朝廷意固執不從兼畫攻討之計景宣乃引軍圖之遂降其城仍以彥鎮之尋以洛陽班師棄而不守屬純州刺史樊倉卒境內騷然朝廷以彥威信著東南令鎮撫吏兵畏愛之

^二上^三謂

周文見昕容貌瑰偉深賞異之

^二時^五漢

周書曰從復弘農戰沙苑皆有功王諒為并州總管朝廷盛選僚佐

^二誕^三數

隋書曰前後長史司馬皆一時名士諫止諒不納誕流涕以死固請

隋書載誕諫曰竊料大王兵衆非京師敵加以君臣位定願王奉詔入朝守臣不節必有私喬之壽如更遷延隔身叛逆一掛刑書為布衣黔首不可得也敢以死請

^二刺^三史^四

喬鍾葵將赴之世模以義拒之

漢王諒反師陷其城賊帥墨弼執送偽將喬鍾葵
隋書載模言曰漢王所圖不軌公荷國厚恩當竭誠効命豈
有大行梓宮未掩翻為厲階者乎鍾葵失色曰司馬反耶

誓以死會鍾葵敗劉遂免
隋書曰弼論之以兵劉辭氣不撓弼義而止之

隋書曰喬鍾葵署為民州總管司馬劉拒之再三鍾葵忿然
作色曰受命則可不然當斬劉曰忝為縣宰進不能保境退
不能死節為辱已多何復迫以偽官死生惟命餘非所望鍾
葵怒甚復將斬之會楊義臣軍至鍾葵遽出戰因大敗劉得
免

大統初漢周文東討為行臺左丞

周書曰時初復河東以本官兼鹽池都將東魏攻陷正平遂
欲經畧鹽池廢之守禦有備乃引軍退河橋之戰大軍不利

使還屬巴州萬榮郡民叛圍郡城。河北守令棄城走。慶之獨因鹽池抗拒強敵時稱其仁勇。

周書曰昂謂同列曰凶徒狂悖若待上聞或淹旬月孤城無

援必淪寇党欲拯近溺寧暇遠求越人苟利百姓專之可也。

魏光中州郡主簿起家奉朝請。

周書曰子直嘗奉魏詔淮南王或命招撫淮南諸盜旬日間咸

來復業自合肥以北安堵如故。

七年追贈車騎將軍定州刺史。

愚按思禮既賜死又贈官則所云謗訕朝政非謗訕也。與勝

紹等謗議之書必有可觀史臣何以不載其既可。

使翦詣京師因除著作佐郎郎中如故。

周書曰翦兼殿中侍御史臺中表奏皆翦為之。

柳仲禮侍側曰此烈士也。

周書載周文曰事人當如此遂許之城竟獲全璠之力也

愚按赫連達傳曰言不忍急攻受城主蕭循降者謀出於達

璠力耶抑達功耶史官自相矛盾未知孰是

嘗卧

疾居寮對雪興感作雪賦述志

周書載其詞曰天地石隔凝而成雪應乎玄冬之晨在於
寒之節蒼雲暮同嚴風曉別散亂徘徊霧霏皎潔達朝陽之
暄煦就凌陰之慘烈若乃雪山峙於流沙之右雪宮建於碣
石之東混二儀而并色覆萬有以皆空埋沒河山之上籠罩
寰宇之中日馭潛於滌汜地險失於華嵩既奪朱而成素寔
竊異而為同始飄飄而稍落遂紛糅而無窮縈回兮殞散嵩
皓兮溟濛綵綵兮颯颯瀟瀟兮颯颯因高兮累仞藉少兮成
豐曉分光而映淨夜合影而通朧似北荒之明月若西崑之
閎風爾乃憑集異區遭遂所適遇物淪形觸途煙迹何淨穢

之可分豈高卑之能釋體不常消質無定白深谷夏凝小山
春積偶仙宮而為絳值河濱而成赤廣則彌淪而交四海小
則漸瀝而緣間隙淺則不過二寸大則平地一尺乃為五穀
之精寔長衆川之魄大壑所以朝宗洪波資其消釋家有趙
王之璧人聚漢帝之金既藏牛而沒馬又冰木而凋林已墮
白登之指寔槍黃升之心楚客埋魂於樹裏漢使遷饑於海
陰斃雪中之夜獸落海上之驚禽庚辰有七尺之厚甲子有
一丈之深無復垂窳與雲合惟有變白作泥沈本為白雪唱
翻作白頭吟吟曰昔從天山來忽與狂風閱朔河陰而散漫
望衡陽而委絕朝朝自消盡夜夜空凝結徒云雪之可感竟
何感之可雪。

在嶺

南時而奇之乃令名祥字休徵

其以晉王祥比之乎不然何名與字俱同。

柳遼三四一

周書遼作霞。

況山三四三東庸蜀後化日近周室之恩未洽於朝廷。

隋書曰周朝將相多為身計競效力楊氏此三語乃莊所以

料周也此史何以刪之。

未若三四四保境息民以觀其變。

愚按梁所重在本國其臣以此為言則可若周臣則不可。

孝明三四四謂莊曰近若從眾言社稷已不守矣。

愚按梁明不用眾言猶梁宣不用尹德毅言時未可耳乃是

此而非彼何也。

而帝三四四竅以大辟莊據法執之帝不從由是忤旨。

隋書載莊奏曰臣聞張釋之有言法者天子所以與天下共

也今法如是更重是不信於民伏願思釋之言天下幸甚。

月
山
与
合
流

南北史合注

列傳第五十九

北史卷七十一

及昭薨曰而素亦薨隋楚同分也。

大業雜記曰始太子與楊素同侍宴帝深忌素因宴置毒太子及素並起二盃同至侍酒者誤進太子飲一二日毒發下血太子知之歎曰吾代楊素死乎命也數日薨素亦以毒斃通鑑考曰時人見太子與素先後薨故妄有此論耳。

^{二四五}達官兄弟多相憎爭名利故也。

愚按二君若有此言固薄然身為天子而介介於鬩牆隙隙訟言公庭是教後人以薄也五子相殘不以壽終斯言兆矣便怒曰僕射已下五人會展三人腳便使知慢我之禍

^{二五三}隋書曰僕射已下吾會戮三人與此不同。
^{二五四}帝以為然卒不得見。

隋書曰素誣陷經營構成其罪類皆如此。諸弟分徙嶺外皆殺之。

大業略記云帝鳩害勇恐其八男為厲皆倒埋之嗚呼此即文帝滅宇文氏狠手。

水陸二十餘萬屯漢江為上流節度。

隋書曰陳將周羅暉苟法上等以勁兵數萬屯鸚鵡洲總管崔弘度請擊之俊虞殺傷不許羅暉等六降俊遣使奉章詣闕謂俊者曰謬當推轂愧無尺寸功以此多慚耳帝聞而善之。

化二及二敗於黎陽北走魏縣有潛為帝因害之。

通鑑曰化及鸚殺浩。

秀二漸二奢侈違犯制度。

資治通鑑曰造渾天儀多補山獠充官者。

并請賜一穴令骸骨有所。二四七。

隋書載秀表曰臣以多幸蒙天慈鞠養九歲榮貴惟知富樂未嘗憂懼陷茲刑網不謂天恩尚假餘偏撫曆念終自新莫及猶望分身竭命少荅慈造但以靈祇不祐福祿消盡夫婦抱思不相勝致只恐長辭明世永歸泉壤伏願慈恩賜垂矜閔殘息未盡之間希與瓜子相見請賜一穴令骸骨有所。二五七。

煬帝即位禁錮如初字文化及弒逆。二五七。
揚州志曰是日暴風吹塵晝晦秀謂防者曰吾生平未見斯變七國之禍應在旦夕其夕難作。
五秀為帝羣論不許於是害之并其諸子。

隋書五行志曰初文帝名太子勇名晉王英秦王俊蜀王秀有人上書曰勇一夫之用又千人之秀為英萬人之秀為俊乃布衣美稱非帝王嘉名帝不省時人呼楊姓多為嬴或言於

帝曰楊英反為羸殃帝不憚遽改之後勇俊秀俱廢黜煬帝終亡天下卒為楊氏殃

^{二七二}稽集亡命左右私人殆數萬

資治通鑑曰突厥嘗寇邊帝使諒禦之而敗其所領將帥坐除辟者八十餘人皆配防嶺表諒以為宿舊奏請留之帝怒曰爾為藩王當敬依朝命何得私論勲舊廢朝廷憲法嗟乎小子爾一旦無我忽欲妄動彼取爾如獲雞耳何用腹心為及蜀王以罪廢諒愈不自安

資治通鑑曰儀曹鄴人傅奕曉星歷諒問曰是何祥也對曰天上東井黃道所經熒惑過之乃其常理若入地上井則可怪耳諒不悅

^{二七三}會文帝崩使車騎屈突通徵之

資治通鑑曰初文帝與諒約若璽書召汝敕字側別加一點

又與王鱗合當就徵至是皆無驗諒知有變詰通通占對不
屈道歸長安。

^{二四七二}乃兼用二策唱言楊素反將誅之。

愚按諒於斯時不正煬帝弑君父屠嫡兄罪而謀言楊素反
無名之師必敗雖用王頊襲文安言無益也。

^{二四七二}旬日間事可定矣諒大悅。

大業略記載文安說諒曰今梓宮尚在仁壽宮此其徵兵動
移旬月若簡驍勇萬騎令文安督領不淹十五日可達長安
其在京被黜停私之徒並擢據高位付以心膂共守京城則
閑以東府縣非彼之有然後大王搃兵鼓行而西聲勢一接
天下可指揮定也諒不從。大業雜記載文安又說曰先人
有奪^人心殿下選精騎一萬徑往京師奔喪曉夜兼行經掩
仁壽堂彼縱徵召未暇禦我大軍駱驛隨王而至此則次計。

但若據河北彼率天下兵百道攻我難為主人此下計也與此不同。

子顯三因而禁錮。宇文化及弒之際遇害。

讀史商語曰隋文帝嘗言朕五子同母可謂真兄弟然文帝於整瓚皆同母弟而憎嫉尤甚若太子勇之廢即其親母不由嬖幸而秀廢諒幽又皆其母兄為孽子何與。

貞觀二中位至尚衣奉御永徽初卒。

唐宰相世系圖載愍名正道正道生子崇禮官太府卿戶部尚書子三慎餘吏部郎中少府少監慎矜戶部侍郎慎名洛陽令俱為李林甫所誣賜死。愚按正道以齊王遺腹漂流歸唐隋文的派僅存此一綫然唐不以嗣鄴公備二王後而反用其疎宗嗣何也且三傳後又屠滅幾盡令人追恨隋文族宇文氏一事。

外内無虞，顛危不暇。時逢多難，將何望哉。

愚按周武誅宇文，獲後猜忌宗室，孤弱本支，致為隋氏所篡。隋文初鑒覆轍，大行封建，而有子不肖，互相屠削，如亦步亦趨，宇文家淪胥以亡，天乎人乎。

南北史合注

北史卷七十二

魏傳第六十

繼公之事不成亦不辭滅族。

愚按頽父子皆受知賢王乃背國党權全無心肝不成因滅族成亦滅名究滅身何利之有然則唐它日贈諡非與知其

一不知其二

今平陳不宜取麗華乃命斬之王甚不悅。

資治通鑑載廣言曰昔人云無德不報我必有以報高公矣。君臣道合非青蠅所間也頽又遜位優詔不許。

冊府元龜曰時山東尚承齊俗避役惰遊者十六七四方疲人或詐為老少規免雜感帝令州縣大閱戶口不寔者正長遠配又開相糾科大功以下皆折籍為戶頭以防容隱於是計帳四十萬三千丁新附一百六十四萬五百戶頽以人間

課役年嘗徵納除注嘗因長吏肆情文帳出沒復無定簿乃
為輸籍定樣請遍下諸州每年正月五日縣令各隨便延五
党兵為一團依樣定戶上下帝從之自是奸無所容隋書
載詔曰公出參戎律入司禁旅竭誠陳力心跡俱盡此天降
良輔翊贊朕公其優獎如此

二
人

俱得罪去親礼愈密。

隋書刑法志曰高祖文法自矜每杖人斬人於殿廷類與柳
彧等諫曰明堂非殺人之所殿廷非決罰之地帝不從類等
乃詣朝堂請罪以為犯者不息致決罰過嚴皆臣等不能禪
益請避賢路帝頽謂領左右曰都督田元日吾杖重乎元舉
手曰陛下杖大如指捶楚人三十比常杖數百故多致死帝
不懌令殿中去杖決罰各付可由後李君才言帝寵類過甚
帝大怒欲杖之而殿內無杖遂以馬鞭笞殺之自是殿內復

^初類 置杖觀此則君才死於杖非得罪去當考。
為僕射其母誠之曰。

^類有 金石錄載類母墓誌云夫人姓楊氏字季姜。
文武大略明達政務及蒙任後竭誠盡節。

隋唐佳話曰類每以盤盛粉置於卧側思得一公事輒書其上至明則錄以入朝遂行之。

^類皆 削業世無知者

舊唐書載高祖唐武德元年詔曰隋太常卿高類上柱國賀若弼並抗節不阿矯枉無撓司隸大夫薛道衡刑部尚書宇文弼左翊衛將軍董純並懷忠抱義以陷極刑宜煇褒飾以慰泉壤類可贈上柱國鄰國公弼贈上柱國杞國公各令有司加諡道衡贈上柱國論河縣公弼贈上開府平昌縣公純贈柱國狄道縣公金石錄載太宗貞觀十一年改葬類贈

禮部尚書

禮部尚書

漢興^{二四九三}建尚書之策置校書之官。

隋書曰屋壁山巖往往間出外有太宰太史之藏內有延閣

祕書之府。

祕書^{二四九三}監荀勗定魏內經更著新簿。

隋書曰雖古文舊簡猶云有缺新章後錄鳩集已多。

自仲尼^{二四九〇}迄今數遭五厄興集之期屬曆聖代。

今土宇邁於三王民黎盛於兩漢方當大宏文教而天下圖

書尚有遺逸非所以流訓無窮也。

不可王府所無私家乃有

隋書曰然士民殷雜求訪難知縱有知者多懷吝惜必須勒

以天威引以微利若發明詔兼開購賞則異典必臻觀閣斯

積。

夏后氏世室堂脩七尋。

隋書七尋作二七。

并召諸儒論新礼降殺輕重弘所立議衆咸推服之。

冊府元龜載弘奏曰自聖教陵替漢晉為法隨俗因時且制礼作樂事歸元首江南王儉偏方一臣私撰儀注多違古法就廬非東階之位凶門豈設重之礼兩蕭陳代舉國遵行後魏及齊風牛本隔殊不尋究遙相師祖故山東浸以成俗西魏以降師旅弗遑今休明啟運憲章伊始請據前經革茲偽弊因奏學者撰儀礼百卷悉用齊儀注為準亦微採掇王儉礼脩畢上之遂班天下。

汝等子孫宜誠敬自立答恩遇之隆。

弘既云荷恩深重何煬帝失道竟無一言恐亦胡廣之中庸時嚴寒單練跣足州里人物敬慕之。

北史

隋書曰崔謏博陵豪族因假還鄉車服甚盛及詣德林赴吊相去十餘里可從數十騎稍稍滅留至德林門纔餘五騎云不得令李生怪人燠灼

重其

才名入州館朝夕同游殆均師友

潛嘗語德林云君今沈滯吾獨得潤身朝廷縱不見尤亦懼

明靈所謹

楊愔

考為上第授殿中將軍

隋書載任城王潛遺楊愔書曰李德林風神器宇終為棟梁之用至如經國大體是賈生晁錯之傳雕蟲小技殆相如子雲之輩今雖後人盈朝然修大厦者豈厭良材之積也愔即令德林製讓尚書令表援筆立成不加治點因大相賞異吏部郎中陸功見而嘆曰見其文章浩浩如長河東注仍命子入典游戒之曰汝宜師之以為模楷時愔深慎選舉秀才擢

第罕有甲科。德林射策五條，考皆為上。授殿中將軍。既西省散員，非所好。又以天保季世，乃謝病還鄉。闔門守道，撰思春感一篇，代稱典麗。

^{二五}尋丁

母艱，以至孝聞，朝廷嘉之。

隋書曰：德林丁母艱，去職，勺飲不入口五日，雖病，哀泣不絕，又不肯進湯藥，遍體洪腫，數日頓差，皆云孝感所致。

^{二五}收與

德林致書往復，詞多不載。

愚按：魏收論齊起元事甚謬，謂宜仍用魏孝莊以下諸帝，而列齊神武事於中，此三國志例也。無人臣遽稱元年，理德林不直折其非，而語多枝蔓，雖見隋書，今不錄。

隋書曰：祖珽入為侍中，尚書左僕射。時趙彥深出為兗州刺史，或問德林于珽云：是彥深党不可，仍掌機密。珽曰：德林久滯絳衣，我嘗恨彥深，待賢未定，尋當有佳處分。

德林二五五答曰願以死奉公。

愚謂此隋之兩高頴也。其負周同。

長史二五六李詢密啟諸大將。

隋書載諸大將為梁士彥、宇文忻、崔宏度。

隋文二五六得啟以為憂議欲代之德林曰。

隋書載德林言曰公與諸將並國貴臣未相伏馭但以狹令威之耳安知後所遣者能盡腹心前所遣者獨致乖異又取金之事虛寔難明一旦換易彼將惧罪逃逸便須禁錮鄭公以下必當驚疑。

虞慶則等勸隋文盡滅宇文氏德林固爭以為不可下。

觀德林從前所為大負周武一番知遇惟固爭此事差不負心。

別賜駿馬及九環金帶。二五六

隋書曰格令班後蘇威每欲改易事條德林以為格式已須
義須畫一縱小有踏駭非甚蠹政害民者不可數改
於是追贈其父定州刺史安平縣公諡曰孝

隋書曰德林少有才名凡製文章有不知者謂之古人
宜有至宅取其方略以付晉王廣

隋書曰後從駕還途中高祖以馬鞭南指云侍平陳訖會
以上寶裝嚴公及陳平授柱國郡公乙宣敕訖或說高頴曰
今歸功德林諸將必當憤惋且後世觀公有若虛行頴入言
之乃止

地是民物為高氏強奪於內造舍

隋書曰蘇威李圓通馮世基助之

德林美容儀善談吐

隋書曰齊天統中兼中書侍郎于賓館受國書陳使江總目

送之曰此河朔英靈也。
遭亂亡失見五十卷行於代。

愚按隋書所載德林霸朝雜集序皆屬諛辭故不錄惟可作
天命論指忠為逆獲罪清議今撮其略曰有周之末朝野騷
然我皇帝降志執均鎮銜宗社於斯時也尉迥據有齊屢世
之都乘新國易亂之俗驅馳蛇豕連合縱橫地乃九州陷三
民則十分擁六王謙乘連率之威憑全蜀之險典兵舉衆震
蕩江山鳩毒已庸蠶食秦楚此二鹵也窮凶極逆皆將長戟
強弩睥睨宸極佐閭嫁禍紛若蝟毛曝骨履腸間不容礪爾
乃奉殄戎之命運先天之略不出戶庭推轂分閭一麾以定
三方數旬而清萬國已乃稽圖讖之文順億兆之請披肝瀝
膽晝伏夜吟方屈箕穎之高式幽明之願殊徽號改服色共
趨走於堦墀山神海靈咸變理於臺閣東漸日谷西被月川

屈膝頓顙，貢琛奉贄，欣欣如也。穴居巢處，化以宮室，不火不
粒，訓以庖廚，丹雀為史，元龜載書，甘露自天，醴泉出地，神禽
異獸，珍木奇草，望風觀海，應化歸風，猶且父天子，民競競翼
翼，至矣大矣。若夫天位之重，不可妄據，賊子逆臣，所以為亂，
皆由不識天道，不悟人謀，牽逐鹿之邪說，謂飛鳧而為鼎，若
使四凶爭八元之誠，三監同九臣之志，韓信韓越，深明帝子
之符，孫述隗囂，妙識真人之出，尉迴同謳歌之類，王謙比獄
訟之民，福祿蟬連，胡可窮也。而違天逆物，獲罪人臣，嗚呼！此
前事之大戒矣。誅夷烹醢，歷代共尤，僭逆凶邪，時煩獄吏，其
可不戒慎哉！餘不全錄。

南史合注

明興化李 清映碧著

南北史合注

北史第八冊上 卷六至卷七十二

本冊編集者 古阨 張良權

全書統纂者 鄧山 徐靜波

明興化李清著

南北史合注

北史第八冊_下卷七十三至卷七十九

南北史合注

北史卷七十三

列傳第六十一
齊後主親攻圍之樓堞皆盡短兵相接。

隋書曰城雉可存尋伺而已。

帝欲班師士彥叩馬諫。

隋書曰時帝以將士疲倦欲班師士彥叩馬諫曰今齊師遁

衆心皆動因其惧而攻之其勢必舉。

朕有晉州為平齊之基宜善守之。

隋書曰朕無前慮惟恐後憂。

恃功懷怨與宇文忻劉昉等謀反。

隋書曰士彥乘勝之草橋迴衆復合進戰大破之及圍鄴攻

北門而入馳破西門納宇文忻之兵。愚按梁士彥欲為周

室忠臣即與尉遲迴合兵攻堅可也既以破迴受賞及與隋

臣少子名

文君臣分定又懷異謀非反而何。

^{三五三}稽胡慕義歸者八千餘戶開皇元年。

此處當入慶則勸隋文盡滅宇文氏隋文從之一事。

^{三五二}或告其不軌遂見誅。

愚按虞慶則世為周臣乃勸隋文盡滅宇文氏何以不入傳

內宜加赤族之誅用洩故君之痛僅父子駢首何幸也。

^{三五八}嘗正月十五日帝與近臣登高。

愚按正月十五日登高不知起自何時今人但知重陽耳。

^{三五七}和明日奏之曹竟坐死。

愚按元曹與元昊同族否以昊捨死直諫乃為所嫉以死若

曹不坐死何以瞑昊於地下邱和其有教之者耶。

^{三五六}以質直恭樸授子都督數有戰功。

隋書曰平蜀之後恒為先鋒攻城野戰所當必破。

扇動利興文武沙龍等六州以應謙。

愚故王誼傳內有應司馬涓難之已變蘭洛州今又得一沙

氏楊永安彼韋孝寬高頴輩寧不愧死不獨誼與長孺也。

士卒以拳毆之手皆骨見殺傷萬計。

隋書曰凡十有四戰所向必摧。

命子幹討之入掠其國。

隋書曰殺男女萬餘口。

營田積穀以備不虞子幹上書曰下。

隋書曰此者凶寇侵擾蕩滅有期今臣在此觀機而作不得

準詔行事且隴西河右土曠民稀不可廣為田種。

年十五逢東西魏戰邙山。

本史東西魏作周齊今正之。

萬歲後勝我者過此乃令左右倒碑而進。

南史

北史

廿九

慎志曰萬歲過石城山有詩云石城門峻誰開闢更鼓誤開
風落石界天自嶺勝金湯鎮壓西南天半壁。
及高智慧反攻討皆有殊績位柱國白水郡公。

隋書又載李克隴西成紀人少慷慨有英略以擊突厥有功
歷朔州總管甚有威名為鹵所憚後有人譖其謀反帝徵還
謹怒之克性素剛遂憂憤卒。

平陳之役以行軍總管與韓擒虎相繼而進。

隋書曰軍至南陵陳人屯據南岸彥遣儀同樊子蓋破其柵
獲舟六百餘渡江擊南陵城拔之擒其守將許翼與擒虎合
兵。

復以行軍總管從楊素討平之。

隋書曰智慧餘党往往屯聚保據溪洞彥水陸兼進遂平四
洞。

與左右十餘人逆拒之。為亂兵所殺。

蒲山公傳載乾通謂盛曰：公明暗于機會，恐他人以公為勳耳。盛叱之曰：國家榮寵盛輦，正擬今日。且宿衛天居，惟以効以死。注弦不動，俄為亂兵斃於階下。略記曰：詰旦，諸門已開，而外傳叫有賊。虔通還閉諸門，惟盛正東一門，驅殿內執兵者出，皆投仗亂走。惟盛揮刀叱之曰：天子在此，爾等走歎何之！亂兵交萃，俄斃階下。

月餘，斬公所國五等皆平之。後從武帝平齊。

隋書曰：從武帝攻河西，洪力戰，隔其西門，帝壯之。

洪以行軍總管從韋孝寬擊之，以功封廣武郡公。

隋書曰：軍至河陽，遣兵圍懷州，洪擊走之。又破尉遲惇於

武陟。

先是齊疎屬高寶寧，周武帝拜為營州刺史。

愚按寶寧忠於齊不受周敕書見本史寶寧傳宜於刺史下

註明。

開皇_三初又引突厥攻圍北平至是令壽攻之。

隋書曰寶寧求救突厥時諸將數道並進突厥不能援。

壽班_三師留開府成道昂鎮之下

隋書曰寶寧遣其子僧伽率騎掠城下尋引契丹靺鞨攻道

昂苦戰連日乃退。

以_三功臣子拜儀同煬帝崩位拜張掖太守。

隋書曰吐谷渾及堯項羌屢為侵掠世師至郡親自捕擊輒

擒斬之。

深_三為戎狄所憚後拜樓煩太守。

隋書曰帝在洛陽宮世師間始畢可汗將為寇勸帝幸太原帝不從遂有鴈門之難。

儀典^{三四}

世師同心協契父子遇害其後遂絕。

冊府元龜曰唐宗大業末為朔方郡丞時梁師都舉兵將據郡宗抗節不從遂遇害。資治通鑑曰王威高君雅具不知何許人隋煬帝末唐公李淵為太原留守威為副留守雅為郎將淵以隋政荒亂將起兵召募近萬人威君雅見兵大集疑淵有異志留守司兵田德平欲勸威等按募人狀行軍司鎧武士護曰討捕之兵悉隸唐公威君雅但寄坐耳彼何能為德平乃止晉陽鄉長劉世龍密告淵曰威君雅欲因晉祠祈雨為不利淵聞命先伏兵晉陽宮城外及與威君雅共坐視事使劉文静引開陽府司馬劉政會入立庭中稱老密狀淵目威等取狀視之政會不與曰所告乃副留守事淵陽驚曰豈有是耶視其狀乃云威君雅潛引突厥入寇君雅攘袂大詬曰此反者欲殺我耳時已布公塞衢文静因與劉弘基

長孫順德等共執威君雅繫獄已突厥數萬眾寇晉陽輕騎
入外郭北門出其東門眾以為威君雅寔名之也遂皆遇害
讀史質疑曰威君雅可謂忠於謀國矣乃昏主在江都既
未聞郵贈而唐之興王又其仇欲求如堯君素疾風勁草之
褒不可得而後世亦無表彰之者可謂死之最不幸矣

予論曰夫所謂節義非必家罹敵國刀鋸而人嬰暴君奸相
鼎鑊也或赴難或直言或送往事居知其必死而死與決其
必死而若祐之以無死則不死猶死矣故予於捐生諸臣外
又為樂運顏之儀皆不死而死以符節義後為節義美名故
推其心以廣其類云爾

^{二五三五}顧義臣

嗟久之因下詔曰

冊府元龜載詔曰朕初受命值尉遲作亂楊義臣父崇時在
常山典司兵甲與迴隣接又屬至親即自執有司請歸相府

及北夷內侵，輕身重義，馬革言旋，事實幽顯，高官延世，未表

松筠可賜姓楊氏云云。

三五五賜義臣姓楊氏，編之屬籍，為皇後孫。

隋書作皇太孫。

二五三六思恩望見，拔立陣後，故觸於地，策馬赴之，再往不克。

隋書曰：義臣復選騎士十餘人，從之，思恩突擊殺數人，直至

麾下。

三五七詔義臣率遼東還兵擊之，大破士達。

新唐書曰：隋遣太僕卿楊義臣討破張金稱於清河，殘党畏

誅，復北嘯歸寶_{高寶}，建德義臣乘勝欲逐入高雞泊，眾剗根穴，建

德謂士達曰：隋善將，獨義臣耳。新破金稱，其鋒不可當，宜引

兵避之，彼欲戰不得，軍老食乏，乘之可有功。士達不納，留建

德守壁，身將兵逆戰，置酒享士。建德聞之曰：士達未捷，遽自

矜大禍至不日矣。隋兵勝必長驅而來，吾不能獨支，乃留衆
保留壁，帥銳士據險，待後五日。義臣斬士達於陣。

南北史合注

北史卷七十四

列傳第六十二
侍御史梁毗劾奏之。

隋書載毗奏曰：昉位列羣公，秩高庶尹，何乃規趨藁之潤，競錐刀之末，身耽酒徒，家為逋藪，若不糾彈，何以肅厲。

士彥忻、昉兄弟，叔姪，特恕其命。

隋書曰：士彥小男女，忻母妻女，及小男並放，昉與士彥兒年十五以上，遠配。

天下騷動，并州總管李穆頗懷猶豫。

據穆傳內，並無穆豫之說，恐亦來自翻之言。

于冬至日，遣使奉牛酒，饋遺之書。

隋書載其書曰：曩者偽陳獨阻，聲教聊申，薄代應時瓦解，豈宜自同吠主，翻成反噬，卿非吾民，何須酒醴，吾是隋將，何容

句七已合主

北史(六)

卅三

外交卿宜善思生路曉諭黎元能早改迷失道非遠。
建德^{二五四}中以軍功累遷豫州大將軍。

隋書曰周武帝代齊圍晉州慮齊兵來援令衍守千里徑又

從武帝與齊主大戰晉陽追齊師至高壁敗之。

從^{二五四}韋孝寬攻之以功授上柱國。

隋書曰迴猶子青州總管勒率青齊之眾助迴迴敗勒與迴

子惇祐等欲奔青州衍追破之執祐于陣勒惇皆逸衍至濟

州據其城又累破其餘光於濟北。

與^{二五八}左右出獵衡露鬢輿觀叩馬切諫。

通鑑考異曰周武居喪有礼疑衡自叙之妄。

臨^{二五九}死大言曰我為人作何物事而望久活。

張衡奉皇太子命入侍文帝疾俄帝暴崩宜入之本傳內庶

臨死數言方有着落。

以為死非其罪，贈大將軍。南陽郡公諡曰忠。

或曰：衡弑隋文，承旨非造意，然以臣弑君，子弑父，兩大惡，皆兼隋煬身而衡敢承旨為之，非賊臣而何？獨高祖怪唐以創業首君，乃題逆為忠耶？隋書武德初作義寧時，唐高方總大政，於隋恭何與。

是後異枝淫聲咸萃樂府。

資治通鑑曰：時四方散樂大集，東京閭于芳華苑，積翠池側有舍利獸，先來跳躍，激水盈衢，鼉鼉龜鼈，水人蟲魚，遍覆于地。又有鯨魚噴霧翳日，倏忽化成黃龍，長七八丈，又二人戴竿，上有舞者，欬然騰過，左右易處。又有神鰲負山，幻人吐火，千變萬化，伎人皆服錦繡，繒絲舞者，鳴環珮，綴花眊，課京兆河南製其衣，兩京錦絲空竭。

所戮數萬，皆籍沒其家。

句七之二

北史列

卅四

序少生合注

資治通鑑曰玄感圍東都開倉賑給百姓凡受米者皆坑于都城之南。

李雄_{三五五七}

隋書作李子雄。

勃海_{三五五七}人父棠名列誠義傳。

隋書曰父桃枝東平太守與此不同。

及玄感敗伏誅籍沒其家。

資治通鑑曰劉蘭成北海人舉明經初北海賊帥蔡公順帥其徒三萬攻郡城已克外郭進攻子城城中食盡公順自謂克在旦夕不為備蘭成糾合城中驍健百餘襲擊之城見兵繼進公順大敗棄榮走郡城獲全于是郡官及望族分城中民為六軍各將之蘭成亦將一軍有宋書佐者離間諸軍曰蘭成得衆心必為諸人不利不如殺之衆不忍殺但奪其

兵授宋書佐。蘭成恐終及禍，亡奔公順。公順軍中喜譟，欲奉為主。固辭，乃以為史軍事咸聽焉。居五十餘日，蘭成簡中驍健者百五十人，往抄北海。距城四十里，留十人，使多芟草，分為百餘積，二十里，又留二十人，各執大旗，五六里，又留三十伏險要。蘭成有將十人，在距城一里許潛伏。餘八十人分置便處。約聞鼓聲，即抄取人畜亟去。仍一時焚積草。明晨中遠望，無烟塵，皆出樵牧。日向中，蘭成以十人直抵城門。城上鉦鼓亂發，伏兵四出抄掠，雜畜千餘頭，及樵牧者而去。蘭成度抄者已遠，徐步而還。城中雖出兵，恐有伏，不敢急追。又見前有旌煙火，遂不敢進而還。已城中，知蘭成前眾少，悔不窮追。居月餘，蘭成謀取郡城，更以二十人直抵城門。城中人競出逐之，行未十里，公順將大兵驟至，郡兵奔馳還城。公順進圍之。蘭成一言招諭，城中人爭出降。蘭成撫存老幼，禮遇郡

官見宋書佐亦禮之如舊仍資送出境內外安堵時海陵賊帥臧君相聞公順據北海帥其衆五萬來爭公順衆少大懼蘭成為公順畫策曰君相令去此尚遠必不為備請將軍倍道襲擊其營公順從之有將驍勇五千人齎熟食倍道襲之將至蘭成與敢死士二十人前行距君相營五十里見其抄者負擔向營蘭成亦與其徒負擔蔬米燒器詐偽抄者伺間而行得其蹊及主將姓名至暮與賊人肩入負擔巡營知其虛實得其更號乃於空地燃火營食至鼓忽於主將幕前交刃亂下殺百餘人賊衆驚擾公順兵亦至急攻之君相僅以身免俘斬數千收其資糧甲仗以還由是公順党衆大盛及李密據洛口公順以衆附之密敗乃降唐劉蘭成生不遇時猶歷歷吐奇錄之以見草澤有人噫君相不明何辭

南北史合注

列傳第六十三

北史卷七十五

周武帝五六拔晉州意欲旋師韶諫曰

隋書載韶諫曰齊失紀綱于茲累世天獎王室一戰而扼其

喉加以主昏於上民惧于下

平陳五六之役以本官為元府司馬

隋書曰與高頴支度軍械無所壅滯

時巖五六與王韶為河北道行臺僕射

隋書曰時巖與王韶俱以骨鯁知名物議稱二人才俱侔于

高頴由是拜韶為河北道行臺右僕射巖為益州總管長史

愚按二人官職各別不知北史何以混稱

帝五七令侯莫陳昶擊之昶謂監軍曰

隋書載昶曰黠鹵之勢未如激夫去如絕弦若欲追躡良為

自出...

雞及

本鮮卑人其先世為酋長。

北魏孝文帝改為伊氏至周復舊者見魏書氏族志。

自言恥與逆人王謙同名因稱字。

愚按王謙起兵討權臣乃周忠臣也何云逆人如謙稱字以媚堅反為順耶。

李圓通京兆涇陽人少孤賤。

隋書曰父景以軍士隸武元帝家與家僮黑女私生圓通景以為子。

萬乘不宜屢動乃言于帝請止行。

隋書載榮言曰戎狄失禮臣下之事臣聞千鈞之弩不為麋鼠發機豈有親辱大駕以臨小寇。

帝令馳守太原明年炅帝至柳城。

隋書曰：榮遇疾，帝令存問，動靜中使相望。

^{三五七六}中則有賞富貴，日持以為驗。

隋書曰：晃既射而中，帝大笑曰：此天意也。公感之而中耳。因

贈以二婢，情契甚密。

^{三五七六}及隋文受禪，與晃言及之。

隋書載：帝謂晃曰：射雉之符，今日驗否。

^{三五七六}進爵比陽縣公，河間王弘擊突厥。

隋書曰：晃以行軍總管，沒至馬邑，迂路出賀蘭山，擊賊破之。

愚按本史必有此一段，或刊者遺之，觀上句自見。

^{三五七七}父蔚，任周為相，燕恒三州刺史，襄武縣公。

愚考唐書蔚即周八柱國李虎子。

^{三五七七}及趙王等遇害，將加官賞，安頌首曰：

隋書載安言曰：叔父無狀，為凶党蠱惑，覆宗絕嗣，其甘若薺。

南北史合注

北史(一)

廿七

蒙全首領為幸實多。

^{二五七六}諡曰懷。子瓊嗣。少子孝恭最知名。

愚備考唐書宗室傳方知璋孫為江夏王道宗安子為河間王孝恭。不過唐人作隋書欲為兩家和解耳。恐多飾辭。雖然道宗與孝恭同朝時何以遂尔默之。
^{二五七六}後坐事除名配防嶺南道卒。

予嘗論曰。謬哉。李安阱叔璋於死也。夫當周將季時。楊堅實以丞相專政。將移周鼎。其反乎。彼安以襄武公爵。襲自父蔚者。從反正與。誅反正與。曰誅反正則幸也。為我先唱者。有叔璋。在其以梁州刺史與趙王招。圖堅而約安弟哲。內應者正也。乃哲猶曰。寢之則不忠。言之則不義。而安獨曰。丞相父也。不可背。則試問堅以周外戚。肆焉謀篡。而吾與合謀者忠乎。抑義乎。又問招以周親藩。奮然誅篡。而吾與協誅者不忠乎。

柳不義乎。奈何以璋反告而誅之死。則請正言詰安曰。若而父蔚至今存。今將孰向彼周上公也。非討堅。曷報君父恩。夫叔志猶父志。當父命奉。而奈何獨父一權。相謂他人父背。甚醜哉。安曰。將殺璋。後遂絕無怙怙狀。而以位高金多。揚揚有誦乎。則人猶得脂而唾之曰。若國賊負君。若家賊賣叔耳。胡始辭賞。則泣辭曰。豈可將叔父之命。以求官賞。胡繼受封。則又泣辭曰。雖家門獲全。而叔父遭禍。巧哉安也。以厚言硬口。文其忍心。幾何不使旁觀者見。此謂安實愛叔。特以義奪愛。而無情數行。遂掩忠逆而倒置之乎。夫李崇以叔穆附堅。故亦勉附堅。然猶慨然內恨。以國難不扶。無顏處世為言。是崇雖身反。猶不舌反。而安獨身與舌俱反。反者安耳。豈叔璋耶。若崇叔穆者。乃真反也。

三五九
尚希時見天下州郡過多表言。

冊府元龜曰自秦并天下罷侯置守漢魏及晉邦邑屢改
父憂去職柴毀骨立未朞

隋書曰起令視事固讓不許

開皇中歷資邱二州刺史

隋書曰冉麗羌什亂攻收山金川二鎮沙羅率兵擊敗之
帝哭之甚慟贈尚書右僕射光祿大夫

金石錄載壽碑云贈尚書右僕射光祿大夫封博平侯史不

載予詳錄其贈蓋以罪壽子敬之党逆辜恩也
請赦高遵之罪有君子風焉

愚按此一事也以私情廢國法兩者俱失何云有君子風

南北史合注

列傳第六十四

北史卷七十六

齊^{三五}安德王延宗懼而出降。

及^{三五}大業初恩澤彌厚恐為國患乃上表。
愚按延宗力屈被擒未嘗降也奈何冤之。

隋書載表曰竊見國家容受啓民資其兵食假以地利竊所
未安何也夷狄之性無親而貪弱則歸投強則反噬其本心
也梁化侯景近事之驗以臣量之必為國患。

高麗^{三五九二}晝閉城門不敢出。

隋書曰時縱兵大掠稍失部位高元第建武募敢死士五百
邀擊護兒因却此營海浦以待期會。

護兒^{三五八三}曰賊勢破矣吾在闔外事合專決。

隋書曰吾在闔外事合專決豈容千里稟聽成規俄頃之間

列傳第六十四

北史(四)

卅九

月少月合

動失機會勞而無功固其宜也。

^{二五九四}加右光祿大夫子蓋曰願奉丹陛。

隋書載子蓋曰臣常為外臣未居內職不得陪屬車奉丹陛

溘死邊城沒有餘恨。

^{二五九五}帝欲選精騎潰圍出子蓋及來護兒諫。

隋書載子蓋諫曰陛下萬乘之主豈宜輕脫一朝狼狽雖悔

不追未若守城以挫其銳四面徵兵可立而待。

^{二五九六}從楊素致討羅睺先登大破之。

隋書曰時鹵眾甚盛羅睺自素曰賊陣未整請擊之乃與輕

勇二十騎直衝鹵陣從申至酉短兵屢接大破之。

^{二五九九}猛引師急進法尚設奇兵大破之。

隋書曰猛引師急進法尚陽為畏懼自保於江曲猛陳兵挑

戰法尚先伏輕舸于浦中又伏精銳於古北邨自張旗幟迎

流拒之，戰數合，偽退。登岸投古村，猛舍舟逐之。法尚又疾走，行數里，其村北軍合，猛退走。赴舟，既而浦中伏舸，取其舟，建周旗幟，猛因是大敗。

^{二五九}及代陳

之役，以行軍總管隸秦王俊。

隋書曰：法尚率舟師三萬出樊口，陳城州刺史熊門超出師

拒戰，擊破之，擒超於陣。

^{二六〇}捕得

其弟光略，光度追斬光仕。

隋書曰：光仕率勁兵保白石洞，法尚捕得其弟，大獲家口。其

党有未降者，輒歸其妻子。居旬日，降者數千人。法尚遣兵列

陣以當，光仕親率奇兵蔽林設伏。兩陣始交，法尚馳擊其柵，

柵中人皆走散，光仕大潰，遂斬之。

^{二六一}雋州

烏蠻反，詔法尚便道討擊破之。

隋書曰：法尚軍將至，賊棄州城散走山谷，捕不能得。法尚遣

使慰諭假以官師偽班師日行二十里軍再舍潛遣人覘之知其首領盡歸柵聚飲相賀法尚遣步騎數千襲擊破之

車為壁壘重設鉤陳此與據城何異

隋書曰若戰而捷抽騎追奔或戰不利屯營自守

明年復臨滄海在軍遇疾卒

隋書曰法尚在軍疾甚謂長史崔君用曰吾再臨滄海未能

利涉立志不果命也

遷工部尚書後拜魏郡太守尚書如故

隋書載帝謂玄曰魏郡衝要民多奸宄是用煩公此郡去都

非遙宜數往來詢謀朝政賜物五百段而遣之

屯軍金谷掃地而祭文帝曰

隋書載玄祭文曰楊玄感負恩躬為蛇豕蜂飛蟻聚犯我王

略臣二世受恩一心事主董率熊羆志梟凶逆

典賊頻戰不利，死傷大半。

雜記曰：每戰方接，官軍皆坐地棄甲，以白布裹首，聽賊所掠。先後十三戰，俱不利。

景率士卒殊死戰，屢挫賊鋒。

隋書曰：諒遣劉訥襲景，戰於城東，升樓射之，無不應弦而倒。選壯士擊之，斬獲略盡。諒復遣嵐州刺史喬鍾葵率勁勇三萬攻之，景戰士不過數千，加以城池不固，為賊衝擊，崩毀相繼。

遂歸柳城，還幽州，遇賊見害。

噫！等死耳，惜哉！景不死於江都之難也。

竇建德率精銳數百夜來襲之，大敗。

新唐書曰：隋右翊衛將軍薛世雄督兵三萬討建德，比河間七里井，建德以勁兵伏旁澤中，悉拔諸城，偽遁，世雄以為畏。

稍弛備，建德率敢死士千人襲之，會大霧晝冥，跣步不可視，隋軍驚逐，潰相騰藉，死者如邱。世雄引數百騎亡去，盡得其衆。革命記曰：帝以李密在洛口，征遼回日，令世雄於留鎮兵內簡練精銳，及幽易驍勇討密，徑過處若有草窳，隨便誅翦，仍令王世充等諸軍並取世雄處分世雄，乃自領精兵六萬至河間郡城下，立營州縣，皆備牛酒軍糧以待。時建德無糧，兵士先皆分散，餘軍不滿千人，在武強縣境收麥充食，聞世雄兵至河間，惶懼無計，乃問一女巫欲走避之如何，巫云不免，問欲首如何，亦不吉，問欲掩其不備擊之如何，巫云今夜天未明至大吉，卜時日巳午，卜處去河間一百四十里，建德簡精兵三百八十人先行，餘勒續發建德與衆決云，夜到即攻，明即降之，吉凶在此舉耳，遂行，去世雄營二里，天已屬明，又聞吹角聲，建德惶惑欲降，須臾大霧急起，建德曰：天助

我也引兵入營攻之。兵大亂。世雄左右先已裝束擬發。世雄
遂上馬奔走。仍中數槍。僅免。
其^{二六〇七}高位厚秩。非虛致也。
文振負國棄母。甘附權臣。忠孝兩虧。何以不加指摘。

新刊
古今
圖書

南北史合注

列傳第六十五

北史卷七十七

若從我計則貴及子孫不然分腰領矣。

隋書曰政詭曰惟命。

然降及後代風教漸落魏之三祖。

愚按曹魏武帝廟號太祖文帝廟號高祖明帝廟號烈祖或

註為元魏諸君稱祖者大誤。

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惟是風雲之狀。

據諤四語仍雕蟲夙習耳俗之入人膏盲者乃爾。

上書具陳其弊請加罪黜以懲風軌。

隋書載諤奏曰世子喪道極於周代用人惟信其口取士不

觀其行矜誇自大便以幹濟蒙擢謙恭靜退多以恬嘿見遺

是以通表陳誠先論己之功狀承顏敷奏亦道臣最用心自

銜自媒都無慙恥自隋受命此風應改况乃大臣仍遵敝俗如聞刺史入京朝覲乃有自陳句檢之功諠訴階墀之側言辭不遜上瀆冕旒凡如此輩具狀送臺明加罪狀以懲風軌

^{三二八}大業

七年終於家所舉薦杜如晦房玄齡等

丹府元龜曰稱為吏部侍郎見杜如晦聰悟美風調精彩絕人謂其有應變之才棟梁之用又房玄齡年十八校讐祕書省一見嗟嘆不已曰僕閱人多未嘗見此賢必成偉器但恨不覩其縱壑凌霄耳

^{三三二}竊見

左僕射越國公楊素幸遇愈重權勢日隆

隋書曰縉紳之徒屬其視聽忤意者嚴霜夏零阿旨者膏雨冬澍榮枯由其唇吻廢興任其指麾

^{三三三}俱稟成實

非專己能留從事同功勞須等

愚按隋書有曰昔蕭何留守茅土先于平陽穆之居中沒後

猶蒙優策，但一時朝士，誰為何其穆之者，何乃濫賞如是。陛下留心政道，無憚疲勞。

^{二六五}伏願 隋書曰：亦由羣官惧罪，不能自決，取判天旨，聞奏過多。思臣至言，少減煩務。

隋書曰：以怡神為意，以養性為懷。思武王安樂之義，念文王勤憂之理。若經國大事，非臣下所裁斷者，伏希詳決，自餘細務，責成所司。

^{二六五}若更有聞見，宜數言之。遷大理少卿。

隋書刑法志曰：高祖常發怒，六月，棒殺人，綽固爭曰：季夏之日，天地成長，庶類不可。此時誅殺，帝報曰：六月雖曰生長，必有雷霆，我則天而行，何不可。遂殺之。

^{二六五}命左右釋之。刑部侍郎辛曹。

朝野僉載曰：宣為吏部侍郎，選舉不公，有選人勝曰：枉州抑。

南北史合注

北史(一)

四

○縣屈滯鄉不申里銜恨先生問大隋吏部侍郎辛亶曰當
今天子聖明外拓四方而子位處權衡居進賢之首理應識
是識非知滯知微使無才者泥伏有用者雲飛奈何尸祿素
餐濫處上官黜陟失所選補傷殘小人在位君子駁彈莫不
代子戰灼而子何以自安亶曰百姓為國不可皆識誰厚誰
親為樂賞者必喜被責者自嗔得官者見喜失官者見疾
細而論之非亶之失先生曰是何疾與是何疾與不識何以
防其名官少何不簡其精細尋狀跡足識家法細尋判驗足
識文華寧不知石中出玉黃金出沙量子之才度子之智祇
可股之四夷以禦魑魅怨嗟不少實傷和氣辛亶再拜謝曰
幸蒙見責實覺多違謹當亂肌貫骨改過懲非請先生縱亶
自脩捨亶之罰如更有違甘從斧鉞先生曰如子之輩車載
斗量朝廷多才立須相代那得久曠天工待子自作急去急

去不得久住，喚取師巫，却行無靈，置掩泣而言曰：「罪過自招，自滅自消，豈可更將面目來污聖朝？」先生曳杖而歌曰：「卒直去，吏部明開賢路，遇太平，今年定知不可後，後歲依期更入京。」

明_三日

謝綽勞勉之，賜物三百段。

隋書刑法志曰：大理掌固來曠，上封事言大理官司賣法，帝以為忠直，遣每旦於五品中參見。曠又告綽濫免徒囚，帝使信臣推驗，白其誣。帝又怒曠命斬之。綽又固爭，以為曠不合死。帝拂衣入閣，綽又矯言：「臣更不理曠，自有他事。」帝命引入閣，綽再拜請曰：「臣有死罪三，臣為理少不能制馭掌固，使曠觸桂天刑，死罪一；囚不合死，臣不能死爭，死罪二；臣無他事，而妄言求入死罪三。」帝解顏，賜綽二金盃，酒飲訖，并以盃賜之。曠因免死，配徙廣州。

而縛守法俱為稱職。

隋書刑法志曰高祖嘗於殿廷殺人兵部侍郎馮基固諫不從帝亦尋悔宣慰基而怒羣臣不諫者。

南北史合注

列傳第六十六

張淵

北史卷七十八

本史淵作瀚避唐高祖廟諱。

授承相府大都督領鄉兵賀若弼鎮江都。

帝為之流涕購得其屍。

隋書江都作壽春。

隋書載詔曰鐵杖志氣驍果夙者勳庸陪麾問罪臨陣先登

節高義烈身隕功存宜賚殊榮用章碩德。

仁恭遂進軍至新城破其軍。

隋書曰賊數萬背城結陣仁恭率勁騎一千擊破之。

劉武周與仁恭侍婢姦通恐事洩遂害之。

隋書載武周恐事洩將為亂每宣言郡中王府君不開倉救

南北史合注

北史

自日三人以

民激怒吏民以此皆怨之後仁恭正坐廳事武周率其徒數

十人大呼而入

^{二六三}元進及其偽僕射朱燮僅以身免

隋書曰劉元進攻潤州帝徵緒討之緒率眾至揚子津元進自茅浦將渡江緒擊走之因濟將背水為柵明旦元進來攻又大挫之賊解圍去緒進軍曲阿元進復結柵以拒緒挑之元進出戰陣未整緒以騎突之賊眾遂潰赴江水死者數萬元進挺身夜遁歸保其壘偽署僕射朱燮管崇等屯於毗陵連營百餘里緒乘勢進擊復破之賊退保黃山元進及燮並以身免

^{二六四}張大

彪宗世模等保懸簿山帝令純討破之

隋書曰純初開營不與賊戰屢挑之不出賊以純為怯不設備縱兵大掠純選精銳擊之合戰於昌慮大破其眾

俱羅與數騎奔擊，瞑目大呼，可當皆被靡。

隋書曰：出左入右，往還如飛。

又數以軍功累遷至武貴郎將，及山東盜賊起。

隋書曰：魏刁兒自歸，歷山飛，眾十餘萬，劫掠燕趙。

阻洛水相持經年，辯攻敗密。

隋書曰：辯率諸將攻敗密，因薄其營，破外柵，密營潰。

至中流為溺人所引墜馬。

隋書曰：辯時身被重甲，敗軍前後相蹈藉，不能復上馬。

突厥始畢圍鴈門，萬善奮擊之，所向皆破。

隋書曰：每賊至，獨出當其鋒，或下馬坐地，引強弓射賊，所中

皆殪。

乘勝逐北，至其柵破之下。

隋書曰：偁利堪背柵而陣，積盡銳擊之，從辰至未，苦戰不息。

自七尺合主

北史

四七

自^{三三四五}日意解乃出之才酒泉人。渴利飛自以軍疲引入柵，積遂填塹，擊破其柵。

愚按此數人者，雖生死殊，而諫同，予故彙而成傳。獨郡人不知姓名，惜乎！民衆愛仁，見北史本紀，宗才郡民錄通鑑。冊府元龜曰：時有李桐客，大業末為門下錄事，煬帝幸江都時，四方兵起，謀徒都丹陽，召百寮會議，公卿希旨，皆言巡狩吳會，復禹之績。獨桐客曰：江南卑濕，地狹州中，內奉萬乘，外給三軍，吳人力屈，忍不堪命，且踰越險阻，非社稷福。御史奏其謗，訟僅得免死。

南北史合注

列傳第六十七

北史卷七十九

宇文述字伯通代郡武川人。

又與諸將破尉遲迥於永平橋以功超拜上柱國。

隋書曰述先鋒陷陣俘馘甚衆。

以舟師自東海至亦受述節度。

隋書曰陳永新侯陳君範自晉陵奔瓌并軍合勢立柵於晉陵城東又絕塘道留兵拒述瓌自義興入太湖謀掩述後述進破其柵迥兵擊瓌大破之前軍復陷吳州瓌以餘衆保色山燕榮又破之述進至奉公埭巖君範以會稽請降面縛路左。

述雅知約請朝京師與約共圖廢立。

南北史合注

北史

四八

愚按此舉也。首為煬帝謀奪嫡者，述而他日弑煬帝於江都者，即述子化及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夫。

又平壤險固，卒難致力，遂因其詐而還。

革命記曰：述至平壤城頭，即樹降幡。約至五日，檢錄簿籍圖畫，開門待命。及期過五日，述頻促之，亮無報答。但云船糧已敗，却回矣。公令更何待？乃揚旌拒守，分兵據險要。述知被欺，即卷甲歸。每日設方陣行，四面俱受敵，殺傷既眾，糧食又盡。至閔鄉皇天原，與玄感相及。

隋書曰：述與來護兒列陣，當其前，遣屈突通以奇兵擊其後，大破之。

斬其首傳行在可。

資治通鑑曰：玄感党與被擒，述奏凶逆之途，臣下所當痛疾，不為重法，無以戒將來。帝曰：聽公所為，述乃就野外縛諸應。

刑者於格上以車輪格其頸使文武九品以上皆持兵斫射亂發矢如蝟毛支體糜碎猶在車輪中玄感弟積善與幸福嗣仍加車裂皆焚而揚之積善自言手殺玄感望免死帝曰梟類耳更其姓梟氏。

^{二六五三}權受少府丞十一年累遷屯衛大將軍。

愚按王世充篡東魏隋以定興為太尉又先與段達同逼東

^{二六五四}恭帝遜位者亦定興也何以不戮方入城解衣辮髮託以主救乃釋。

隋書曰以公主故久乃釋此乃云主救之則成他日弑君之

禍者主也主知義抱忠另有傳此一字不可不辨。

^{二六五五}中外交通所謀益急又趙行樞先交智及。

隋書曰行樞樂人之子家產巨萬。

^{二六五五}行樞世良請以化及為主約定方告化及。

南史

北史

四九

蒲山公傳載宇文士及說德戡等曰足下因民心謀非常事
逃非上策德戡曰奈何士及曰官家雖無道士民尚畏服聞
公叛亡必急追捕不如嚴勒士馬攻其宮闕囚人之欲黜廢
昏凶推立明哲天下安而吾徒亦安矣縱事不成威聲大振
足使官家膽懾不敢追討遲疑問自延數日比其議定公等
行亦遠矣去住俱萬全不亦可乎德戡大悅欲推化及為主
士及佯驚曰此非意所及但與公等救命耳

二五五
遂殺

將軍獨孤盛武貴郎將元禮引兵進

資治通鑑曰帝先選驍健官奴數百人置宣武門謂之給使
以備非常待遇優厚至賜以官人司宮魏氏為帝所信化及
等結為內應是日魏氏矯詔悉聽給使出外倉卒時無一人
在者

二五六
奉陛下還京耳帝曰即為汝歸

令將

資治通鑑曰：校尉令狐行達拔刀直進，帝映窓扉謂之曰：汝欲殺我耶？對曰：臣不敢，但欲奉陛下西還，與此不同。

帝出江都門以示羣賊，因復將入。資治通鑑曰：化及入朝堂，裴度通謂帝曰：百官悉在朝堂，陛下須親出慰勞，進其從騎。帝乘之，帝嫌其鞍勒弊，更易新者，乃乘之。度通執輿，挾刀出宮門，賊徒喜譟動地。化及曰：何用持此物出？丞還與手，於是引帝還寢殿。德戡等拔白刃侍立，帝笑曰：我何罪焉？文學曰：陛下違棄宗廟，巡遊不息，外勤征討，內極奢淫，丁壯盡於矢刃，女弱填於溝壑，四民喪業，盜賊蜂起，專任佞諛，飾非拒諫，何謂無罪？帝曰：我實負民，爾輩榮祿兼極，何乃如是？今日之事，孰為首耶？德戡曰：普天同然，何止一人，化及又使封德彝數帝罪，帝曰：卿乃士人，何為亦爾？德彝慙而退。

自北...
遣令孤行達弒帝宮中。

資治通鑑曰賊欲弒帝帝曰天子死自有法何得加以鋒刃取鴆酒來文舉等不許復令孤行達頓帝令坐帝自解練巾殺行達縊殺之初帝自知必及禍常以嬰貯毒藥自隨謂諸幸姬曰若賊至汝曹先飲之然後飲我及亂顧索藥左右皆逃竟不得蕭后與諸宮人撤溲牀板為小棺殯于西苑流珠堂。

唯留秦孝王子浩立為帝。

資治通鑑曰化及以左武衛將軍陳稜為江都太守綜領留事令內外戒嚴云欲還長安皇后六宮皆依舊式為御營營前別立帳化及視事其中伏衛部位皆擬乘輿。

唐遣淮安王神通安撫山東。

隋書曰并招化及化及不從噫逆賊豈可招不及竇建德伏

義鳴鼓遠矣。

三五七
神通圍之十餘日，不克而退。

竇建德患眾攻之。

建德事見新唐書者不詳注，惟注其與隋相涉者。

新唐書曰：建德貝州漳南人，初為盜，保高雞泊，傾身接物，執苦與士卒均，能致人死力。復自稱將軍，初他盜得隋官及士人必殺之，惟建德恩遇甚厚。隋郡縣吏多以地歸之，勢益張。兵至十餘萬。大業十三年，築壇塲於河間樂壽，自稱長樂王。十四年更號夏王。建元丁丑，敗隋右翊衛將軍薛世雄，攻河間。郡丞王琮未下，聞煬帝遇弒，琮率吏發喪，乘城大臨。建德使人吊之，為退舍，飭饌具。琮率郡屬素服，面縛軍門。建德親釋其縛，與言。隋王琮伏哭極哀。建德亦為泣，麾下以琮久拒守，多殺士，請烹之。建德曰：琮忠臣，吾方旌擢以勵事君，且往為盜，可殺人，今將安民定天下，而害忠乎？即令其君曰：與琮

隙者敢輒搖罪三族授琮瀛州刺史始都樂壽備百官準開
皇故事國號夏改元五鳳新唐書載竇建德語其下曰吾
隋民隋吾君也今化及弑之大逆不道乃吾仇欲為天下誅
之何如其臣宋正本等對曰大王奮布衣起漳南隋之列城
莫不爭附者以能伏順扶義也化及為隋姻里倚之不疑今
戕君而夸其國仇不共天請鼓行執其罪建德善之即引兵
討化及

數^二其^五弑^七逆并二子承基承趾皆斬之

資治通鑑曰化及且死更無餘言但云不負夏王

傳首突厥義臣公主梟之鹵庭

資治通鑑曰建德得隋宮人千數悉放之其文武驍果尚萬
餘各聽所之乃以誅化及報越王侗時已稱帝侗封之夏王
隋官如襲矩何稠崔君庸等皆授以顯秩餘皆隨才署職委

太祖

初以隋朝弑逆罪除名徙嶺表死。資治通鑑曰：度通常言除隋啟唐，自以為功，頗有觖望之色，及得罪，怨憤死。舊唐書曰：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君雖不君，臣不可不臣。裴虔通煬帝舊左右，而親為亂首，豈可猶使宰民訓俗？乃詔曰：天地定位，君臣義彰，雖時經治亂，主或昏明，疾風草勁，繩繩無絕，剖心熱體，赴蹈如歸，夫豈不重七尺軀，重百年命？諒由君臣義重，名教可先，故能明大節於當時，立清風於身後。趙高殞二世，董卓鳩弘農，人神所疾，異代同憤，況凡庸小豎，自懷兇悖，避觀典策，莫不誅夸，辰州刺史

遺腹子正道為鄖公。

長蛇縣男裴虔通昔在隋代委贄晉藩煬帝以舊鄉之情特
相愛幸遂志茂君親潛圖弒逆密伺間隙始結羣醜長戟流
矢一朝竊發天下之惡就云可忍宜其夸宗赫首以彰大戮
但年代異時累逢赦令可特免極刑除名削爵遷醜州又詔
萬州刺史牛方裕絳州刺史薛世良廣州都督長史唐奉義
隋虎牙郎將元禮並於隋代蒙任用乃協宇文化及構成弒
逆宜依裴虔通除名配流嶺表貞觀七年又詔曰宇文化
及弟智及司馬德戡裴虔通孟景元禮楊覽唐奉義牛方裕
薛良元敏馬舉元武達李孝本李孝質張愷許弘仁令狐行
達席德方李復等大業季年咸居列職或恩結一代任重一
時乃包藏凶慝罔思忠義爰在江都遂行弒逆罪百閭趙譽
深梟獍雖事是前代歲月已久而天下之惡古今同棄宜置
重典以勵臣節其子孫並禁錮勿令齒叙愚按裴虔通等

朋弒俱宜無分首從與宇文化及同戮唐高祖容而不誅又封之視竇建德有慙德矣太宗兩詔雖快但法不蔽辜終不如建德是舉尤快然則唐高祖之建德也何哉。

相持

不戰後因其懈出兵奮擊大破之。

新唐書曰世充保都梁山不戰羸兵示弱讓笑曰世充文法吏安知兵吾今生縛之鼓行下江都矣時百姓皆入保野無所掠讓衆餒又苦五壁閉道不得南即分兵圍之世充數戰陽不利走壁讓益驕數日稍分其下南略纔留兵足圍壁毋世充知賊懈夜夸竈撤幕為方陣外向毀垣旦出奮擊大破之。

帝以

世充有將才始遣領兵討諸小盜所向破之。

略記曰坑其衆二十餘萬於黃亭澗澗長數里深澗數丈積尸與之平。雜記曰世充貪而無信利在子女資財坑八千

唐少府監注

餘人於黃山下。

世充二六六乃引軍渡洛水逼倉城。

新唐書曰有氣若城壓其營。蒲山公傳曰密築長城掘浮

塹周圍六十里自固。

李密二六六與戰世充敗績。

略記曰世充移兵洛北仍令諸軍臨岸布兵別造浮橋橋先成者輒渡前後不一密伏兵發遂敗績。資治通鑑曰虎賁郎將王辯破密外柵密營中驚擾將績世充不知鳴角收眾密因率敢死士乘之世充大敗。

曜三六三敗三六三世充遂攻門而入。

河洛記曰初元文都欲自為御史盧楚已為宣詔王世充固執不可乃止文都大恨盧楚私謂文都曰王世充外軍一將領軍屢奔吾方圖外賊且從捨過翻更宰制人跋扈縱橫不

陳忍為國患文都以為未可欲當朝上奏縛之御前楚善之
文都懷奏入殿趙季卿私告世充遂奔含嘉作亂與此不同
不敢背國言訖陳謝。

資治通鑑曰世充既殺元盧入見皇泰主于乾陽殿皇泰主
責以擅誅世充拜伏流涕謝曰臣蒙先皇采拔粉骨非報文
都等包藏禍心欲名李密危國疾臣違異深積猜嫌臣迫于
救死不暇文奏若內懷不臧違負陛下使臣闔門殄滅辭淚
俱發皇泰主以為誠與語久之世充又于劉太后前披髮為
誓稱無二心。

密出二六三兵應之陣未成列兩軍合戰。

壺關錄曰王世充與密戰牽親類密者過陣前云已獲李密
矣密兵遂亂革命記曰世充先于眾中覓得狀如密者陰
畜之至偃師城下與密未大相接遽令數千騎馳將所畜人

古史卷之三

首來云殺得李密。世充佯不信。遣衆共視。咸言是。遂于城下

密以_三數十騎道。世充收其衆而還。

資治通鑑曰。初世充將戰。誓衆曰。今日之爭。非直爭勝負。死

事無大小。悉關太尉府臺省監署。莫不闐然。

新唐書曰。世充設三榜於府外。一求文學。堪濟世務者。一武
幹絕衆。摧鋒陷陣者。一能治冤抑者。由是上書陳事。日有數
百。皆慰勞省接。雖吏卒必飾詞誘納。而世充素詭妄。不能讎
其語。士大夫遂二。初殺元支都等。欲詭衆取信。請事。伺母劉
太后為假子。至是。加稱聖感皇太后。散騎常侍崔德本曰。比
王莽文母何異乎。後食。伺前得嘔疾。疑見毒。遂不復朝。

明年_三自稱相國。受九錫。備法物。

通鑑曰世充寇新安外示攻取實名文武附己者議受禪李
世英曰四方所以馳赴東都以公能中興隋室故也今九州
之地未清其一處正外踣恐遠人背叛去矣長史韋節楊續
等皆言隋氏數窮在理昭然而太史令樂德融又言昔年長
星出乃除舊布新象今歲星又在角亢亢鄭之分野宜極順
天道獨外兵曹叅軍戴胄曰君臣猶父子休戚同之莫若竭
忠殉國則國家俱安矣世充詭稱善及議受九錫復固諫世
充怒出為鄭州長史

餘兄弟子姪徙蜀在道皆坐謀反誅

隋書曰化及庸儒下才荷恩累葉王世充斗筲小器遭逢時
幸俱蒙獎擢禮越舊臣或躬為戎首或親行醜毒譽深指鹿
事切食蟠故梟獍凶魁相尋菹戮蛇豕醜類繼踵誅夸快忠
義于當年垂炯戒于來葉嗚呼為人臣者可不殷鑒哉

予之跋南史賊臣也。則賊其君劉裕輩矣。北為誰。曰高洋。賊以殺其君魏靜。楊堅賊以弑其君周靜。宇文泰名臣而實主亦賊。以連弑二君。雖然。若輩皆橫於賊。而獨元修橫于賊。又愚于賊。典故君擘恭朗。皆同枝。而先後加害。且加于恭。所保全之輩。則橫與華恭朗。皆逼。迫權臣。搖搖然處天位。若懸旌而不相憐。反相殘。則愚。或曰楊廣兼弑君父。尤甚。然廣亦橫於賊。而獨橫兼以愚者。修賊風斯下矣。噫。於爾朱兆。宇文化及等何誅。

明興化李 清映碧著

南北史合注

北史第八冊下 卷七十三至卷七十九

本冊編集者 古既 張良權

全書統纂者 鄧山 徐靜波

白二八八

北史

五五下

庫本史合注

三二七

三二八

明興化李清著

南北史合注

北史第九冊^上卷八十至卷八十四

南北史合註

列傳第六十八

北史卷八十

獨孤羅蕭歸附其家傳。

歸今改南史餘皆并入此篇。

諸部大人請訥兄弟奉道武為主染干不從。

魏書載訥曰帝大國世孫興復先業當相推獎汝獨異議豈

是臣節。

密計相助故寵遇尤隆詔蓋尚之。

愚按公主通密計相助非內夫家而外父母家之義又以國

后改嫁非從一而終之義宜著之沮渠牧犍傳內以暴其罪。

太師大丞相太尉公錄尚書事冀州刺史。

愚按胡后以淫后贈罪臣猶不足怪孝武此舉有以知其祿

命不延矣。

南史已全主

北史九

一

二六八臨死與太后訣云母子善臨天下。

魏書云、勿視大臣面也。

二六九葬日百官會葬乘輿送郭外。

愚按、孝靜既贈外祖、又爵元舅、而皇考清河王亶、仍為大司馬、反臣之封母、不封父、豈非劫于權臣邪說乎、可為浩歎。

二七〇昂為趙州分不利胡王未幾長仁死。

史糾曰、是占也、謂長仁胡姓、又封隴東郡王故耶、將安定衣冠之裔、無端變為旄頭、鱗介之傳、傳會成說、徒資盟噓。

南北史合註

列傳第六十九

北史卷八十一

張偉二七一字仲業。

魏書曰小名翠螭。

本國二七〇大中正出為營州刺史。

魏書曰偉在州郡以仁德為先不任刑清身率下宰守不敢

為非。

并陳二七二壽三國志名曰國統。

名曰國統果何所統惜不傳。

奇甥二七三常矯之仕歷郡守。

魏書曰神龜中矯之上書陳時政所宜言頗忠正。

孫惠蔚二七六武邑武遂人。

魏書曰小字陁羅。

月七乙一主

北史九

二

宣武^{二七七}即位後仍在左右敷訓經典。

魏書禮志載、惠蔚表曰、臣聞國之大祀、莫過禘禘、所以合享、聖靈審諦、昭穆遷、毀有恒制、尊卑有定體、是以三王創制、仲尼祖述、定為不刊之式、暨秦燔詩書、鴻籍泯滅、漢氏興求、拾綴遺篆、淹中之經、孔安所得、惟有鄉大夫士饋食之篇、而天子諸侯享廟之祭、禘禘之禮盡亡、曲臺之記、戴氏所述、然多載尸灌之義、牲獻之數、而行事之法、備物之體、莫具、今之取證、惟王制一簡、公羊一冊、自餘經傳、無可依攬、是以兩漢淵儒、魏晉碩學、咸據斯文、以為朝典、伏維孝文皇帝、禮括殷周、樂宣韶濩、六籍幽而重昭、五典淪而復顯、陛下繼文垂則、而禘禘二殷、蒸嘗合享、皆國大事、為先皇所留心、敢陳所懷、謹按王制曰、天子植初禘禘、禘嘗、禘蒸、鄭玄曰、天子諸侯喪畢、合先君之主、於祖廟而祭之、謂之禘、後因以為常、魯禮三年

喪畢，禘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爾後五年再殷祭，一禘一禘。春秋公羊、魯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傳曰：大事者何？大禘也。大禘者何？合祭也。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廟。五年再殷祭，何休曰：陳者，陳列太祖前，太祖東向，昭南向，穆北向，餘孫從王父。父昭，子穆，又曰：殷盛也。謂三年禘，五年禘，禘異於禘者，功臣皆祭也。禘猶合，禘猶諦也。審諦無所遺失，察紀傳之文，何鄭禘禘之義。三年喪畢，禘祭太祖，明年春祀，遍禘羣廟，此禮之正也。魏明帝以景初三年正月崩，至五年正月積二十五晦為大祥，太常孔美等謂禘在二十七月，到其年四月，依禮應禘，散騎常侍王肅等謂禘在祥月，至其年二月，禮應禘祭，雖孔王異議，大人殊制，至於喪畢之禘，明年之禘，其義一焉。陛下取鄭舍王禘，終此晦來月中旬，禮應大禘，明年春享，咸禘羣廟，自茲以後，五年

為常。又古之祭法，時禘並行，天子先禘後時，諸侯先時後禘。於古為當，在今則煩。且通時之制，聖人弗違，當禘之月，宜減時祭。何者？心制既終，二殷惟始，禘禘之正，實在於斯。若停而缺之，惟行時祭，七聖不聞合享，百辟不覩盛事，何以昭令聞而垂後昆？請付禮官集定儀注，疏上，命付八坐五省等參議，皆言惠蔚所陳宜從，獨時莫難省，請移仲月擇吉則可。

^{二七六}惠蔚

曾孫靈暉少明敏有器度。

北齊書曰：惠蔚一子早亡，其家書籍多在，靈暉年七歲便好學，日誦數千言。

^{二七九}鬱鬱

不得志為五言詩贈京邑知友。

隋書載萬壽詩曰：賈誼長沙國，屈平湘水濱。江南瘴癘地，從來多逐臣。粵余非巧宦，少小拙謀身。欲飛無假翼，思鳴不值辰。如何載筆士，翻作負戈人。飄飄如木偶，棄置同留狗。失路

乃西浮、非狂亦東走、歲晚出函關、方春度京口、石城臨獸據、
天津望牛斗、牛斗盛妖氛、梟獍已成羣、郗超初入幕、王粲始
從軍、裹糧楚山際、被甲吳江濱、吳江一浩蕩、楚山何糾紛、驚
波上濺日、喬木下臨雲、繫越恆資辨、渝蜀幾飛文、魯連惟救
患、吾彥不爭勳、羈遊歲月久、歸思常搔首、非關不樹萱、豈為
無杯酒、數載辭鄉縣、三秋別親友、壯志後風雲、衰鬢先蒲柳、
心絮亂如絲、空懷疇昔時、昔時遊帝里、弱歲逢知己、旅食南
館中、飛蓋西園裏、河間本好書、東平惟愛士、英辨接天人、清
言洞名理、鳳池時寓直、麟閣常遊止、勝地盛賓僚、麗景相携
招、舟泛昆明水、騎指渭津橋、祓除臨灞岸、供帳出東郊、宜城
醞始熟、陽翟曲新調、繞樹烏啼夜、雌麥雉飛朝、細塵梁下落、
長袖掌中嬌、懽娛三樂至、懷抱百憂消、夢想猶如昨、尋思久
寂寥、一時牽世網、萬里逐波潮、迴輪常自轉、懸旆不堪搖、登

高視衿帶、鄉關白雲外、回首望孤城、愁人益不平、華亭宵鶴
唳、幽谷早鶯鳴、斷絕心難續、愴恍魂屢驚、羣紀通家好、鄒魯
故鄉情、若值南飛雁、時能話死生。

^{三七九}斛律

武都刺史克州性貪暴。

愚按斛律武都既貪暴、豈可出為刺史、光以功臣取禍、或亦
由此讀史者、須從冷處著眼可也。

^{三七二}遵明

弟子通直散騎常侍李業興表求加策命。

魏書載業興表曰、伏見故處士、克州徐遵明、處靜無悶、居約
不憂、鑽經緯微言、研聖賢妙旨、莫不入其門戶、踐其堂奧、是
故四方知音之類、延首慕德、跣踵依風、每精廬暫闢、杖策不
遠千里、束脩受業、編錄將踰萬人、既以碩德重望、首蒙禮命、
方申荐奏之恩、遽懷守壑之志、潛居樂道、遂往不歸、故北海
王顥入洛、率土風靡、遵明守志忠潔、與李湛將誅叛逆、時有

邂逅受斃凶險。至誠高節，湮滅無聞。朝野人士，相與嗟悼。雖逝者長辭，無論榮價，而文明叙物，敦厲斯在。臣親承顧盼，越分陳愚，特乞加以顯諡，追以好爵，仰申朝廷尚德之風，下示學徒嗜古之利。

^{二七二五}至于

氣序交分，景度盈縮，不異也。

魏書天象志曰：時田曹參軍信都芳曉通歷數，駁業興數事。業興言：天道深遠，測步難精，五行伏留，推考不易，但取其見，伏大歸，略其中間，小謬如此，歷便可行。若專據所見之驗，不取出沒之效，則歷數之道幾廢矣。夫造歷者，節之與朔貫穿於千年之間，閏餘斗分，推之於毫釐之內，必使盈縮得中間，限數合，周日小分，不殊錙銖。陽歷陰歷，纖芥無爽，損益之數，驗之交會日所居度，考之月蝕，上推下減，先定象條，然後歷元可求。猶甲子難值，又雖值甲子，復有差分，如此躋駁參錯。

不等。今歷發元甲子，七率同遵，合璧連珠，其言不失。法理分明，情謂為可。如芳所言，信亦不謬。但造歷者，皆須積年累日，依法候天，知其疎密，然後審其近者，用作歷術，不可一月兩月間遽正是非。自五帝三代以來，及秦漢魏晉造歷者，皆然。其倉卒造者，當時或近，不可久行。若三四年作者，初雖近天，多載恐失。今甲子新歷，經業興潛構積算，雖有少差，較壬子元歷近天者多。若久而驗天，十年二十年間，比壬子元歷二星行天，其差為密，乃詔付外施行。

^{二七二五}文襄

既尅，欲以業興當凶而殺之。

魏書為文襄諱云：死于禁所，此魏收曲筆。

^{二七二六}改葬

後當不異孝文武成。

武成疑誤。

^{二七二六}或告

之兄弟伏法。

太平廣記載李敏以與業同姓，又同使梁，故附見。廣記曰：魏興和二年，遣崔敏陽休之聘於梁，敏字長謙，清河武城人，博瞻文，當朝第一，與太原王延業齊名，加以天文歷律、醫方藥品卜論，既至，梁武帝選碩學沙門十人，并百寮與談，多屈於敏。膺公進曰：敏學問疎淺，膺敵之必死，帝從之。初江東論學有十二沙門，論以條疏徵，震有中觀論，以乘寄蕭然言名理者，宗仰其術。北朝有如實論、質定宗、禮有迴、淨論、借機破義、敏總南北二業皆精，又桑門新專，惟有釋氏，若儒之與道，蔽於未聞。敏兼三教，擅之頗有德色。膺公嘗以五天竺國以梵語精理，問論中分別論大無畏論，因明論，皆窮理盡妙。其日膺公與敏談論，至若三光四氣、五行十二支、十干八宿、風雲氣候、金丹玉液、藥性直道、六性五蘊、陰陽歷數、韜畧機權、飛伏孤虛、鬼神情狀，始自經史，終於老釋，凡十餘日。

辨揚六藝百氏，與敏互為主客，立談絕倒，見者莫不忘歸。然敏詞氣阻於膺，不自得，輿疾北歸，未達卒。

^{二七二六}曾三 秋冬不畜枕，每睡假寐而已。

三國典畧曰：經義之多，發自於鉉，及嬰疾在床，夜夢孔子，念其廣為疏例，繫而捶之，既寤，後其疏例，焚尋病瘳。

^{二七二九}宋世 良家有書五千卷，乃求為其子博士。

此語疑誤，北齊書作乃造焉，世良納之為是。

^{二七三三}呼為 博士，登祚累遷通直散騎常侍。

北齊書曰：及奏，御筆點除通字，遂正常侍。

^{二七三三}一旦 開府侍中封王，其婦姓可。

北齊書作姓奇。

^{二七三二}自倉 頡以來，八體進取一人而已。

史糾曰：景仁以八體進身，餘無他藝，廁諸儒林，徒辱逢掖，予

是其言，故改之。

^{二七三三}兼明風角妙識玄象，魏武定初。

北史魏武定作仕齊誤，今從北齊書改正。

^{二七三三}張彫虎。

北齊書止作張彫，通鑑因之，讀北史方知其避諱，除一字，如韓擒虎為韓擒之類。

^{二七三四}彫虎少美為元，則所愛悅，故偏被教。

史糾曰：彫虎死生之際，偉然可觀，曲舉斷袖之歡，以蠆傳經之雅，史官與人為善，未應如是。

^{二七三五}彫虎常為指南，與景仁號二張博士。

史糾曰：均一彫虎，始屈志瑣因，後抗顏萬乘，恐無是理，舉大節而沒小疵可也。

^{二七三五}有匪躬之節，議論無所迴避。

南七史合注

北史(九)

七

北齊書曰、宮掖不急之務、大有減省。

南北史合註

列傳第七十

北史卷八十二

乃遣_三宣納上士柳裘致書禮聘。

周書載書曰、卿學冠儒宗、行操士則、卞寶復潤於荆陰、隋照更明於漢浦、是用致東帛之聘、命翹車之招、所望鳳舉鴻軒、俄而萃止上庠、弗墜于微言、中經罔闕於逸義、可不盛與、昔申培駘背、方辭東國、公孫黃髮、始造西京、遂使道為藝基、功參治本、今者一徵、量兼其二、若尚迷邦而忘觀國、非所謂也。
建_二德_四末表請還後梁帝優詔不許。

周書載詔曰、開府漢南杞梓、每軫虛衿、江表竹箭、亟疲延首、故東帛聘申、蒲輪徵伏、加以梁朝舊齒、結綬三世、沐浴榮光、祇承寵渥、不忘戀本、深足嘉尚、而楚材晉用、豈無先哲、方事求賢、義乖來肅。

後除國子博士賜姓萬紐于氏天和二年。

^{二七四三}本史天和作天平此魏孝靜年號今取周書正之。
^{二七四六}其五條切於政要其一崇治方。

周書載其詳曰竊惟政之於民過急則刻薄傷緩則弛慢是以周失舒緩秦敗酷急民非赤子當以赤子遇之宜在舒疾得衷不使勞擾頃承魏衰政人習逋違但可宣風正俗納民軌則而已自非軍旅之中何用過為迫切况關東諸州淪陷日久人在塗炭當慕息肩若不布政優優聞諸境外將何以使彼勞民歸就樂土。

^{二七四六}其二省造作。

周書載其詳曰比來朝貢器服浸華百姓造作務盡奇巧昔漢景有云黃金珠玉飢不可食寒不可衣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工者也以二者為飢寒之本矣臣謂國

家非為軍戎器用、時事要須而造者、皆徒費功力、損國害民、未若廣勸農桑、專務衣食、使國儲豐積、大功易舉。

^{二七四六}其三 明選舉。

周書所載明選舉言、無可採、故不錄。

^{二七四六}其四 重戰伐。

周書載其詳曰、今高洋稱僭、擁逼山東、事切肘腋、警猶棊劫、相持爭行先後、若一行非當、或成彼利、誠應舍小營大、先保封域、不宜貪利、在邊輕為興動、捷則勞兵分守、敗則所損已多、國家雖強、洋不受弱、詩云、德則不競、何憚於病、惟德可庇民、非恃強也、彼行暴戾、我則寬仁、彼為刻薄、我必惠化、使德澤旁流、人思有道、然後觀寰而作、可以集事。

^{二七四六}其五 禁奢侈。

周書載其詳曰、比來富室、為意稍廣、無不資裝婢隸作車後

容儀服飾華美，眩曜街衢，論其輸力公家，未若介冑之士。然其坐受優賞，自踰攻戰之人，孰與務恤軍士之為善乎？詩曰：豈曰無衣，與子同袍，豈以取人力也。

^{二七四七}黎景熙字季明，河間鄭人，少以字行。

本史以字行，作以孝行聞於世，誤。觀後皆以字行，可見。今從

周書正之。

^{二七五三}何妥字栖鳳，西城人，父細脚胡。

隋書無脚字。

^{二七六一}光與張仲讓，孔籠竇仕，榮張買奴。

隋書作黑奴。

司馬光文中子補傳曰：王通字仲淹，河東龍門人，遠祖蚪，齋高帝將受宋禪，害袁粲，蚪由是奔魏，魏孝文甚重之，累官并州刺史，始家河汾間，三世孫隆字伯高，即通父也。隋開皇初，以國子

博士待詔雲龍門、隋文帝嘗謂隆曰、朕何如主、隆曰、陛下發號施令、不盡稽古、終以不學為累、帝默然、有問曰、先生朕陸賈也、何以教朕、隆乃著興衰要論七篇奏之、帝不甚達、歷昌樂猗氏、銅川令、棄官歸、教授卒於家、通幼明悟好學、受書於東海李霄、受詩於會稽夏瑱、受禮於河東闕朗、受樂於北平霍汲、受易於族父仲業、仁壽三年、通始冠、西入長安、獻太平十二策、帝召見、歎美之、然不能用、罷歸、尋復徵之、煬帝即位、又徵之、皆稱疾不至、專以教授為事、弟子自遠方至者甚衆、乃著禮論二十五篇、樂論二十篇、續書百有五十篇、續詩三百六十篇、元篇五十篇、贊易七十篇、謂之王氏六經、司徒楊素重其才行、勸之仕、通曰、汾水之曲、有先人敝廬、足庇風雨、薄田足以饗粥、願明公正身、以治天下、通受賜多矣、不願仕也、或譖通於素曰、彼實慢公、公何敬焉、素以問通、通曰、公使可慢、則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矣、

得失在僕、公何預焉、素待之如初、右武侯大將軍賀若弼、帝示之射、發無不中、通曰、美哉藝也、君子志道、據德、依仁、然後遊於藝、弼不悅去、通謂門人曰、夫子矜而復、難乎免矣、納言蘇威好畜古器、通曰、昔之好古者聚道、今之好古者聚物、太學博士劉炫問、易、通曰、聖人於易、沒身而已矣、况吾儕乎、有仲長子光者、隱於河渚、嘗曰、在險而運奇、不若宅平而無為、通以為知言、曰、名愈消、德愈長、身愈退、道愈進、若人知之矣、通見劉孝標絕交論、曰、任公不可謂知人、見辨命論、曰、人事廢矣、弟子薛收問、恩不害義、儉不傷禮、何如、通曰、是漢文所難也、廢肉刑、害於義、省之可也、衣弋絺、傷於禮、中焉可也、王孝逸曰、天下皆爭利棄義、若何、通曰、捨所爭、取所棄、不亦君子乎、或問人善、通曰、知其善、則稱之、不善、則對曰、未嘗與久也、賈瓊問、息謗、通曰、無辨、問止怨、曰、不爭、又問羣居之道、通曰、同不害正、異不傷物、又請絕人

事通曰不可。瓊曰：然則奚若？通曰：莊以待之，信以應之，來者勿拒，去者勿追，汎如也，則可。通謂姚義能交，或曰簡。通曰：茲所以能也。又曰：廣，通曰：廣而不濫，茲又所以為能。又謂薛收善接小人，遠而不踈，近而不狎，頽如也。通曰：封禪非古，其秦漢侈心乎？又曰：周公之志深矣乎？寧家所以安天下，存我所以厚蒼生。又曰：居樂者必多哀，輕施者必好奪。又曰：無救之國，其利必平，重歛之國，其財必貧。又曰：廉者常樂無求，貪者常憂不足。又曰：居近而識遠，處今而知古，其惟學乎？又曰：輕譽苟毀，好憎尚怒，小人哉。又曰：聞謗而怒者，讒之階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絕階去媒，讒佞遠矣。通謂北山黃公善醫，先飲食起居而後針藥，謂汾陰侯生善筮，先人事而後交象。大業十年，尚書召通謂蜀郡司戶，十一年，以著作郎、國子博士徵，皆不至。十四年，終於家。門人諡文中子。

杜淹王通傳曰：通始生，父隆筮之，遇坤之師。

獻兆於祖傑，傑曰：素王之卦也。雖有君德，非其時乎？是子必能
通天下之志，名之曰通。開皇九年，江東平，隆嘆曰：王道無叙，天
下何為而一乎？通侍側十歲矣，有憂色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
一彼一此，何常之有？夫子之嘆，蓋憂皇綱不振，生人勞於聚斂，
而天下將亂乎？隆異之曰：其然乎？遂告以元經之事，通再拜受
之。通獻太平策於隋文帝，帝不用，作東征之歌而歸曰：我思國
家兮，遠遊京畿，忽逢帝王兮，降禮布衣，遂懷古人之心兮，將興
太平之基，時異事變兮，志乖願違，吁嗟道之不行兮，垂翅東歸，
皇之不丕，斷兮，勞身而飛，大業元年，徵不至，辭以疾，謂所親曰：
我家于河汾四代矣，茲土也，其人憂深思遠，乃有陶唐氏遺風，先
君所懷也，道之不行，欲安之乎？退志其道而已，乃續詩書，正禮
樂，修元經，讚易道，九年而六經大就，門人自遠而至，河南董常、
太山姚義、京兆杜淹、趙郡李靖、南陽程元、扶風竇威、河東薛收、

中山賈瓊、清河房玄齡、鉅鹿魏徵、太原溫大雅、潁川陳達等咸稱師北面受王佐之道。餘受業者蓋千餘人。通之教興於河濱。雍雍如也。江都難作，通有疾，召薛收謂曰：「吾夢顏回，稱孔子之命曰：『歸休乎，殆夫子召我也。』吾不起矣。」寢疾七日終。○柯維騏通傳曰：「通講學之暇，負耒躬耕，或勞之曰：『一夫不耕，或受其飢。且庶人職也。』楊素遺以食，經曰：『含糗耕藜，吾安用之。』縣令欲廣其舍，曰：『吾不可勞人逸己。』里人化之，而爭為息焉。通之卒也，門弟子議曰：『仲尼既沒，文不在茲乎？』易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諡文中子。

愚按隋書北史皆無通傳，竊疑唐初作隋書者乃魏徵、陳叔達等，皆云遊通門牆，何故不為立傳？惟宋祁作唐書於通弟王績通孫王勃通五世孫王質傳內為闡揚不絕，或謂唐初撰隋書者忌通才，故抑之，或謂長孫無忌憾其弟御史凝，故

抑之當時畏無忌，故不敢傳通，皆莫可考。善乎司馬溫公之言曰：通誠好學篤行之儒，惜自任太重，子孫譽之太過，使後人莫敢信，予恐世人譏其僭，而累其美，故采其行事於理可通，而所言切於事情者著於篇，今更簡得杜淹、柯維騏所作通傳內為溫公所遺者，亦摘錄於後，補二史闕云。

二七七一
孝籍

徒離騷其文尚何救也。

王通遺於前，而補於今，死而遇合，亦有時乎，則生前之學業，可推矣。

南北史合註

北史卷八十三

列傳第七十一

梁武將誅之遂奔魏館於崔悛家。

資治通鑑曰澄為中書監請用濟為侍讀獻武王曰我愛濟

欲全之故不用濟濟入宮必敗澄固請乃許之。

濟曰奉詔誅高澄何謂反於是燔殺之。

通鑑曰有司以濟老病鹿車載詣東市并焚之。

鄴下士大夫多傳濟音韻。

愚按音韻當改氣節當時不敢下此二字耳。

五年正月制詔問焉。

北齊書載制詔問升中紀號遜對曰臣聞巡嶽之禮勒在虞

書省方之義著於易象往帝前王匪惟一姓陛下馬多冀北

將異山西北上太行東臨碣石方欲吞巴蜀而掃肴函苑長

北史九

十三

州而池江漢復恐迎風縱火芝艾共焚按此六軍未申九伐夫周發牙璋漢馳竹使義在濟民非聞好戰今三臺令子六軍良家蓄銳須時裏糧待詔未若龍駕虎服先收隴右之民電轉雷驚因取荆南之地但使彼之百姓一覩六軍似見周王若逢司隸然後振旅而還止戈為武標金南海勒石兔山若馬免不死子陽尚在便欲案明堂之圖草射牛之禮比德論功多慙往列升中告禪臣用有疑又問求才審官遜對曰臣聞彫獸畫龍徒有風雲之勢金舟玉馬終無水陸之功是以漢拜丞相便有鐘鼓之妖魏用三公乃至孫權之笑至於時非蹈海而曰羞作秦民事異出關而言恥從衛亂雖復星干帝座不易高尚之心月犯少微終存耿介之志陛下儀天設官象星布職漢家神鳳慙用紀年魏氏青龍羞將改號上膺列宿咸是異人下法山川莫非奇士朝無銅臭之公世絕

錢神之論、與之為治、何欲不遂、但使帝德休明、自彊不息、甲
夜觀書、支日通奏、周昌桀紂之論、欣然開納、劉毅桓靈之比、
終日含弘、高懸王爵、惟能是與、管庫靡遺、漁鹽畢錄、無令桓
譚非讖、官止郡丞、趙壹負才、位終計掾、則天下宅心、幽明知
感、歲精仕漢、風伯朝周、真人去而復歸、台星圻而還斂、詩稱
多士、易載羣龍、從此而言、可以無媿、又問釋道兩教、遜對曰、
臣聞天道性命、聖人所不言、蓋以理絕涉求、難為稱謂、伯陽
道德之論、莊周逍遙之旨、遺言取意、猶有可尋、至若玉簡金
書、神經祕錄、淮南成道、犬吠雲中、子喬得仙、劍飛天上、皆是
憑虛之說、海枣之談、而燕君、齊后、秦皇、漢帝、信彼方士、冀過
其真、徐福去而不歸、樂大往而無獲、猶謂升遐倒影、抵掌可
期、祭鬼求神、庶或不死、江璧既返、還入驪山之墓、龍媒已至、
終下茂陵之瀆、又未葉已來、大存佛教、寫經西土、畫像南宮、

昆池地黑、以為燒劫之灰、春秋夜明、謂是神降之日、置世界於微塵、納須彌於黍米、蓋理本虛無、示諸方便、而妖妄之輩、棄家出家、寧有改形易貌、有異生人、恣意放情、還同俗物、龍宮餘論、鹿野前言、此而得容、道風前墜、陛下受天明命、屈己濟民、湘中石鷺、沐時雨而羣飛、臺上銅鳥、愬和風而杓轉、猶復降情文苑、斟酌百家、想執玉於瑤池、念求珠於赤水、竊以王母獻環、由感周德、上天錫珮、實報禹功、二班勒史、兩馬製書、未見三世之辭、無聞一乘之旨、帝樂王禮、尚有時而沿革、左道怪民、亦何疑於沙汰、又問刑罰寬猛、對曰、臣聞惟王建國、刑以助禮、爰自末葉、法令稍滋、秦篆無以窮書、楚竹不能盡載、有司因此、開以二門、高下在心、寒熱隨意、周官三典、棄之若吹毛、漢律九章、違之如覆手、遂使長平獄氣、得酒而消、東海孝婦、因灾而雪、皆由上失其道、民不見德、而議者守迷、

不尋其本、鍾繇、王朗追怨張蒼、祖訥、梅陶共尤文帝、便謂化屍起僵、在復肉刑、致治興邦、無闕周禮、陛下昧爽坐朝、留心政術、若復峻典、深文、臣實未悟、何則、人肖天地、俱稟陰陽、安則願存、擾則圖死、故王者之治、務先禮樂、如有未從、刑書乃用、寬猛兼設、水火俱陳、未有專任商韓、而能長久、但令釋之定國、迭作禮官、龔、遂、文翁、繼為郡守、科間律令、一此憲章、欣聞汲黯之言、泣斷昭平之罪、則天下自治、大道公行、乳獸含牙、蒼鷹垂翅、楚王錢府、不復須封、漢獄寃囚、自然蒙理、號以成康、何難之有、又問禍福報應、遜對曰、臣聞天道祕遠、神迹難源、乘槎至於河漢、惟覩牽牛、假寐遊於上方、止逢翟犬、造化之理、寂寞無傳、但秦穆有道、勾芒錫祥、虢公涼德、萼收降禍、高明在上、定自有知、若夫周王漂杵、致天之罰、白起誅降、行己之意、是以七百之祚、仍加姬氏、杜郵之戮、還屬武安、昔

漢問上計，不過日蝕，晉策秀才止於寒火，前賢往士咸用為

難，占對失圖，伏深悚懼。

^{二七九〇}時魏

收作庫狄於碑序，令遜為之銘。

此後本史忽改名稱字，今正之。

^{二七九二}孝元

授褒都督城西諸軍事。

周書曰：褒素以文雅見知，一旦委以總戎，深自勉厲，及朱買

臣率眾出宣陽西門大敗，褒不能禁，乃貶褒為護軍將軍。

^{二七九二}競為

悽切語至此方驗。

資治通鑑曰：于謹徵太子為質，帝使王褒送之，謹子以褒善

書，給之紙筆，乃書曰：柱國常山公家奴王褒。

^{二七九二}褒等

亦並荷恩，聘忘其羈旅。

顏氏家訓曰：褒雖以才學被禮，猶以攻書崎嶇碑碣間，嘗悔

恨曰：慎弗以書自命。

二七九三
褒贈弘讓詩並書馬。

周書載書曰、嗣宗窮途、楊朱歧路、征蓬長逝、流水不歸、舒慘殊方、炎涼異節、木皮春厚、桂樹冬榮、想攝衛惟宜、動靜多豫、賢兄入關、敬承款曲、猶依杜陵之水、尚保池陽之田、鏟跡幽蹊、銷聲窮谷、何其愉樂、幸甚幸甚、弟昔因多病、亟覽九仙之方、晚涉世途、常懷五嶽之舉、同夫關令物色異人、譬彼客鄉、服膺高士、上經說道、屢聽玄牝之談、中藥養人、每稟丹沙之說、頃年事適盡、容髮衰謝、云其黃矣、零落無時、還念生涯、繁憂摠集、視陰愒日、猶趙孟之徂年、負杖行吟、同劉琨之積慘、河陽北臨、空思鞏縣、霸陵南望、還見長安、所冀書生之魄、來依舊壤、射聲之鬼、無恨他鄉、白雲在天、長離別矣、會見之期、邈無日矣、援筆攬紙、龍鍾橫集、甚矣悲哉、此之為別也、雲飛泥沈、金鑠蘭滅、玉音不嗣、瑤華莫因、家兄至自鎬京、致書于

南北史合註

窮谷故人之跡，有如對面，開題申紙，流臉沾膝，江南燠熱，橘袖冬清，渭北沍寒，楊榆晚葉，土風氣候，各集所安，餐衛適時，寢興多福，甚善甚善，與弟分袂西陝，言反東區，雖保周陵，還依蔣徑，三姜離析，二仲不歸，麋鹿為曹，更多悲緒，丹經在握，貧病莫諧，芝朮可求，恒為採掇，昔吾壯日，及弟富年，俱偵邕熙，并歡衛泌，南風雅操，清商妙曲，絃琴促坐，無乏名晨，玉瀝金華，莫獲難老，不虞一旦，翻覆波瀾，吾已愒陰，弟非茂齒，禽尚之契，各在天涯，永念生平，難為胸臆，且當視陰數箭，排愁破涕，人生樂耳，憂戚何為，豈能遽悲，次房游魂，不反遠缺二字，產骸柩無託，但願愛玉體，珍金相，保期頤，享黃髮，猶冀蒼雁，頽鯉時傳尺素，清風明月，俱寄相思，子淵子淵，長為別矣，搦管操觚，聲淚俱咽。

屬大軍南伐，遂留長安。

二七九三

三國典略曰、宇文丞相遣于謹等南伐時、信來聘未返、丞相問曰、我遣此兵馬、縛取湘東、至闕西作博士何如、信曰、必得之、但公後弗為不忠、丞相笑而頷之。

^{二七九四}顏之推字介琅、邪臨沂人也、祖見遠、父協、並以義烈稱。

北齊書協作勰。

^{二七九五}以狀言、遂寢後待詔文林館。

顏氏家訓載曰、時有山東學士、與關中太史爭歷、內史牒付議官平之、之推曰、議官所知不能精於訟者、以淺裁深、渠安肯服、且己之舉、曹咸以為然、獨一禮官恥為此議、強加考核、機杼既薄、為訟人所窺、經春涉冬、聚議無成、始報然退。

^{二七九六}撰家訓二十篇、並行於世。

家訓中載之推所著勸學篇曰、凡人生世、會當有業、近見士大夫恥涉農桑、射既不能穿札、筆則纔紀姓名、或因家世餘

緒得一階半級，便謂為足。及有吉凶大事，議論得失，蒙然張目，如坐雲霧。公私宴集，談古賦詩，塞哩低頭，欠伸而已。有識旁觀，代其入地。何惜數年勤學，長受一生媿辱哉！梁朝全盛時，貴游子弟，多無學術，莫不薰衣剃面，傅粉施朱，駕長簷車，踏高齒履，從容出入，望若神仙。明經求第，則倩人答策，三九公燕，則假手賦詩。當爾之時，亦快士也。及離亂後，朝市遷革，銓衡選舉，非復曩觀。當路乘權，不見昔客，求諸身而無得施之。世而無用，兀若枯木，泊若窮流。鹿獨戎馬之間，轉死溝壑之際。當爾之時，誠駑才也。自荒亂以來，諸見俘虜，雖百里小人，知讀論語孝經者，尚為人師。雖千載冠冕不曉書記者，莫不耕田養馬，以此觀之，安可不免諺曰：積財千萬，不如薄伎在身。伎之易習，而可貴者，無如讀書。世人不問愚智，皆欲識人多，見事廣，而不知日讀書，是猶求飽而倦營饌，欲煖而惰

裁衣也。

^{二七九六}之推在齊有二子長思魯。

顏氏家訓載思魯問父之推曰人子當竭筋力以伸供養每課督經史于子安乎之推曰子當以養為心父當以學為教若務先王之道以紹家業藜羹溫褐我自安之。

^{二七九六}深為帝所忌然以恩舊每優容之。

冊府元龜曰宣帝即位政刑日亂開府于義上疏諫時鄭譯劉昉以恩倖當權謂義不利於己先惡之於帝帝覽表色動謂侍臣曰義謗訕朝廷耶之儀曰古帝王立誹謗之木置敢諫之鼓猶懼不聞過義言不可罪帝乃止。

^{二七九七}隋文大怒命引出將戮之然以其人望乃止。

周書曰隋文矯受顧託人懷去就顏之儀風烈凜然正辭明節崎嶇雷霆之下僅而獲濟豈非社稷之臣與。愚按隋文

受禪後，斥劉昉等而褒之儀，見危數語，褒勝史臣矣，以其終作隋官，故稍後之耳。

三九六海內當共推此一人，非吾儕所及也。

大業拾遺曰：大業初，勅世基等撰十郡志，千二百卷，叙山川，則卷首有山水圖，叙郡國，則卷首有郭邑圖，叙城隍，則卷首有公館圖。

三九九卿言是也，遽追義，臣放其兵散。

資治通鑑曰：治書侍御史韋雲起劾世基及御史大夫裴蘊，職典樞要，四方告變，不為奏聞，賊數實多，裁減言少，陛下既聞賊少，發兵不多，眾寡懸殊，故使官軍失利，賊黨日滋，請付有司正罪。大理卿鄭善果奏：雲起詆訾名臣，所言不實，妄作威權，由是左遷雲起為大理司直。

三九九字文，化及弒逆，世基見害。

資治通鑑曰：帝見執至朝堂，猶問世基所在，賊黨馬文舉曰：「已梟首矣。」

柳警。

隋書警作警思從隋書，警音辯。

從幸太山，還授虞部侍郎。

隋書禮志曰：牛弘奏，皇太子冬正大朝，請服衮冕如後周故事。帝問善心曰：「近太子朝謁，著遠遊冠，有何典故？」善心歷舉晉、宋、梁故事以對，且曰：「衮冕之服，章玉雖差一日，而觀瞻頗類臣子之道，義無上逼。故太子遂著遠遊，謙不逼尊，於理為允。」帝曰：「善，遂從之。」

帝方自御戎東討，善心上封事，忤旨，免官。

何以不討其封事云何？此史書疎謬。

齊王暕鎮江都，聞其名，以書召之。

自七已全主

北史九

十九

隋書載陳書曰、余屬當藩屏、宣條揚越、坐堂聽訟、事絕詠歌、攀桂搗詞、春言高遜、至於揚旌北渚、飛蓋西園、託乘乏應劉、置醴闕申穆、背淮之賓、徒聞其語、趨燕之客、罕值其人、卿道冠鷹揚、聲高鳳舉、儒墨泉海、詞章苑囿、棲遲衡泌、懷寶迷邦、狗茲獨善、良以於邑、今遣行人、具宣任意、側望起予、甚於饑渴、無信投石之談、空慕鑿杯之逸。

貞上三十三卷為啓陳謝。

隋書又載貞啓曰、屬賀德仁宣教、須所有拙文、孝逸學無半古、才不逮人、適鄢郢而迷途、入邯鄲而失步、豈謂橫議過寶、虛塵睿覽、枉高車以載鷗、費明珠以彈雀、遂得裏糧三月、背淮千里、與懸黎而並肆、將駿驥而同皁、終朝擊缶、匪黃鐘所諧、旦暮却行、何前人能及、顧想平生、觸塗多感、但以積年沈痼、遺忘日久、拙思所存、纔成三十三卷、仰而不至、方見學仙

之遠窺而不覩，始知游聖之難。咫尺天人，周章不暇，怖甚真龍之降，慙過白豕之歸。

^{三三}帝舍臨海頓見大鳥異之，詔綽為銘。

隋書載綽銘詞曰：維大業八年歲在壬申，夏四月丙子，皇帝底定遼碣，班師振旅，龍駕南轅，鸞旗西邁，行宮次于柳城縣之臨海頓焉。山川明秀，實仙都也。旌門外設，欵跨重阜，帳殿周施，降望大壑，息清蹕，下輕輿，警百靈，綏萬福，踐素砂，步碧沼，同軒皇之襄野，邁漢宗于河上，想汾射以開襟，望蓬瀛而載佇，窅然齊肅，藐屬殊庭，兼以聖德遐宣，息別風與淮雨，休符潛感，表重潤于夷波，璧日曦光，卿雲舒采，六合開朗，十洲澄鏡，少選之間，儻馬靈感，忽有祥禽，皎同鶴鷺，出自霄漢，翻然雙下，高逾一丈，長乃盈尋，靡霜暉於羽翮，激丹華於背距，鸞翔鳳跂，鵠起鴻騫，或蹶或啄，載飛載止，徘徊馴擾，咫尺乘

輿、不藉揮琴、非因拊石、樂我君德、是用來儀、斯固類仙人之
騏驥、冠羽族之宗長、西王青鳥、東海赤雁、豈可同年而語哉、
竊以銘基華岳、事乖靈異、紀迹鄒山、義非盡美、猶方冊不泯、
遺文可觀、况盛德功成、若斯懿鑠、懷真味道、加此感通、不鐫
名山、安用銘異、臣拜稽首、敢勒銘云、來蘇興怨、帝自東征、言
復禹蹟、乃御軒營、六師薄伐、三韓肅清、龔行天罰、赫赫明明、
文德上暢、靈武外薄、車徒不擾、苛慝靡作、凱歌載路、成功允
鑠、反旆還軒、遵林並壑、停輿海澨、駐蹕巖陟、竇想遐凝、藐屬
千里、金臺銀闕、雲浮岳峙、有感斯應、靈禽效祉、飛來清漢、俱
集華泉、好音玉響、皓質冰鮮、狎仁馴德、習習翩翩、絕迹無泯、
於萬斯年。

帝覽^{六三}胄詩善之。

隋書載胄詩曰、河洛稱朝市、肴函實奧區、周營曲阜作、漢建

秦春謨、大君苞二代、皇居盛兩都、招搖正東指、天駟乃西驅、
展軫齊玉軼、式道耀金吾、千門駐空蹕、四達儼車徒、是節春
之暮、神臯實華敷、皇情感時物、睿思屬粉榆、詔問百年老、思
降五日醕、小人荷鎔鑄、何由答大鑪。

^{六三}潛還江左、為吏所捕坐誅。

隋書佳話曰、帝素忌胄才、及誅、每誦其佳句、曰、庭草無人隨
意綠、是誰語耶。

^{六五}又遣撰集字書名韻、纂微為之序。

隋書載微序曰、文字之來尚矣、初則羲皇出震、觀象緯以法
天、次則史頡佐軒、察蹄跡而取地、於是八卦爰始、爰文斯作、
繩用既息、墳籍生焉、至如龍筮授河、龜威出洛、綠絳白檢、述
勳華之運、金繩玉字、表殷夏之符、銜甲示於姬壇、吐卷徵於
孔室、莫不理包遠邇、迹會幽明、仰協神功、俯照人事、其制作

如彼其祥瑞如此，故能宣流萬代，正名百物，為生民耳目。作後王模範，頌美形容，垂芬篆素。我王質潤珪璋，文兼黼黻。楚書早習，頗屬懷於言志。沛易先通，每留神於索隱。加以降情引汲，擇善芻微。築館招賢，攀枝佇異。剖連城于井里，賁束帛於丘園。薄枝無遺，片言便賞。所以人加脂粉，物竟琢磨。俱報稻粱，各施鳴吠。于時歲次鶉火，月躔夷則。驂駕務隙，靈光意靜。前臨竹沼，却倚桂巖。泉石瑩仁智之心，烟霞發文彩之致。賓僚霧集，教義風靡。乃討論羣藝，商略象書。以為小學之家，尤多舛雜。雖復周禮、漢律，務在貫通。而巧說邪辭，遞生同異。且文訛篆隸，音謬楚夏。三蒼急就之流，微有章句。說文字林之說，唯別體形。尋聲推韻，良為疑混。酌古會今，莫臻功要。未有李登聲類，呂靜韻集。始判清濁，纔分宮羽。而全無引據，過傷淺局。詩賦所須，卒難為用。遂躬紆睿旨，標摘是非。撮舉宏

撰^{六五}
江

網裁斷篇部、總會舊轍、創立新意、聲別相從、即隨註釋、詳之訓詁、證以經史、備包騷雅、博牽子集、汗簡雲畢、題為韻纂、凡三十卷、勒成一家、爰命末學、製其都序、徽文慙生氣、心若死灰、敢執顛沛之辭、遂操狂簡之筆、而齊魯富經學、楚鄭多良士、西河之彥、幸不誚于索居、東里之才、請能加于潤色。

隋書載徽序曰、禮之為用至矣、源開三本、體合四端、巢居穴處之前、即萌其理、龜文鳥跡以後、稍顯其事、雖情存簡易、意非玉帛、而夏造殷因、可得知也、至如秩宗三禮之職、司徒五禮之官、邦國以和人、神惟敬、道德仁義、非此莫成、進退俯仰、去茲安適、若墜印塗、猶防止水、豈直譬彼耕耨、均斯粉澤而已哉、自世屬坑焚、時移漢魏、叔孫通之碩解、高堂隆之博識、專門者霧集、製作者風馳、節文頗備、枝條互起、我王允文允

南史

北史九

廿三

武多才多藝、收杞梓之才、闢康莊之館、加以佃漁六學、網羅百氏、曠無隱而不採、事有難而必綜、至于采標綠錯、華垂丹篆、刑名長短、儒墨是非、書圃翰林之域、理窟談藪之內、謁者所求之餘、侍醫所校之逸、莫不澄涇辨渭、拾珠棄蚌、以為質文、遞改損益不同、明堂曲臺之記、南宮東觀之說、鄭王徐賀之答、崔譙何庾之論、簡牒雖盈、菁華羞鮮、乃以宣條暇日、聽訟餘晨、娛情窺寶之鄉、凝相觀濤之岸、總括紉素、躬披細縹、芟蕪刈楚、振領提綱、去其繁雜、撮其指要、勒成一家、名曰江都集禮、凡十二帙、一百二十卷、取方月數、用比星周、軍國之義存焉、人倫之紀備矣、昔者龜蒙令后、睢渙名藩、誠復出警入蹕、擬乘輿之制度、建韞載旂、用天子之禮樂、求諸述作、未聞舊典、方可韜之類水、副彼名山、見刻石之非工、嗿懸金之已陋、是知沛王通論、不獨擅于前脩、寧翔新書、更追慙於往冊。

劉禕字彥英，彭城人。父世明，魏兗州刺史。禕性弘裕，有威重，容止可觀。雖昵友密交，莫不加敬。好學，善三禮，吉凶儀制，尤所留心。魏孝昌中，釋褐太學博士，累遷睢州刺史。邊人服其威信，甚得疆場和齊。文襄輔政，降書褒獎云：「卿家世忠純，奕代冠冕，賢弟賢子，並與吾共事，懷抱相托，亦自依然。宜勗心力，以副所委。莫慮不富貴，秩滿竟歸鄉里。侍父疾，不入朝。父喪，沈頓累年，非杖不起。文襄致辟，禕稱疾不起。子璿、玘、璞、瑗、瓚，並有志節，為世所稱。」愚按此史無禕傳，惟北齊書有之。觀禕不赴高澄書辟，安知非忿其專政，歐君而一心事魏者忠臣也。今姑從其事，有實據者，列之孝行篇。

夜夢^{三三}

一老翁以金鑿療其祖目。

周書載夢中人謂元曰：「勿憂，三日後汝祖目必差。」

及終^{三三}

子處默又廬墓側，奕世稱孝。

冥報記曰、隋大業中、有河南婦人、事姑不孝、姑兩目皆盲、婦以蚯蚓為羹食之、姑怪其味、藏一罍示兒、兒號泣、將錄婦送縣、而雷雨暴作、失婦、忽見自空墮地、身及服玩如故、而首變為白犬、自言云、因不孝為天所罰、夫斥去之、後乞食於途、不知所在。愚按、前所錄孝行、皆勸也、特附此於後、以示懲云。

南史合言

明興化李 清映碧著

南北史合注

北史第九冊上

卷八十至卷八十四

本冊編集者

古既 張良權

全書統纂者

鄧山 徐靜波

明興化李清著

南北史合注

北史第九冊_下卷八十五至卷九十一

南北史合註

列傳第七十三

北史卷八十五

亦附之以備節義傳云。

愚按士以節義為重，故慈明盛仍附節義。

于什門。

魏書曰：于簡，字什門，今誰知其名者。

跋遺以衣服，拒不受，歷二十四年。

魏書載和龍人皆嘆曰：雖古烈士，無以過也。資治通鑑奇

異曰：魏明元神瑞元年八月，遣什門使馮跋，事載本紀。至是

二十一年，若二十四年，乃太武太延三年，時馮氏亡矣。

石文德中山蒲陰人。

魏書作河中蒲坂下。

引佩刀自刺，幾死，詔賜帛二百匹。

南史卷之五

北史九

廿五

愚按獻文見害、馮太后魏朝臣子無敢聲其情實、玄威、婁提之痛恨當以此、不則去矯偽幾何。

^{二八四五}責長生等拜長生拒之。

魏書載長生曰、我天子使、肯拜下土諸侯乎。

^{二八四五}而辱我、大衆耶、奪長生等賜物。

愚按、魏書與北史皆叙次不明、故為節之。

^{二八五〇}崇幼孤、好學、有志操。

周書曰、年十七、屬爾朱之亂、與司空高乾兄弟舉兵信都。

^{二八五一}仲密遂與崇謀殺壽興。

周書曰、仲密將圖壽興、陰伏甲士、置酒延之、壽興不赴、崇往見之、曰、君與高公義符、昆季、今賓客總萃、而公不行、恐遠近怪惑、壽興乃與俱赴、遂發伏執之。

^{二八五二}周文嘉之封廣宗縣公。

周書載、崇固辭曰、臣往者見拘、逆命不獲、陪駕西巡、命來免罪為幸、何敢以微庸受天爵、如此者再三、優詔不許。

^{二八五二}晉公護辟為中外府樂曹參軍。

周書曰、君錫等猶殞梁州、至是表請迎葬、高祖許之、葬事所須、詔令官給。

^{二八五二}齊亡周武帝以為本郡太守。

隋書曰、尉迴之亂、遣其將席毗掠徐克、弘勒兵拒之、以功授儀同。此段不可刪、存此以見弘不明大義、所幸末節可蓋耳。

^{二八五二}游元字楚客、廣平任城人。

隋書曰、魏五更明根玄孫。

^{二八五二}遣家僮造元有所請、屬元不見。

隋書載、元宅日數述曰、公地屬親賢、腹心是寄、當引咎以勸。

事君及遣人相造欲何所道。

楊玄感三五三作逆告以情元引正義責之。

隋書載玄感謂元曰獨夫肆虐陷身絕域此天亡也今親率義兵以誅無道如何元正色曰尊公功參佐命高官重祿近古莫儔當謂竭誠盡節上答鴻恩奈何墳土未乾親圖反噬僕死而已不敢聞命。

得士三五三卒心號為名將時賊帥王薄。

丹府元龜曰薄聚亡命數萬寇掠郡境官軍擊之多不利須陁發兵拒之薄引軍而南轉掠魯郡須陁躡之及岱山下薄恃勝不設備須陁簡精銳擊其不意薄大潰斬首數千薄收合亡散萬餘將北渡河須陁追至臨邑復破之斬首五千獲六畜萬計。

衆三五三十餘萬攻章丘須陁大破之。

隋書曰、須陁先遣舟師斷其津濟、親率馬步二萬、襲擊大破之、既至津梁、復為舟師所拒、前後狼狽、獲其家累輜重甚夥。
奄至城下、須陁與戰、長才敗走。

隋書曰、長才等奄至城下、縱兵大掠、須陁未暇集兵、親率五騎與賊戰、賊競赴之、圍百餘重、身中數瘡、勇氣彌厲、會城中兵至、須陁督軍復戰、長才敗走。

^{二六五}圍北

海須陁倍道進、大敗之。

隋書載、須陁謂官屬曰、賊自恃強、謂我不能救、吾今速去、必破之、於是簡精兵倍道而進、賊果無備、大破之、斬首數萬、復獲輜重二千兩。

^{二八四}善會

邀擊破之、擢拜朝請大夫、清河郡丞。

冊府元龜曰、賊帥張金稱、以輕兵掠寇氏、善會與平原通守楊元弘率步騎數萬、襲其不意、虎賁郎將王辨軍亦至、金稱

釋寇氏來援，辨戰不利。善會率精銳五百赴之，所當皆靡。辨軍復進，賊退守本營，諸軍始還。

二五四前後七百餘陣，未嘗負敗。

冊府元龜曰：每恨衆寡懸殊，未能殲賊。

二五四後用善會策，與金稱戰，賊乃退。

冊府元龜曰：善會乘勝遂破其營，盡俘之。金稱將數百人遁，復歸漳南，招集餘黨。

二五四傳首江都宮下，詔褒揚之。

冊府元龜曰：竇建德自號長樂王，來攻信都。臨清賊王安祖擁兵數千，與建德相應。善會襲安，斬之。煬帝幸江都馬邑，劉武周殺太守王仁恭以叛。雁門郡丞陳孝意與虎賁郎將王智辨討之，皆為所敗。武周轉攻旁邑，百姓恟恟從亂。前郡丞楊仁雁門令王確等，並桀黠為無賴所附，謀應武周。孝意陰

知之族其家郡中震慄莫敢懷異俄武周來攻孝意拒之每致克捷又討平党項羌之叛者部內夷夏皆安。
後二五五為建德所陷。

隋書曰建德擾清河善會為所敗嬰城固守四旬乃陷。
用六五五為貝州刺史善會肆罵。

隋書載善會罵曰老賊何敢擬議國士恨吾力劣不能擒汝我豈汝屠沽兒輩敢欲相吏耶。

臨六五五以兵辭氣不撓乃害之。

隋書曰建德猶欲生之為其部下所請又知終不為己用乃害之。

世充固執而止盧楚說文都誅之。

隋書載楚說文都曰王世充洛口之敗罪不容誅今敢懷跋扈不誅方為國患。

不得已遣其所署將軍黃桃樹執文都出。

隋書載帝謂文都曰公見王將軍文都遷延而泣。

^{二八九}因說君素早降以取富貴君素以名義責之曰。

隋書載君素曰公為國大臣當爪牙寄國祚隆替懸之于公奈何不思報効以至於此。

^{二八九}天下事非婦人所知引弓射之應弦倒。

唐高祖實錄云妻號慟而去。

^{二八九}天命有歸吾當斷頭付諸君耳。

隋書曰君素善於統領下不忍叛。

^{二八九}月餘君素為左右所害。

資治通鑑載唐貞觀十二年詔曰堯君素雖桀犬吠堯有乖倒戈之志而疾風勁草實表歲寒之心可贈蒲州刺史仍訪其子孫以聞。

三六一 季珣大罵密怒攻之連年不能克。

隋書曰時密兵數十萬在其城下季珣四面阻絕所領不過數百人執志彌固誓以必死。

三六一 杜松贊。

隋書無杜字。

三六二 郭世儁。

隋書無世字避唐太宗諱也不知北史又何不避。

南北史合註

二
一
六

南北史合註

列傳第七十四

北史卷八十六

陛下收所重何惜所輕。

魏書載宣武笑曰卿欲拓定江表非武莫可定所援是副卿言亮曰臣欲運籌而定何假武勇帝曰謀勇二事體本相依若勇而無謀則勇不獨舉若謀而無勇則謀不孤行必須兼兩乃能制勝何云不復假勇。

杜纂二八七。

愚按纂失節之臣魏書及本史入良吏傳今改之。

孝昌二八七中為葛榮圍逼以郡降榮以為常山太守。

魏書曰葛榮令纂入信都慰諭都督李瑾欲斬刺史元孚德纂還出又勸榮以水灌城觀此則纂非良吏乃逆賊也魏一贈再贈于是失刑矣。

有尊母卑父之論實所不取。

魏書又曰、且君父一也、父者子之天、被殺事重、宜附入謀反大逆、子得告之條。

不知此子將欲何之。

魏書又曰、案春秋莊公元年、不稱即位、文姜出故、服虔註云、文姜通兄齊襄、與殺公、而不反、父殺母出、隱痛深諱、暮而中練、思慕少殺、念至於母、故經書三月夫人遜於齊、既有念母深諱之文、明無仇疾、告列之理、且聖人設法、所以防淫禁暴、使知而避之、若臨事議刑、則陷罪者多。

天下豈有無父之國、此子獨得有所之乎。

魏書曰、詔付尚書三公郎、封君義立判駁之、瑗言、據局判所、援文姜莊公事、以為隱痛深諱者、謂父為齊殺而母與之、隱痛父死、深諱母出、故不言即位、非為諱母與殺也、傳曰、不稱

姜氏絕不為親禮也。註曰：夫人有與殺桓之罪，絕不為親，得尊父之義，故曰禮以大義絕有罪，得禮之喪，明有仇疾，告列之理。

^{二八七二}遂冒養淑為子熙，平中襲其爵。

愚按：淑以兄為父，遂冒其爵，此無行之尤，節取可也。

^{二八七三}不爾命懸今日，華原曰。

北齊書載華原言曰：以明公叢爾關右，欲與勃海王抗衡，故銜命喻公，乃不即改圖，轉禍為福，反欲賜脅。

^{二八七九}去病後以尉遲迴事。

予簡北齊書傳內，獨無此一語，疑贅。然以尉遲迴事，美名也，姑仍之。

^{二八八二}甚奇之，從武帝平齊。

隋書曰：叔略部率精兵，身先士卒。

南七已之主

北史九

廿一

尉遲二八三迴起兵令鎮大梁。

隋書曰迴將宇文威來寇叔略擊走之。

館陶二八九民庶至今懷之。

隋書曰時有櫟陽令渤海高士、衡蕭令彭城劉高、成皋令弘農劉熾俱有恩惠大業末吏民多贓惟三人清節愈厲風教大洽獄無係囚為吏民所稱。

南北史合註

列傳第七十六

北史卷八十八

葬^{元九}日赴會者如市無子。

伽藍記載楊元慎元慎弘農人晉冀州刺史嶠六世孫父辭自得丘壑不事王侯元慎少有高操任心自放好游山澤博識文淵清言入神造次應對莫有稱者讀老莊善言玄理性嗜酒飲至一石神不亂常每歎不得與阮籍同時不願仕宦為中散常辭疾退閑未嘗脩敬諸貴亦不慶弔親知故時人弗識也或有人慕其高義投刺於門元慎稱疾高卧加以意思深長善於解夢孝昌年廣陽王元淵初除儀同三司總衆十萬討葛榮夜夢著衾衣倚槐樹而立以為吉徵問於元慎曰三公之祥淵甚悅之元慎退還告人曰廣陽死矣槐字是木傍鬼死後當得三公

魏書元順傳以為順夢占亦順自占未知孰是

廣陽果為葛榮

所殺追贈司徒公，終如其言。建義初，陽城太守薛令伯聞太原王誅百官，立莊帝，棄郡東走。忽夢射得雁，以問元慎。元慎曰：「卿執羔大夫執雁，君當得大夫之職。」俄令伯除諫議大夫。京兆許超夢盜羊入獄，問於元慎，曰：「君當得城陽令，其後有功封陽城侯。」元慎解夢，義出萬途，隨意會情，皆有神驗。雖令與侯小乖，按令今百里，即是古諸侯，以此論之，亦為妙著。時人譬之周宣，及爾朱兆入洛陽，即棄官與華陽隱士王騰、周遊上洛山，不知所終。初，梁陳慶之在洛陽，與元慎辨析，為所屈，及歸，特重北人。朱異怪而問之，慶之曰：「吾始謂大江以北，皆戎狄之鄉，及至洛陽，乃知衣冠人物，非江東所及，安可不重也。其為人所重若此。」

隋^{元二}大

業中終於家，子蹟別見。
蹟非隱士，宜入文學。

如平常朝禮之儀至五更卒。

則至此當知煬帝定非王者徐君之言非也脫此牢籠蛻化而去所云時日不便托辭耳。

遣畫工圖其狀令柳詵為讚。

隋書載其讚曰可道非道常道無名上德不德至德無盈玄風扇矣而有先生夙煉金液貽神玉清石髓方軟雲丹欲成言追葛稚將侶茅贏我王遙屬爰感美誠柱下暫啟河上沈精留符告信化杖飛聲永思靈跡曷用攄清時披素繪如臨赤城。

文詡博覽羣書特精三禮。

隋書曰周易詩書及春秋三傳並皆通習。

目次

南北史合註

列傳第七十七

北史卷八十九

其言^{二九二四}星文甚備文多不載。

今錄魏書所載序曰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又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三極雖殊妙本同一尋其應感之符測乎冥通之數天人之際見矣夫機象冥緬至理幽元然目閱羣宿能不歌吟是時也歲次析木之津日在翼星之分閭闔晨鼓而蕭瑟流火夕暎以推頽游氣渺其高擲辰宿煥焉華布覩時逝懷川上之感步秋林同宋生之戚歎巨艱之未終抱殷憂而不寐遂彷徨於窮谷之中杖策陟神岩之側乃仰觀太虛縱目遠覽吟嘯之頃慄然增懷不覽至理拔自近情遂援筆為賦云。

姓^{元三}荆^三字次德求之不知所在。

南史^七卷^三注

北史^(九)

卅四

逸史曰、後魏之季、王彥問闕朗以百年之數、筮得夬之革、捨著歎曰、當今大運從甲申至戊申、天下當大亂、禍始宮掖、有藩臣柄政、世伏其強、臣主俱屠、當有二雄舉、而中原分、不競德競權、則舊者先亡、辛丑歲、當有恭儉之主、起布衣、而并六合、必在西北、夫平大亂、必以武定、北用武之國也、己酉歲、江東其危乎、晚有桀紂之主出、天下復亂矣、已、後魏之亂、果自胡后始、爾朱榮敗、高歡、宇文泰分霸、隋平陳、六合并矣、煬帝之世、天下復大亂、皆如占。

上為二九二九

毛鴻賓等九人姓名者悉得放還。

語意不明、當覓他書正之。

於城二九二九

巷牽行俄蒲坂降。

廣古今五行記曰、齊神武興軍數十萬、次沙苑、周文地狹兵少、懼不當敵、須臾頓興至、周文問之、直云黃犬逐黑犬、急走

出筋斗、一个出筋斗、黃犬夾尾走、語訖便去、時東軍旗幟服色尚黃、西軍尚黑、果大敗東軍。

^{元三五}受詔

撰天保歷李廣為之序。

北齊書曰、又有荆次德有術數、預知爾朱榮成敗、又言代魏者齊、故葛榮聞之、自號齊王、待次德以殊禮、問其天人之事、對曰、齊當興、東海出天子、今王據渤海是齊地、又太白與月并、宜速用兵、遲則不吉、榮不能用。

^{元三五}文宣

以十月崩、遵以九月死。

時有僧稠決文宣及己死期與遵同。○故附高僧傳曰、僧稠瘦陶人、少出家、無所得、忽遇一僧、若勸脩禪、遂往嵩岳寺、寺僧有百人、泉水僅足、忽見婦人弊衣挾帚、却坐堦上、聽僧誦經、衆不測為神人、訶遣之、婦以足躅泉水立竭、身亦不現、稠三呼優婆夷、乃出、謂之曰、衆僧行道、宜加擁護、婦以足潑、故

泉水即上涌、後詣懷州王屋山、聞兩虎交鬪、乃以杖中解、各散去、時忽有仙經二卷在榻、稠曰、我修佛道、豈慕長生、言已、須臾自失、移懷州馬頭山、魏孝明前後三召、乞在山修道、許之、乃就山送供、孝武永熙初、復召不出、亦為立禪室、谷中集徒供養、又北轉常山、燕趙之境、道味通被、略無血食、復徙林慮山、從者數千人、齊文宣惡其惑衆、自領驍勇數萬騎、往討之、將加白刃、稠自率衆僧徒迎候谷口、文宣問曰、何遽來此、稠曰、陛下將殺貧僧、恐血污伽藍、故至谷口迎候、文宣大驚、降階禮候、天保二年、下詔迎赴鄴、初力辭、苦請方允、即日拂衣將出、山闕兩岫、忽然驚震、有聲悲切、禽獸駭擾飛走、如是三日、稠顧曰、慕道懷仁、觸類斯在、及至、文宣躬出郊迎之、扶接入禁內、從受菩薩戒、因此斷禁酒肉、放捨鷹鷄、去官畋漁、又斷境內屠殺、救民齋戒、官園私菜、暈辛悉除、復以道化頒布、

思還本住、敕於鄴城西南龍山之陽、為構精舍、名雲門寺、俾稠居之、以國儲分為三、一供國、一自用、一禮三寶、由此錢絹被褥、接軫登山、令置庫於寺貯之、稠以佛在脩心、財利動俗、事乖道化、乃致書辭之、帝不從、爾後詔書手勅頻至、輒情歸向、或時往參觀、稠宴坐小房、通不迎送、一日帝問稠曰、弟子前身前作何等、答曰、前作羅刹王、今猶好殺、因令帝自視影、如羅刹像、每年元日、嘗問一歲吉凶、至天保十年、答曰、今年不能好、帝不悅、復問師何如、答曰、貧僧亦不久、至十月帝崩、明年夏初稠亦卒。愚按佛圖澄能止石虎之虐、而僧稠不能挽高洋之暴、然其人故不凡、因錄之。

若能^{三三六}

敬始慎終、不失法度、無憂入地矣。

北齊書載、遵言曰、初登於天、當作天子、後入於地、不得久也。
法和^{二九四}曰、凡人取果宜待熟時。

南北史合注

北史九

廿六

越二九四五娃

北齊書又曰檀越但待景熟何勞問也。

時齊又有惠炤師廣古今五行記曰惠炤不知何許人好騎一竹枝為馬每南北馳走必有烽燧之驚或遙見黑雲飛烏犀豕色厲黑者必低身恭敬人皆莫曉陳師未動前惠炤走枝馬來至殿西騎省密造諸貴唐邕等急救東方吳兒大欲入數日陳將吳明徹果自廣陵北侵淮楚國家遣兵往救惠炤曰弩力好慎漿水已陳人縱水淹齊軍多有傷沒齊將亡時北宮東北角割十步為引善寺惠炤曾如寺宿其夜騫墻入胡太后宮至宮人房內被獲炤曰不久人人皆入何為獨禁我詔捨之又每逢宮嬪內外戚出家者輒逐車後眼語云罷道後與我作婦且語且前雖驅逐不止又每見僧衆手執瓢瓦惡罵痛擊云無用時除剪僧徒一日至廁上把杖坐眠

云、軍馬遍滿、晝夜供承、圖籍不得不造、及周師入晉陽、炤至太后寺前、合掌垂淚云、法輪傾矣、伏地不起、時謂周色尚黑、故見黑色物、低身而周滅齊後、旋廢佛教、所云除剪僧徒、以此至再、造圖籍之說、則因周武平齊、不收圖籍、並為軍人毀棄、後更營造、炤所說皆驗、竟不知所在。齊有靈昭小史、曰靈昭甚有巧思、武成帝令於山亭造流杯池、舟每至帝前、引手取盃、舟即自住、上有木小兒、撫掌與絲竹應、飲訖、放盃、便有木人刺還、帝飲若不盡、舟終不去、胡太后使靈昭造七寶鏡臺、合有三十六室、別有婦人各手執鑠、方下一闕、三十六戶一時自閉、若抽此闕、諸門皆啓、婦人各出戶前、靈昭後忽拊心、若刀刺然、須臾吐血而卒。

以上一段、似應接在上文、竟不知所在之後、惟李本則另提行、又不低一格、細察之、似非本史正文、故錄之於此。

汝等二九四六一例何有貴賤遂逼就坐。

廣古今五行記曰、練度龍恩門、恩妻遣婦呼入飲食之、察其語言、練謂妻云、與我作婢、象大笑、練又云、作婢會不免他人將去、安能勝我。

尤不二九四七信釋教嘗上疏極論之。

隋志曰、元嵩上疏言、僧徒猥濫、周武下詔、一切廢毀、楊緝本序曰、元嵩獻策、後賜爵蜀郡公、武帝尊禮之、不敢臣。

陛下二九四七宜留重臣鎮荆陝還都以避其患。

隋書曰、假令羯寇侵蹙、止失荆湘社稷、可得無虞。

周文二九四七帝一見深加優禮、令參掌太史。

冊府元龜曰、周文每有征討、常令隨從、賜宅一區、水田十頃、奴婢牛羊什物等、謂之曰、卿是南人、未安北土、故有此賜、欲絕卿南顧之心。

周文二九四七問何能若此季才言曰。

隋書載季才言曰僕聞魏克襄陽先收冀度晉平建業旋得士衡。

今二月甲子宜應天受命二九四九。

愚按季才也前勸護請老後勸堅篡位何前後兩轍季才術士知小術而不知大義故爾雖然知人難哉武帝知其前不知其後。

汝不能一心事我乃使兒事齊王二九四九。

隋書載質對曰臣事陛下子事齊王實是一心不敢有二帝怒不解。

又問今者何如對猶執前說二九五〇。

隋書曰臣實愚迷猶執前見陛下若親動萬乘糜費實多。

帝至宮寢疾臨崩二九五二。

隋書載帝謂太子曰太翼非常人也。
著相經三十卷道士張賓。

佛藏云賓嘗於周武帝世進道家言排毀釋氏與衛元嵩唇
齒相副周武後廢佛法自二人始。

元五三
子順為開府子華為上儀同。

李德林集內天命論又載陸撥撥鄴城內學人大象初入長
安謂所親曰周德已盡楊氏必興隋公往自定州南行至鄴
當時遙望擬為天子昨在路瞻仰定是不疑但未知如何後
得後歲當來觀之其所親曰爾無輕言為貴人患撥曰天之
所命不可害也明年帝作相於內已受禪。冊府元龜曰
郭宏道初仕隋為尚食奉御時文章為殿內少監因言曰公
天中伏犀下接於眉此非人臣之相願自愛帝取宏道銀盆
置地射之謂曰向言果驗當一發中之既發應弦而中宏道

曰願公事驗更賜金盆可乎帝大悅又曰乙弗宏禮貝州高唐人煬帝為晉王召令相己宏禮跽賀曰大王骨法非常必為人主願戒之在得及即位令宏禮統天下道術人置坊居之後見海內漸亂元象錯謬內懷憂恐謂之曰前相朕已驗且此道朕頗自知卿更相朕何如宏禮逡巡不敢應帝迫之曰卿言與朕術不同罪當死宏禮曰臣觀相書凡相類陛下者不得善終聖人不相故知凡聖不同自是遣使監之不得與人交言唐貞觀未卒。

二九五五
卜世

二百者取世二運也。

取世二運隋書作是三十二運。

二九五五
太一

立成一卷並行於時。

隋書五行志曰澄公者若狂夫於東都大叫唱賊帝聞而惡之明年楊元感舉兵圍洛陽十三年澄公又叫賊李密逼東

都孟讓焚豐市而去。澄公疑即高僧傳之轉明與朗也。又分二事為二人。今錄於後。高僧傳曰：僧欽、僧逸、僧轉明、僧朗皆不知何許人。大業中，欽至廣平，見靈通寺造輒浮圖，欲務高敞。欽笑謂寺衆曰：造此奚為？衆以壯觀對。欽笑曰：造成烽火樓也。時緇伍皆非之。至九年，塔尚未成，賊寇四起，州官於浮圖上置候望烽火，方信欽言不妄。及天下喪亂，遂失欽所在。大業五年，天下清晏，逸與羣小戲于水側，或騎橋檻，手弄之。曰：拗羊頭、拗羊頭。衆皆笑其所作。及江都禍亂，煬帝過弒，方符前言。大業八年，轉明來居雒邑，告有賊起，覆檢無跡。煬帝時惑其言，姑令收禁。至明年六月，楊元感作逆，凶醜充斥，誅討極甚，方悟其言，赦放之。大業末歲，海內猶未亂，朗口惟唱賊朝夕不息，官人懼其惑衆，遂殺之。後乃驗。

尋進大將軍賜姓拓拔氏。

予按、宇文泰賜諸人姓皆宇文、獨賜穆國姓、即恩於己而氏以國、所以為奸雄。

太師人望復抗此請、則可矣、遂從之、歲餘下詔。

隋書載詔曰、穆社稷休命、位極帥臣、乃無伯玉之非、豈有顏回之貳、故以自居寥廓、弗闕憲綱、然王者作教、惟旌善人、用法弘道、示崇年德。

遺令以不得陪駕岱宗為恨。

隋書載穆遺令曰、吾年官已極、無所復恨、竟不得陪玉鑿于岱宗、預金泥於梁甫、眷春光景、其在斯乎。

直弟雄位柱國驃騎將軍密國公。

所以不依他傳、削其碌碌者、非以榮穆、蓋愧穆、亦以危穆也。筠死帝議立嗣、邳公蘇威奏筠不軌。

隋書曰、威奏筠不義、骨肉相戕、當從隋書。

每歲相奉述因入白皇太子。

隋書曰述白澤有功於國當襲穆封。

賴卿家獲全耳於是誅渾敏等。

愚按金才殺姪而奪其爵且并及無辜懼曇宜渾之及禍也雖然皆李穆不忠孽報。

自餘無少長皆徙嶺表。

舊唐書載武德元年詔曰隋右驍騎衛大將軍李金才左光祿大夫李敏並鼎族高門元功世胄橫受屠殺朝野稱冤然李氏將興天祚有應冥契深隱妄肆誅夷朕受命君臨志存刷蕩申寬旌善無忘寤寐金才可贈上柱國申國公敏可贈柱國觀國公。北史論曰李穆與梁睿皆周室功臣隋文王業初基俱受腹心之寄故穆首登師傅睿終嬰殊寵觀其見機而動抑亦天民先覺然方魏朝貞烈有愧王陵比晉室

忠臣終慙徐廣、穆之子孫、特為華盛、朱輪華轂、凡數十人、見
忌當時、禍難旋及、得之非道、可不慎歟。愚按、睿雖有勸進
一舉、然不過畏禍耳、與穆揚眉奮肘、負周党、隋有別、故不入
恩倖。

序
上
身
合
言

南北史合註

列傳第七十八

北史卷九十

家本東莞與兄文伯等皆善醫藥。

張太素齊書曰、嘗四世祖仲融、隱秦望山、有道士過之、求飲、因授以一函、曰、習是、當以道術救世、立至二千石、啓視、乃扁鵲鏡經一卷、習之、遂為良醫、至濮陽太守。

徐之才。

張太素齊書曰、字士茂。

居喪盡禮、年二十四即傳家業。

周書曰、梁武陵王紀所生、葛修華宿患積、時方術莫效、梁武令僧垣視之、并記僧垣時候、梁武嘆曰、卿用意綿密、乃爾、以此候疾、疾可逃。

僧垣少好文史為學者所稱。

南史卷九

北史九

四二

周書曰：侯景圍建業，僧垣棄子妻赴難，武帝嘉之。

^{二九七}改授晉安王方智府諮議。

周書曰：時雖克平大難，而朝政混淆，僧垣深憂之，謂故人曰：吾觀此形勢，禍敗不久，聞者皆笑。

^{二九八}俄授齊王憲府水曹參軍掌記室事，特為憲禮接。

周書載：最不忘憲恩，為作傳，送史局，何以削不書，今改入齊

王憲傳。

^{二九三}父子俱以藝術名重於周隋二代，史失其事故附云。

冊府元龜曰：甄權，許州扶溝人，嘗以母病與弟立言，專習醫，方得其旨，趣隋初為祕書省正字，魯州刺史庫狄嶽苦風患，手不能引弓，諸醫莫能治，權曰：但將弓箭向塚一針，可以射矣，針其肩隅一穴，應時即瘳，權療疾多類此，至唐貞觀十七年卒，年一百三，撰脉經針方明堂人形圖各一卷。

太常善聲者多排毀之。

隋書音樂志曰、隋有西國龜茲、齊朝龜茲、土龜茲等三部、其器大盛於開皇初、曹妙達安從貴等、皆妙絕絃歌、新聲奇變、朝改暮易、舉世慕尚、高祖每謂郡臣曰、自家訓國、化成民風、勿謂天下方然、公等家家自有風俗、樂感人深、事資和雅、公等對親賓宴飲、宜奏正聲、今皆好新變、則聲不正、何可使兒女聞耶、雖有此敕、竟不能救。

聞者皆謂不然、大業末、其言卒驗。

資治通鑑曰、煬帝多製艷篇、令樂正造新聲播之、音極哀怨。音律志曰、煬帝所製、淫綺哀怨、謂樂正白明達曰、高氏偏隅、曹妙達猶封王、今天下大同、我欲貴汝、宜自修謹。

洛中製永寧寺九層佛圖安興其匠也。

伽藍記曰、波斯沙門達摩來遊中土、見永寧寺金盤炫日光

照雲表寶塔含風響出天外歌咏贊歎實是神功自云年百五十歲歷涉諸國皆遍而此寺精麗閻浮所無極佛境界亦未有此口唱南無合掌連日。資治通鑑曰寺為九層浮圖掘地築基下及黃泉浮圖高九十丈上刹復高十丈高風永夜寶鐸和鳴聲聞十里僧房千間珠玉錦繡駭人心目。

^{元六}救稠

討閱圖籍造輿服羽儀送至江都。

^{元七}至是

帝於遼左與賊相對夜中施之。

隋書禮儀志曰六合城方一百二十步高四丈二尺六合以木為之方六尺外面一方有板離合為之塗以青色疊六板為域高三丈六尺上加女牆板高六尺開南北門又於城四角起敵樓樓門觀門樓艦皆丹青綺畫又造六合殿千人帳載以槍車車載六合三板其車輪解合交叉即為馬槍每車

上張幕幕下張平一弩，傳矢五人，更守兩車間。施車輪馬槍，皆外其轆，為外圍。次內布鐵菱，次內施蟄鞋，每一蟄鞋中施弩牀，長六尺，洞三尺，牀枕階抽銅針，皆長五寸，謂之蝦鬚。皆施機關，闕則針皆外向，其牀上施鏃，機弩以繩連弩機。人從外來觸繩，則弩機旋轉，向所觸而發。外又以矰周圍行宮二尺，一鈴一柱，柱舉矰去地二尺五寸，當行宮南北門外。施槌磬連矰，以機發之。有人觸矰，則衆鈴發響，槌擊兩磬，以知所做，為名擊磬。

巨位朝散大夫袁散騎常侍。

隋又有答君謨，潘誕朝野僉載曰：君謨善閉目射，志目中目，志口中心，有玉靈智，學於君謨。久之，曲盡其妙，欲射殺之，以擅美名。君謨時無弓矢，執一短刀，矢之輒截之，末後一矢，君謨張吻承之，遂齧其鏃，笑曰：汝學射三年，不教汝齧鏃法耳。

資治通鑑曰、誕嵩高道士也、自言三百歲、為煬帝合煉金丹、帝為作嵩陽觀、華屋數百間、以童男童女各一百二十人、充給使、位視三品、常役數千人、所費臣民巨萬金、金丹應用石膽、石髓、發石工鑿嵩高大石、深百尺者數十處、凡六年、丹不成、帝詰之、誕對以無石、膽石髓、若得童男女膽髓各三斛六斗、可以代之、帝怒、鎖詣涿郡斬之、且死、語人曰、此乃天子無福、值我兵解時至、我應生梵摩天云。

南北史合註

列傳第七十九

北史卷九十一

貞女兒氏。

魏書兒作兒、先、凡兩見。

激屬文武喻之逆順、咸有奮志。

魏書曰、親自巡守、不避矢石。

有司以狀聞、詔追號貞孝女宗。

魏書載詔曰、孔子稱毀不滅性、為其廢養絕類也、李既非嫡子、而孝不勝哀、志厲義遠、不加旌異、曷挽澆浮。

陳望而哀慟、一哭而卒、文帝詔表其閭。

稗史曰、顏氏北齊時揚州獄吏、妻有絕色、太守聞而奪之、遂自刎、今傳顏氏小娘子塚是。

奉孝卒、適河東柳述。

愚按、奉孝之亡、主不能自誓靡他、而為後夫死、是隋之雌豫子也、吾節取之、仍隋書烈女。

生不得從夫死乞葬柳氏。

隋書載表曰、昔共姜自誓、著美前詩、息媯不言、傳芳往誥、妾雖負罪、竊慕古人、生既不得從夫死、乞葬於柳氏。

資送甚薄朝野傷之。

舊唐書載李密數煬帝罪曰、蘭陵公主逼幸告終、同齊襄之恥、誣乎實乎、并錄以備考。

手自奉、上及字、文化及弒逆。

革命記曰、煬帝知歷窮、欲南渡江、朝士咸言不可、帝知其意、乃將毒藥醞酒三十石、擬於三月十六日晏酖殺百官、南陽公主恐其夫死、陰告之、由是事洩、羣逆遂害帝、免禍。又通鑑考異曰、此虔通等恥有弒逆名、故推過人主云耳、南陽

無是。

士^{三〇四}及知不可屈拜辭而去。

不意梟獍生烏鳥，但恨其不為男子。

華陽^{三〇四}王楷妃黃門侍郎龍涸公河南元巖女。

隋有兩元巖，一封平昌郡公，為蜀王秀長史，以剛直著者是。

另有傳，非此元巖也。

楷^{三〇四}甚敬焉，及江都之亂，楷過害。

據太子勇傳，除長子儼為煬帝所酖外，餘子皆分徙嶺表，殺

之中道，非以江都之變也，恐誤。

散騎常侍封愷女。

魏書愷作禮。

寶^{三〇五}欲往，夫人疑其反，止之。

隋書載夫人曰：刺史據台援臺，乃稱有疾，鑄兵聚眾而後呼。

南北史合註

北史(九)

四六

君今若往，必留君質，追君兵衆，願且無行，以觀其勢。
仁壽初卒，諡誠敬夫人。

別史曰：夫人身長七尺，兩乳長二尺餘，或冒暑遠行，必搭乳
肩。上。

知汝先君忠勤清恪，未嘗問私，以身殉國。

愚按：誠亦周臣也，當以尉遲迴忠於周室為狗國耳，不得以
此語目誠。

長安號節婦門，終于家。

愚按：于氏父子兄弟，或党宇文泰，或附楊堅，隨時俛仰，幾不
識君父何人，名節何事，當以此一女愧之。

馮氏蓬首垢面，詣朝堂數讓罪。

隋書載：馮氏數讓曰：汝無汗馬勞，致位刺史，不能盡誠奉國，
而贓貨狼藉，若言司馬誣汝，百姓百官不應皆誣汝，若云至

尊不憐汝、何故治書覆爾、忠臣孝子固如是乎、不忠不孝、何以為人。

^{三〇三}清河崔儵女家有禮度。

隋書曰、元楷父為僕射、重崔氏門望、遂聘元楷妻、雖在宴私、不妄言笑、進止容服、動合禮儀。

南史合注

明興化李清映碧著

南北史合注

北史第九冊下

卷八十五至卷九十一

本冊編集者

古甌

張良權

全書統纂者

鄮山

徐靜波

明興化李清著

南北史合注

北史第十冊卷九十二至卷九十九

南北史合註

北史卷九十二

列傳第八十

子襲後襲王例降為公。

魏書曰終太后世寵念如初。

詔廣訪說言椿疏言政事之宜。

魏書載椿疏曰陛下承綴旒艱運纂織絲微緒忘餐日昃求衣未明而滄浪降戾作害中秋上帝降臨義不虛變竊惟風為號令皇天所以示威電者氣激陰陽有所交爭殆行令殊節舒急失中所致也伏願禮賢登士博舉審官擢申滯怨賑恤窮役使夫滋水沒川之彥畢居朝右儀表丹青之位未或虛加園土絕五毒之民揆日息千門之費豈不天人幸甚鬼神感怍。

及葬齊神武親自弔送椿妻鉅鹿魏悅次女。

有七已之主

北史十

一

史糾曰、王叡寵負辟陽、恨無淮南神推、縱淫人考死、史官紀其子姓、條分派析、不過椿妻為魏收次姑耳、以瑣瑣姻婭、遽使魏朝國史、移為太原家譜、不亦怪乎。

^{三〇二}椿名

位始終、魏有力焉、卒贈鉅鹿郡君。

愚按、魏收譽及其姑、恐亦不虞之譽。

^{三〇三}懼相

連及、爭共糾撻、遂詔按其惡。

魏書載詔略曰、脩不軌不物、日月滋甚、朕每加覆護、而侏張不已、然楚履既墜、江君徘徊、鐘牛一聲、東向改覺、脩雖小人、念其承侍在昔、未忍加辟。

^{三〇七}處剛

大辟澄為言于太后。

魏書曰、太后問廷尉少卿袁翻、翻言剛口唱打殺、應坐大辟。

^{三〇九}二年

春太武暴崩、愛所為也、尚書左僕射蘭延。

內入諸姓、有烏洛蘭氏、孝文改蘭氏。

守東橋不固，軍敗，由之處以極法。

魏書載詔曰：寶寅因難投誠，宜加矜貸。

別將長驅往赴，授昶節度，寶寅受詔。

魏書載詔曰：卿忠規內挺，必欲鞭尸楚墓，故授卿總統，宜其勉與。寶寅對曰：臣仇恥未復，枕戈待旦，雖無申包之志，敢忘伍胥之心，誓必拉彼奸勍，以清王畧。

寶寅在淮堰，梁武寓書招誘之。

魏書載梁武書曰：謝齊建安王寶寅，亡兄長沙宣武王，昔投漢中，值北寇華陽，地絕一隅，內無素蓄，外絕繼援，守危踈勒，計踰田單，卒能全土破敵，以弱為強，齊明帝每念此功，未嘗不輟著咨嗟。及至張永、崔慧景起事，大將覆軍於外，小將懷二於內，亡兄忠勇奮發，旋師大岷，重圍累日，一鼓魚潰，克定慧景，功踰桓文，亡弟衛尉，兄弟戮力內外，大勲不報，翻罹荼

酷百口幽報禍害相尋朕於齊明帝外有龕龍之力內盡幃
幄之誠日自三省曾無寸答忽遣劉山陽輕舟西上來見掩
襲時危事迫所以誓衆樊鄧會踰孟津本欲翦除梅蟲光茹
法珍等以雪冤酷反身素里屬張稷王珍國已建大事寶暉
子晉屢動危機迫樂推之心應上天之命豈其始願所以自
有天下絕棄房室斷除滋味正欲使四海見其本心勿謂今
日之位可重朕之視此不如一芥而今立此堰卿當未達本
意朕於昆蟲猶不欲殺何急爭無用之地戕蒼生之命正為
李繼伯在壽陽侵犯邊境歲月滋甚或攻小城小戍或掠一
村一里小相酬答終無寧日邊邑爭桑吳楚連禍所以每抑
鎮戍不與校計繼伯既非大舉所以不復文移北土卿幼有
倜傥之心早懷縱橫之氣往於石頭舉事雖不克捷亦丈夫
也今止河洛真其時矣雖然為卿計者莫若行率此衆襲據

彭城別當遣軍以相應援，得捷後，便遣卿兄子屏侍送卿國廟，并室家及諸姪從。若方欲還北，更設奇計，恐機事一差，難重復集，勿為韓信受困野雞。

時梁武弟子西豐侯正德來降，寶寅表曰：

魏書載表曰：臣聞三千之罪，莫大不孝。正德居猶子之親，竊通侯之貴，父榮於國，子爵於家，履霜帶聞，去就先結，隔絕山淮，溫清永盡，以此為心，心可知矣。昔越棲會稽，賴宰嚭獲立，漢困彭宋，藉丁公幸免，吳項已平，二臣即法，豈不錄其情哉！欲明責以示後，况遺君忽父，狼子是心。

但愚衷寸抱，敢不申陳。

魏書曰：伏願少垂察覺，論其是非，使秋霜春露，施之有在，相鼠攸刺，造死有歸，無令申侯受笑於荀存，曾閔淪名於盛世。部內稱隆緒元年立百官。

魏書曰蕭寶寅起逆，獨行岐州事，杜顥據州不從。寶寅遣其將侯終德往攻，遐終德還圖寶寅。

魏書曰蕭寶寅刺史雍州，引韋嵩遵為中兵參軍，深見信任。寶寅反，令率衆出征，嵩遵偽受其署，既行，遂與侯終德還襲城。

醜奴以寶寅為太傅。

按天光傳又云醜奴擊擒寶寅於靈州，遂僭大號，自縛與受投不同，獲後稱號與奔便授官不同，兩說安據。

乃輟凱於東市，妻梟首家遂滅。

魏書論曰寶寅背恩忘義，天重其罪，鬼覆其門。愚按蕭

鸞負義辜恩，屠高武子孫殆盡，寶寅之背魏猶父逆也，其以逆臣伏誅何疑，然以鸞每害餘波在魏一枝，應歸殄滅，鸞始之而凱終之，於寶寅何誅。

卒年九十贈冀州刺史諡靖公。

魏書曰：琚養子寄生早亡，子蓋誨襲爵。初琚年七十餘，賜得世祖宮人郭氏，本鍾離人，明嚴有母德，內外婦孫百口奉之若嚴君，家內以治。

趙默。

魏書默作黑。

默對曰：臣以死奉戴皇太子。

魏書載默言曰：陛下春秋始富，如日方中，天下悅其盛明，萬物懷其光景，元元之心，願終萬年，若聖性淵遠，欲頤神味道者，臣以死奉戴太子，不知其他。

克己清儉事濟公私。

魏書曰：時有人欲行私賂，黑曰：官高祿厚，足以自給，賣公營私，本非所願。孝文太后聞之，賜穀帛加厚。

南北朝史名言

為夏赫連勃勃所殺。

魏書曰：赫連侵安定，人懷危懼，亡奔者相屬，瓚獨率眾拒守，見殺。

宋儀同三司思話弟思度女也。

宦官有妻奇，婦人再醮，宦官尤奇。

豫見訪採數蒙賜賚云。

魏書曰：諸中官皆世衰，惟趙黑及宗之後，家僮數百，通于士流。

襲爵降為隴東公，又降為侯。

魏書曰：靈太后為肅宗采名家女，慶女入充世婦，未幾為嬪，即元義甥也，後卒于高平鎮將。

臊聲醜音被于行路。

魏書曰：滎前在洛州，遠迎老壽妻常氏，兵人千里疲於道路。

稱后無咎而稱過謗議之罪。

冊府元龜曰、冲言果爾、合死、帝曰、過舊人未忍盡之、當止黜廢耳。

往來祇謁不替舊敬。

魏書曰、衣食雜物、每有薦奉、后皆受而不讓、又至其館、過夫妻迎送、謁伏侍立、執臣妾禮。

因事為閹為文明太后所寵。

魏書曰、高祖為造甲第、數臨幸之。

太和末又有秦松白整。

魏書曰、整少掌宮掖、碎職、以恭敏稱。

太后服膳俱廢、不免饑寒。

伽藍記載、太后哭曰、養虎自嚙、長虺成蛇。

遍奪隣居、廣開室宇。

句七之二、五、主

北史(十)

五

伽藍記曰、堂北宣光殿門、匹乾明門、又有一涼風臺、本其避暑處、淒涼常冷、經夏無蠅、有萬年千年之樹。

至是果死廳事甫成陳屍其下。

愚謂騰不死必誅、吉孰大焉、周特惜未知此。

祭與元又劉騰等同孝明動靜。

本史蕪雜不倫、今取魏書正之。

平季字幼穆燕國薊人坐事。

魏書曰、父雅與沙門法秀謀反、伏誅。

劉思逸平原人因罪。

魏書曰、父直以武邑太守、坐京兆王愉反、於信都被累、誅。

武定五年與元瑾等謀誅齊文襄烹於市。

魏書曰、思逸雖身在闔寺、性頗豪華、輕薄無行、好結朋遊、與元瑾等謀反、伏法。愚按、思逸以一中官、與瑾等謀誅高

澄、義士也。豪華輕薄等語，皆魏收誣辭。北史削之，當獨謀反。伏法等句未正，今改之。

^{三四二}祁仲彥、張華原之徒，皆深相附會。

史糾曰：華原為齊循良第一，豈與小人作緣，或亦效杜征南故事，賂遺洛中權貴，使不為難耳。史官遽加深文，為善者懼矣。

^{三四二}其先西域商胡，本姓素和氏。

此魏孝文所改，已先見。

^{三四三}殿下非天人是天帝王曰，卿非世人是世神。

北齊興亡論曰：開好彈胡琵琶，亦解歌辭。一面之後，便大相愛悅，恒在卧内，同食共寢。

^{三四三}責其戲狎過度。

興亡論曰：頓鞭二百。

南史注

北史注

六

孝昭誅揚惜等救追還武成請之也。

興亡論曰士開久別得還恩盼愈厚信宿間賞賜巨萬。

天統元年加儀同三司尋除侍中遭母憂。

興亡論曰士開喪母傾朝追送尤諂者至悲不自勝。

和士開當入臺士開謂入上臺至是果驗。

隋書五行志曰齊童謠云和士開七月三十日將爾向南臺。

小兒唱訖一時拍手云殺却果如期。

朝士不知廉恥者多相附會。

興亡論曰士開甲第當衢作擬公室朝士無賴者競相諂媚。

或送婢妾或進子女筐篚苞苴姻波聚屬。

謂之贖命物雖有全濟皆非直道。

興亡論曰士開所荐延奏無不遂澆薄邪佞愛踰兄弟名賢。

素士畧不交言士庶貴賤風節都盡趙彥深阿諛順旨俛首。

懷祿元文遙器能先見，不敢指言。此外羣官靡衣媮食齊室大壞。

及士^{三四七}開得志，亦不罪吐根。齊亡年卒。

本史以吐根此傳附士開後，殊為不倫。今改附叡傳得之。
提婆^{三四七}母陸令萱配入掖庭，提婆為奴。

興亡論曰：提婆本出鞞工，僅辨菽麥。

自武^{三四八}平三年後，令萱母子勢傾內外。

三國典畧曰：崔龍子為司徒功曹，嫁女提婆，求為司州司馬。提婆許之，以其品懸絕，先轉為率更令。成婚畢，即用之。尋有謠言，勝於路側曰：司州司馬崔老嫗，取錢能疾，判事遲。御史馮士幹見而劾之，免其官。

自外^{三四八}殺生與奪，不可盡言。

興亡論曰：陸氏出自掖庭，凶智狡算，舉世無匹。以保母恩，特

見尊寵六宮謂之世師人主以為內相。

^{三四九}未嘗毒害士人亦由此稱之。

興亡論曰提婆與韓高之徒共持國柄宣淫肆暴甚于和氏窮極富貴轉日迴天愚薄之倫折枝舐痔輕者進貨賂甚者叙婚媾朝廷混然無復廉恥。

^{三四九}後主及齊氏諸王並因此非命。

此與越誅吳伯嚭同然嚭無此便宜題目。

^{三五二}大象末在蜀從王謙起兵誅死。

阿那肱說王謙三策甚善見謙傳附謙討篡是也不忠于齊

合誅。

^{三五二}斯固亡秦者胡定於窈冥也。

廣古今五行記曰阿禿師不知鄉土姓名不居寺舍出入民間語有奇驗嘗自呼阿禿師人遂名之神武遷鄴以晉陽王

業所基、自鎮之時、往來鄴下、軍國大事、未出帷幄、禿師先泄言民間、末年執置晉陽城內、若聽其出入、罪及門司、時三門各有一禿師出、徧執不能禁、神武後慮動民庶、以妖惑戮之、沙門無髮、以繩鈎首、禿師含笑無言、後四五日、有人從河西部落至、云道過禿師、狀如故、但背負一繩籠、與語不應、急走西去。愚按此禿師者、一耶、二耶、既文宣時尚在、則無神武戮之之事。

^{三〇五三}見孝言役官匠自營宅、鳳及提婆。

北史脫營宅至提婆七字、語意不接、今簡北齊書補之。
^{三〇五六}我阿貞來否、是時羣妄多皆類此。

隋書五行志曰、後主嘗自并州還鄴、至八公嶺、夜與左右歌而行、有一人忽發狂、意後主為狐媚、伏草中彎弓射之、傷數人、幾中後主、後主執斬之、其人不自覺也、時後主不恤國政、

專與內人闇豎酣歌為樂，或衣襪褻行乞，此妖妄象人，又射之，兵戎之應也，未幾滅。

南北史合註

列傳第八十一

北史卷九十三

歲餘謀殺永永誅之垂來攻永。

十六國春秋曰永告急道武道武遣陳留公虔將軍庾岳率騎五萬東渡河救之岳等未至而永部下大逸豆歸等已開門納垂矣。愚按若此一段則永與魏無涉其傳可削矣今補之。

是魏軍將至之應宜兼行速去不然必危。

魏書曰寶乃使人防後因先不撫循軍無節度將士莫為盡心行十餘里皆解鞍寢不覺大軍且近。

道武遣謁者僕射張濟使于興。

魏書曰太祖遣軍襲興高平公沒奕干奕干棄部衆率千餘騎與赫連勃勃奔秦州追至瓦亭長安震懼興出議為寇其

臣咸以為不可，興不從。

三〇六
未及

安營，大軍卒至，興眾怖擾。

魏書曰：太祖詔毗陵王順，以精騎衝擊，獲興甲騎數百，斬首千餘，興退走四十餘里。太祖引還，平竟不敢出，但使人燒圍數百步而已。

三〇七
勸跋

還，魏使奉修職貢。

魏書載穆言曰：魏威制六合，而聘使隔絕，違禮致忿，敗道也。若大軍卒至，必致吞滅，宜還魏使，奉修職貢。

三〇九
弘不

遣其散騎常侍劉訓諫。

魏書載訓諫曰：今雖結婚和通，而未遣侍子，魏若大舉，將慮危亡。夫以重山之險，劉禪啣壁，長江之難，孫皓歸命，今吾弱于吳蜀，願時遣世子，然後收離集散，厚布恩澤，分賑倉廩，勸課農桑，庶大業危而更安，可以永保社稷。

乞伏^{三〇八}又寅貢金二百斤請伐赫連昌。

十六國春秋載熾盤謂其羣臣曰、今宋雖奄有江南、夏人雖據關中、皆不足與也、獨魏君奕世英武、士馬精強、賢能為用、且讖云、恒代之北、當有真人、吾將舉國事之、乃遣莫者胡等入貢。

太武^{三〇八}許之及統萬事平。

十六國春秋載熾盤言曰、孤知赫連氏必無成、冒險歸魏、今果如孤言。

後^{三〇八}又稱藩于宋并求書宋文帝並給之。

南宋書曰、蒙遜世子興國遣使奉表請周易及子集諸書、並賜之。

左常侍高猛朝貢上表稱臣。

魏書載表曰、伏惟陛下、天縱睿聖、鍾運多艱、九服紛擾、車書

未同、上靈降祐、祚歸有道、純風一鼓、殊方革面、臣自欣投老、得覩盛化、冀終餘年、憑倚皇極、前後奉表、貢使相望、去者杳然、寂無旋返、未審津途、寇險竟不仰達、為天朝高遠、未蒙齒錄、屏營戰灼、無地自措、往年侍郎郭祗等還、奉被詔書、三接之恩、始隆萬里之心、有賴誘勸、既加引納、彌篤然商、胡後至、奉公卿書、援引歷數安危之機、厲以竇融知命之美、顧惟情願、實深悚惕、何者、臣不自揆、遠託大蔭、若萬國來庭、百辟陞賀、高蹈先至之端、獨步知機之首、但世難尚殷、情願未遂、章表頽脩、滯懷不暢、許身於國、款誠莫表、政惑羣后、貽慮公卿、不在同獎之例、未達拱辰之心、延首一隅、低回四極、臣歷觀符瑞、候察天時、未有過於皇魏、踰於陛下、加以靈啟聖姿、幼登天位、方將振神綱以掩六合、洒玄澤以潤八荒、况在秦隴、荼炭之餘、直是老臣盡效之會。

三八三
使崔浩為冊書褒賞之。

魏書載冊曰：昔我皇祖，胄自黃軒，疊曜重光，不殞其舊，逮於太祖，應期協運，大業惟新，奄有區宇，受命作魏，降及太宗，廣闢崇基，政和民阜，朕承天緒，思廓宇縣，然時運或否，雰霧四張，赫連跋扈於關西，大檀陸梁於漠北，戎夷負阻，江淮未賓，是用自東徂西，戎軒屢駕，賴宗廟靈長，將士宣力，克剪兇渠，震服強獷，四方漸泰，表裏無塵，王先識機運，經畧深遠，與朕協同，厥功洪茂，當今運鍾時季，僭逆憑陵，有土者莫不跨峙，一隅有民者莫不榮其私號，不遵象星拱極之道，不慕細流歸海之義，而王深悟大體，率由典章，任土貢珍，愛子入侍，勲業著焉，道業存焉，惟王乃祖乃父，有土有民，論功德則無二於當時，言氏族則始因於世爵，古先帝王，褒賢賞德，莫不胙土分民，建為藩輔，是以周成命太公以表東海，襄王錫晉文

大啟南陽、是用割涼州之武威、張掖、敦煌、酒泉、西海、金城、西平七郡、封王為涼王、王受茲素土、苴以白茅、用建家社、為魏藩輔、盛衰存亡、與魏升降、夫功高則爵尊、德厚則任重、又加命王入贊百揆、謀謨幙幄、出征不懷、登攝侯伯、其以太傅行征西大將軍、仗鉞秉旄、鷹揚河右、遠祛王畧、懷柔荒隅、北盡窮髮、南極庸岷、西被崑嶺、東至河曲、王實征之、以夾輔皇室、又命王建國署、將相羣卿、百官承制假授、除文官刺史、以還武官撫軍以下、建天子旌旗、出入警蹕、如漢初諸侯王故事、欽哉、惟時往踐、乃職祗服、朕命協亮天工、俾九德咸叙、無忝庶官、用終爾顯德、對揚我皇祖之休烈。

閏庭

中畧無風禮第三子牧捷。

南宋書作茂虔。

并遣使通宋受宋褒授。

南宋書載元嘉十一年茂虔表曰臣聞功以濟物為高非帛無以述德名以當實為美非諡號無以休終先臣蒙遜西復涼城芟夷羣暴情灑區夏暨運鍾有道備大宋之宗臣爵班九伏享惟正之永祚功名昭著克固貞節考終由正請名之路無階懿迹雖弘述叙之美有缺臣子痛感咸用不安謹按諡法克定禍亂曰武善聞周達曰宣先臣廓清河外勲光天府標榜稱述實兼斯義輒上諡曰武宣王若允天聽垂之史筆則幽顯荷榮始終無恨文帝優詔答之即授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涼秦河沙四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領護中郎將西夷校尉涼州刺史河西王十四年奉表獻方物并獻周生子十三卷時務論十二卷三國總畧二十卷俗問十一卷十三州志十卷文檢六卷四科傳四卷敦煌實錄十卷涼書十卷漢皇德傳二十五卷亡典七卷魏駁九卷謝艾集八卷古

今字二卷、乘丘先生三卷、周髀一卷、皇帝玉歷三合記一卷、趙歐傳并甲寅元歷一卷、孔子贊一卷、合一百五十四卷、又求晉趙起居注諸雜書數十件、皆賜之。愚每嘆魏孝靜以好文學亡國、不知有先之者、即魏滅之沮渠牧犍是。

詔公

卿為書讓之數其罪十二。

魏書載書曰、王外從正朔、內不捨僭、罪一也、民籍地圖、不登公府、任土作貢、不入司農、罪二也、既荷王爵、又受偽官、取兩端之榮、邀不仁之寵、罪三也、知朝廷志在懷遠、固違聖畧、初稅商胡、以斷行旅、罪四也、揚言西戎、高自驕大、罪五也、坐自封殖、不欲入朝、罪六也、北託叛鹵、南引仇池、憑陵谷軍、提挈為姦、罪七也、承勅過限、輒假征鎮、罪八也、欣敵之全、幸我之敗、侮慢王人、供不以禮、罪九也、既婚帝室、寵踰功舊、方恣慾情、丞淫其嫂、罪十也、既違伉儷之體、不篤婚姻之義、公行醜

毒規害公主罪十一也。備防五人，候守關要，有如寇仇，罪十二也。先令後誅，王者之典。若親率羣臣，委贄郊迎，謁拜馬首，上策也。六軍既臨，面縛輿櫬，其次也。如其守迷窮城，不時悛悟，身死族滅，為世大戮，宜思厥中，自求多福。

徙涼州人三萬餘家于京師。

魏書食貨志曰：世祖平牧犍，見河西水草善，乃以為牧地，畜產孳息，馬至二百餘萬匹，橐駝將半之，牛羊無數。高祖即位後，復以河陽為牧場，恒置戎馬十餘萬匹，以擬京師軍警之備。每月自河西徙牧并州，以漸南歸，欲其習水土，而無死傷。而河西之牧彌滋，正光後，喪亂，遂為羣寇盜掠。

及主薨，詔與牧犍合葬。

據本史李惠傳，公主曾改適惠父孟，何顏與牧犍合葬。

爽奔柔然，無諱因留高昌。

貞七年

北史十

十三

南宋書曰、無諱據高昌、遣常侍氾儁奉表獻方物、太祖詔曰、往年猾鹵、縱逸侵害涼土、西河王茂虔、遂至不守、淪陷鹵庭、累世著誠、以為矜悼、次第無諱、克紹遺業、保據方隅、係心闕廷、踐修貢職、宜加朝命、以褒篤勳、可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涼河沙三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領護中郎將、西夷校尉、涼州刺史、河西王。

^{三〇八六}五年夏無諱病卒、安周立。

南宋書曰、二十一年復授安周如父官、世祖大明三年、安周奉獻方物。

^{三〇八六}為柔然所并。

愚按、北史刪去劉淵、石勒等傳、與魏無涉者甚當、今所存內尚有前燕慕容廆、晃儔、暉、後燕慕容盛、熙、雲、西燕慕容泓、沖、南燕慕容德、超、後秦姚萇、西秦乞伏國仁、乾歸、皆與魏無涉、

且已詳晉書、而為北史所未刪者、今皆削之、從實、且去贅也。

南史

北史

十四

南北史合註

北史卷九十四

列傳八十二

如粟卒子莫來立乃并夫餘。

史糾曰、諸國本末事、與魏齊周隋相切者、方應紀錄、否者削之、諸傳正體、宜云某國、出某氏後、已詳某書、某傳中、文多不載、一二語可耳、無煩刺刺。愚謂諸國初起大畧、亦不可盡芟、今節而存之。

璉卒年百餘歲、孝文舉哀東郊。

資治通鑑曰、帝為制素、委貌、布深衣。

邊人恒自猜疑、密覘消息、殷懃曉示、許其自新。

隋書又載詔曰、彼之一方、雖地狹人少、然普天之內、皆為朕臣、今若黜王、不可虛置、終須更選官屬、就彼安撫、王若灑心易行、即朕良臣、何勞別遣才彥、昔帝王作法、仁信為先、王若

百七尺之主

北史

十五

無罪、朕忽加兵、自餘藩服、謂朕何也、王必盡心納朕此意、往者陳叔寶、殘害民庶、侵掠邊境、朕前後戒敕、不從朕言、故命將出師、除彼凶逆、來往不盈旬月、兵騎不過數千、歷代逋寇、一朝清盪、遐邇乂安、人神胥悅、聞王嘆憾、獨致悲傷、黜陟幽明、有司是職、罪王不為陳滅、賞王不為陳存、樂禍好亂、何為乃爾、王謂遼水之廣、何如長江、高麗之人、多少陳國、殷勤曉示、許王自新耳、宜得朕懷、自求多福。

三二七
大業七年帝將討元罪。

資治通鑑曰、帝自去歲謀討高麗、詔山東置府、令養馬以供軍役、又發民夫運米積於瀘河、懷遠二鎮、車牛注者皆不返、士卒死亡過半、耕稼失時、田疇多荒、加之饑饉、穀價踊貴、北邊尤甚、斗米值數百錢、所運米或粗惡、令民糶而償之、又發鹿角夫六十餘萬、二人共推米三石、道途險遠、不足充餼糧、

至鎮無可輸，皆懼罪亡命，重以官吏貪殘，因緣侵漁，百姓窮困，財力俱竭，安居則不勝凍餒，死期交急，剽掠則猶得延生，於是始聚為羣盜。隋書五行志曰：大業四年，太倉廐馬死者大半，帝怒遣使按問，主者曰：每夜廐中馬無故自驚，因致死，帝令巫視之，巫者知帝將有遼東之役，因希旨曰：先帝令楊素、史萬歲取之，將鬼兵伐高麗，帝大悅，因釋主者。又食貨志曰：帝將征高麗，有司奏兵馬損耗，詔課天下富人量其資產，出錢市馬，復點兵具器仗，皆令精新，濫惡則斬使人，馬匹至十萬。資治通鑑曰：詔總征天下兵，無問遠近，俱會於涿，又發江淮以南水手一萬人，弩手三萬人，嶺南排鑕手三萬人，四遠奔赴如流，又敕河南、淮南、江南造戎車五萬乘，送高陽供載衣甲幔幕，令士兵自挽之，發河南北民夫以供軍需，又發江淮以南民夫及舟運黎陽洛口，諸倉米至涿郡，舳

艦相次千餘里，載兵甲及攻取之具，往返在道，常數十萬人，填咽于道，日夜不絕，死者相枕，臭穢盈道，天下騷動。

^{三二七}置遼

東郡及通定鎮而還。

隋書食貨志曰：是年山東河南大水，漂沒四十餘郡，重以遼東覆敗，死者數十萬人，又因疫疾，山東尤甚，所在皆以徵斂供帳軍旅所資為務，民雖困，弗恤也。

^{三二七}九年

帝復親征。

資治通鑑曰：帝謂侍臣曰：高麗小國，侮慢上國，今拔海移山，猶望克果，况此鹵乎。

^{三二八}仍徵

元入朝，元竟不至，帝更圖後舉。

資治通鑑曰：帝性吝官賞，初平楊玄感，應受勳者多，乃更置戎秩，建節尉為六品，次奮武，宣德，綏惠，懷仁，秉義，奉誠，立信等尉，遞降一階，將士守雁門者萬七千人，得勳者僅千五百。

人皆準平玄感勲，一戰得第一勲者，進一階。其先無戎秩者，止得立信尉。三戰第一勲者，至秉義尉。其在行陣而無勲者，四戰進一階，亦無賜。仍議伐高麗，將士無不忿怒。

并遣^{三三〇}

子弟牧園外廐，尺壤匹夫不敢自有。

魏書又載其表曰：今理有罪，國自魚肉，大臣戮殺，民庶崩離，且其士馬有鳥畜之戀，樂浪諸郡懷首邱之心，天威一舉，有征無戰，臣雖不敢當率所統，承風響應，且高麗外慕隗囂，藩捍之辭，內懷兇禍，豕突之行，或南通劉氏，或北約柔然，共相唇齒，謀陵王畧，涓流之水，宜早壅塞，今若不取，將貽後悔。

女先^{三三三}

拜舅姑次，即拜大兄夫。

隋書無大兄二字。

勿吉國^{三三三}

。

隋書作靺鞨。

百七尺之主

北史(十)

十七

南史卷之三

初婚^{三二四}之夕男就女家執女乳而罷。

魏書於執女乳而罷下有便以為定句語意方明。

爾後^{三二五}中國紛擾或不至延興二年。

愚按延興乃魏孝文初即位年號何以反列景明後必誤。
悉其衆^{三二六}歛塞文帝納之聽居其故地。

隋書曰六年其諸部相攻不止又與突厥相侵。此必北史
脫簡不然下所載責讓何事。

背高麗^{三二八}率衆內附文帝見來憐之。

隋書以見來憐之為納宜依隋書又曰開皇末其別部四千
餘家背突厥來降如此方與下接此亦北史脫簡。

契丹^{三二八}殺吐屯而遁。

新唐書曰大業初契丹寇營州詔通事謁者韋雲起護突厥
兵討之啟民可汗以二萬騎受節度雲起使離為二十七屯相

聯絡四道、並引令曰、鼓而前、角而止、非公使無走馬、已紇斤一人犯令、即斬以徇、自是突厥酋長入謁、皆膝行而前、莫敢仰視、始契丹事突厥無間、且不虞雲起至、既入境、使突厥紹之云、詣柳城與高麗市易、敢言隋使在者斬、契丹不疑、引而南過鹵營百里、夜還陣、暹明掩擊之、獲契丹男女四萬、以女子及畜產半賜突厥、男子盡殺之、以餘衆還、帝大喜曰、雲起將突厥兵平契丹、有文武才、朕自舉之。

^{三三八}始遣使張烏豆代等獻其方物。

冊府元龜曰、先是刺史陸士茂詐殺室韋八百餘人、因此朝貢遂絕、至是營州刺史王峻分命將士要其行路、室韋果至、大破之、鹵其酋帥、因厚禮遣之、室韋遂獻款、朝貢不絕。

^{三三一}舊北夫餘也在室韋之東。

室韋隋書作失韋。

又東行二日至鼉鼉嶼，又一日便至流求。

隋書曰：初稜將南方諸國人從軍，有崑崙人，頗解其語，遣人慰諭之。

男女相悅者，即為婚婦，入夫家必先跨火。

隋書火作犬。

歷齊周及隋朝，貢遂絕，其事故莫顯云。

隋書曰：自古開遠夷，通絕域，皆由主尚來遠之名，臣徇輕生之節，是知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煬帝規模甚侈，裴矩方進西域圖記，以蕩其心，故親出玉門，置伊吾且末，而關右暨流沙，騷然無聊生矣。若使北狄無虞，遼東告捷，必將修輪臺戍，築烏壘城，求大秦明珠，致條支鳥卵，往來轉輸，將何以堪其傲哉。夫一人失道，則億兆罹毒，若深思即叙之義，固辭都護之請，返其千里之馬，不求白狼之貢，則七戎九夷，候風重譯，雖

無遼東之提，豈及江都之禍哉。

南史卷之五

北史(十)

十九

四十五言

南北史合註

列傳第八十三

三四九 誕字天生桓玄子。

北史卷九十五

桓玄篡逆不足論，以桓彝之忠而有後，亦可喜也。

南北史合註

北史十

廿

南北史合註

列傳第八十四

北史卷九十六

^{三七二}漢建安中有楊騰者。

周書楊騰作楊駒。

^{三七五}豈比小縣之主以此得罪。

愚按魏有二公主，此公主所言，何其與梁王牧捷妻武威公主相反，一私于父母之國，以傾夫家，一党于夫家，以叛父母之國，皆非也。然牧捷妻尤劣，以其改行。

^{三七五}斬文度首，文度弟弘，小名鼠。

魏書避獻文諱，故稱其小名，今正之。

^{三七六}風化，大行遠近，款附有如內地。

此魏收為其父飾詞，北史因之耳。

^{三七九}遂氏吐谷渾。

同七ノ一ノ上

北史(十)

廿一

魏內入諸姓，有吐谷渾氏，孝文獨因而不改。

^{三八六}土出犛牛馬騾多鸚鵡，饒銅鐵，硃砂地，兼鄴善且末。

隋書曰：西北有流水數百里，夏有熱風，傷斃行旅，風之將至，老駝預知之，則引項而鳴，聚立以口鼻埋沙中，人見則知之，以氈擁蔽其鼻，而避其患。

^{三八八}寇王訶復懼父誅，謀歸國請兵迎接。

隋書載：文帝謂侍臣曰：渾賊風俗殊異，人倫，父既不慈，子復不孝，朕以德訓人，何可成以惡逆，當教以義方耳。

^{三八八}帝謂其使者曰。

隋書載：帝謂使曰：吐谷渾主是寇王父，父有不善，子須陳諫，若諫而不從，當令親戚近臣，內外諷諭，必不可，則涕泣道之，人皆有情，必當感悟，不可潛謀非法，受不孝名。

^{三八八}一許一塞是謂不平，若並許之，又非好法。

隋書載帝言曰、朕情存安養、欲令遂性、豈可聚斂子女、以實

后宮。

^{三九一}梁益

二州牧河南公宕昌王。

愚按、宕昌王下云以助之、又云周文命章武公導率兵送之、與上文不接、及考周書、乃知以助之為三贅字、而周文句、則鄧至國傳中語也、今為改正、兼補其闕、魏書曰、後朝于京師、殊無風禮、朝罷、高祖顧左右曰、宕昌王雖為邊方之主、乃不如中國一吏、改授領護四戎校尉、靈州刺史、王如故、賜以車騎、戎馬錦綵等、遣歸國。周書曰、自彌忽至、公定九世、每脩職貢不絕、後見兩魏分隔、遂懷背誕、永熙末、公定引吐谷渾寇金城、大統初、又率其種人入寇、詔行臺趙貴督儀同侯莫陳順等、擊破之、公定懼、稱藩請罪、拜撫軍將軍、四年、以公定為南洮州刺史、要定藩王後、改洮州為岷州、仍以公定為

刺史七年，公定又入寇，獨孤信鎮隴右，詔信率衆討之，軍未至，公定為下所殺，信進兵破其餘黨，朝廷方欲招懷殊俗，更以其弟彌定為宕昌王，十六年，彌定宗人獠甘襲奪其位，彌定來奔，先是羌酋傍乞鉄忽等，因公定叛，遂擁衆據渠林州，與渭州民鄭五醜扇動諸羌，阻兵逆命，至是，詔大將軍宇文貴、豆盧寧、涼州刺史史寧等率兵討獠甘等，並擒斬之，納彌定而還，保定初，彌定遣使貢方物，三年，又遣使獻生猛虎，四年，彌定寇洮州，總管李賢擊走之，是年，彌定又引吐谷渾寇石門戍，賢復破之，高祖怒，詔大將軍田弘討滅之，以其地為宕州。

拜龍驤將軍

鄧至王遣貢不絕。

周書曰：自舒治至檐柝十一世，魏恭帝元年，檐柝失國來奔，太祖令章武公導率兵送之。

各率衆詣旭州內附。^{三九二}

此拓拔非魏之拓拔也。西夏本此。

乃遣黃門侍郎楊樹就安撫之。^{三九五}

周書楊樹作楊忠。

督諸軍討擒之。自是寇盜頗息。^{三九六}

愚按北史於四夷君長皆以死書。予欲留此一字。以待中國亂臣賊子弑父與君者。故一概卒之。謂非其罪也。

序言

南北史合註

列傳第八十五

北史卷九十七

人每以為候亦即將氈擁蔽鼻口。

此事隋書載之吐谷渾或其風俗皆同乎抑誤也。
和平元年為柔然所并。

資治通鑑曰柔然殺安周滅沮渠氏。

可賜以衣冠仍班其製造之式。

隋書曰并遣使人部令將送被以采章復見車服之美棄彼
羶毳遂為冠帶之國。

嚠嗟國。

隋書作挹怛國。

去瓜州六千六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伽藍記曰敦煌人宋雲與惠生向西域發京師西行四十五

南北史合註

北史十

廿四

日至赤嶺，即國西疆也。魏闕防在此，赤嶺不生草木，因以為名。其山鳥鼠同穴，異種共類。鳥雄鼠雌，共為陰陽，即所謂鳥鼠同穴。發赤嶺西行二十日，渡流沙至吐谷渾國，路中甚寒，多饒風雪，飛砂走礫，舉目皆滿。唯吐谷渾城，煖于餘處。其國有文字，與魏風俗，政治多為夷法。從吐谷渾西行三千五百里，至鄯善城，從鄯善西行一千六百四十里，至左末城，城中居民可百家，土地無雨，決水種麥，不知用牛耒耜而田。從左末城西行一千二百七十五里，至末城，傍花果似洛陽。惟土屋平頭為異。從末城西行二十二里，至捍磨城，南十五里有第一大寺，像塔數千，懸綵幡萬計。魏國之幡過半矣。幡上隸書，多云太和十九年，景明二年，延昌二年。從捍磨城西行八百七十八里，至于闐國王頭，著金冠，似雞幘，頭後垂二尺生絹，廣五寸，以為飾。威儀有鼓角金鈺，弓箭一具，戟二枚，槊五張。

左右帶刀，不過百人，其俗婦人袴衫束帶，乘馬馳走，與丈夫無異，死者火焚，收骨葬之，上起浮圖，居喪者剪髮，臂面為哀，唯王死不火，置棺中，遠葬于野，立廟祭祀，神龜二年七月二十九日，入朱駒波國，人民山居，五果甚豐，食則麥，不立屠殺，食肉者，以自死肉，風俗言音與于闐似，文字與婆羅門同，其地疆可五日行遍，八月初入漢盤陀國界，西行六日登葱嶺山，復西行三日，至鉢猛城，三日不可依山，其處甚寒，冬夏積雪，自此以西，山路欹側，危阪千里，懸崖萬仞，極天之阻，實在於斯，自發葱嶺，步步漸高，如此四日，乃得至巔，依約中夏，實半天矣，漢盤陀國正在山頂，自葱嶺已西，水皆西流，入西海，世人云，是天地之中，人民決水而種，聞中國待雨，笑曰：天何由可期也。城東有孟津河，東北流向沙勒，葱嶺高峻，不生草木，是時八月，天氣已寒，北風驅雁，飛雪千里，九月中旬，

入鉢和國國王所住，因山為城，人民服飾，惟有氈衣，地土甚寒，窟穴而居，風雪勁切，人畜相依，國之南界有大雪山，朝融夕結，望若玉峰，十月初旬，入噉噠國，土田庶行，山澤彌望，居無城郭，游軍而治，以氈為屋，隨逐水草，夏則隨涼，冬則就溫，鄉土不識文字，禮教俱闕，陰陽運轉，莫知其度，年無盈閏，月無大小，用十二月為一歲，受諸國貢獻，南至牒羅，北盡勅勒，東被于闐，西及波斯，四十餘國皆來朝貢，王居大氈帳，方四十步，周迴以氈氍為壁，王著錦衣，坐金牀，以金鳳為牀脚，見魏使再拜跪，受詔書，至於設會，一人唱，則客前後唱，則罷會，唯有此法，不見音樂，王妃亦著錦衣，垂地三尺，使人擎之，頭戴一角，長三尺，以玫瑰五色裝飾其上，王妃出則輿之，入坐金牀，以六牙白象四獅子為牀，自餘大臣妻皆隨，傘頭亦似有角，團圓下垂，狀似寶蓋，觀其貴賤，亦有服章，四夷中，最為

強大、諸國奉獻甚饒珍異。十一月初入波斯境，土甚狹，七日行過，人民山居，資業窮煎，風俗凶慢，見王無禮，國王出入從者數人，其國有水，昔日甚淺，後山崩截流，變為二池，毒龍居之，多有災異，夏喜暴雨，冬則積雪，行人艱難，雪有白光，照耀人眼，令人閉目茫然無見，祭祀龍王，然後平復。十一月終旬，入賒彌國，此國漸出葱嶺，土田峻峭，民多貧困，峻路危道，人馬僅通，一直一道，從鉢盧勒國向烏場國，鐵索為橋，懸虛而度，下不見底，旁無挽捉，倏忽之間，投軀萬仞，行者望風謝路。十二月初，入烏場國，北接葱嶺，南連天竺，土氣和暖，地方數千國，王精進，菜食長齋，晨夜禮佛，擊鼓吹貝，琵琶箜篌，笙簫備有，日中後始治國事，假有死罪，不立殺刑，惟徙空山，任其飲啄，事涉疑似，以藥服之，清濁則驗，隨事輕重，當時即決，土田肥美，人物豐饒，五穀盡登，百果繁熟，土饒異花，冬夏相接。

國王見雲來，拜受詔書，問雲曰：卿是日出人耶？雲曰：我國東界有大海水，日出其中。王又問曰：彼國出聖人否？雲具說周孔莊老之德，次叙蓬萊山上銀闕金堂，神仙聖人，並出其上。說管輅善卜，華陀治病，左慈方術，分別說之。王曰：若如卿言，即是佛國。我當命終，願生彼國。城北有陀羅寺，佛事最多。雲惠生見彼比丘，戒行精苦，觀其風範，特加恭敬，遂捨奴婢二人，以供灑掃。去王城東南，山行八日，高山巖嶽，危岫入雲，嘉禾靈芝，叢生其上。林泉婉麗，花綵曜目。雲與惠生割捨行資，於山頂造浮圖一所，刻石隸書，銘魏功德。王城西南五百里，有善持山，山谷和暖，山木冬青。當時太簇御長，溫風已扇，鳥鳴春樹，蝶飛花叢。雲遠在絕域，屬此芳景，歸思軫中，遂動舊疹，纏綿經月，得婆羅門咒，然後平善。至正光元年四月中旬，入乾羅陀國。土地亦與烏場國相似，本名葉波羅國，為嘍嗟。

所滅遂立勅勲為王、治國以來、已經二世、立性暴凶、多行殺戮、自恃勇力、與蜀賓爭境、連兵戰鬥、已歷三年、王有鬪象七百頭、一負十人、手捉刀楛、象鼻縛刀、與敵相擊、王常停境上、終日不歸、雲詣軍通詔、王凶慢無禮、坐受詔書、雲見其遠夷不可制、未能責之、王遣傳事謂雲曰、卿涉諸國、經過峻路、得無勞苦也、雲曰、我皇帝深味大乘、遠求經典、道路雖峻、未敢告疲、王親總三軍、遠臨邊境、寒暑驟移、不無損敝、王荅曰、不能降服小國、愧卿此問、雲初見王是夷人、謂不可禮責、及親往復、乃有人情、遂責之曰、山有高下、水有大小、人處世間、亦有尊卑、噉嗔烏塲國、並拜受詔書、王何獨不拜、王曰、我親見魏王則拜、得書坐讀、有何可怪、世人得父母書、猶自坐讀、大魏如我父母、我亦坐讀、於理無失、雲無以屈之、遂將雲至一寺、供給甚薄、時拔提國送獅子兒兩頭、意氣雄猛、中國所畫、

莫參其儀、復西行至佛沙伏城、川原沃壤、民戶殷多、土饒珍寶、風俗淳善、復西行、乘舟渡一深水、三百餘步、復行西南六十里、至乾陀羅城、東南七里、有雀離浮圖、圖南五十步、有一石塔、高二丈、甚有神變、能與人報吉凶、觸之若吉者、金鈴鳴、應若凶者、搖撼亦不鳴、惠生既在遠國、乞求一驗、以指觸之、鈴即鳴應、後果得吉反、初惠生發京師、皇太后勅付五色百尺幡千口、錦香袋五百枚、王公卿士幡二千口、惠生自于闐至乾陀、所有佛事處、悉皆流布、至此頓盡、雲以奴婢二人、捨雀離浮圖、永充洒掃、惠生遂減割行資、妙簡良匠、以銅石摹寫雀離浮圖儀一軀、及釋迦四塔、于是西北行七日、渡一大水、至瞿波羅羅鹿、見佛影、入山窟、十五步、四面向戶遙望、則象相炳然、近看暝然、以手摩之、唯有石壁、漸漸却行、始見其相、容顏挺特、世所希有、惠生在烏場國二年、西胡風俗大同

小異不能具錄。至正光二年二月始還，得經一百七十部，皆大乘妙典也。又曰：佛法經像盛于洛陽，異國沙門咸來輻輳，負錫持經，適茲洛土。西域遠者，乃至大秦國，盡天地之西陲，百姓野居，邑房相望，衣服車馬，擬議中國。南中有歌營國，去京師甚遠，世不與中國通。今始有沙門焉，曰善提拔陀，自云北行一月至勾稚國，北行十二日至孫典國，從孫典國北行三十日至扶南國，方五千里。南夷之國最為大，民戶殷富，多出明珠金玉及水晶珍異，饒檳榔。從扶南國北行一月，至林邑國，出林邑後，至揚州，歲餘。隨揚州比丘法融來至京師，京師沙門問其南方風俗，拔陀云：古有奴調國，乘四輪車，駕馬斯調國，出火浣布，以樹皮為之，其樹入火不燃。凡南方諸國，皆因城郭而居，多饒珍麗，民族淳善，質直好義，亦與西域大秦安息身毒諸國交通往來。或云：方四方俱浮海，乘風百日。

百上迄各言

便至。

南北史合註

列傳第八十六

北史卷九十八

吐賀真別部帥尔綿他拔等率千餘家來降。

按魏內入諸姓有爾綿氏孝文改綿氏。

正始三三五七三年伏圖遣使紇奚勿六跋朝獻。

按魏內入諸姓有紇奚氏孝文改稽氏。

加之三三六〇輶蓋祿從儀衛同於戚藩。

伽藍記曰處之燕然館賜宅歸得里。

孝明三三六一詔舊經柔然使者牒云具仁往。

按魏內入諸姓牒云氏孝文改云氏。

投化三三六二柔然元退社渾河旃等二人。

按魏內入諸姓谷渾氏孝文改渾氏。

蓋朝三三六三廷慮其反復也此後頻使朝貢。

南史卷之五

北史十

七

伽藍記曰時北夷酋長遣子入侍者常秋來春去以避中國
熱暑時謂雁臣。

乃因阿那瓌使温豆拔等。

按魏内入諸姓温盆氏孝文改温氏。

帝帥輕騎邀擊金川柔然聞而遠遁。

冊府元龜曰王峻刺史營州柔然主菴羅長帥其餘党東徙
峻度其必來預為備未幾果至頓軍城西峻設奇伏兵大破
之獲其名王數十人菴羅長遁。

斬之青門外中男以下免並配王公家。

愚按北史柔然後有匈奴宇文莫槐即後周遠祖又有徒何
殺就六眷皆晉時之事與魏無涉今照劉淵石勒例削之。
其種有狄氏袁紇氏斛律氏斛批氏護骨氏異奇斤氏。
按魏内入諸姓有解批氏孝文改解氏。

^{三三七三}二曰吐盧氏三曰乙旃氏。

魏書氏族志稱獻帝以叔父之胤為乙旃氏，孝文改叔孫氏，此又一乙旃邪。

^{三三七六}今窮而見投寧與俱亡何忍送之遂不遣。

十六國春秋薛干部作叱干，中載太悉伏即他斗伏者，懼魏見責欲送勃勃而其兄子阿利諫止之，太悉伏不從，阿利潛遣人篡取於路送之姚興，非太悉伏意也，與此不同。

^{三三七六}天賜五年勃勃盡劫掠總服之。

十六國春秋載勃勃僭王時以叱干阿利為御史大夫封梁公或以酬恩也，益見與太悉伏無涉。

國土史會誌

五三〇

南北史合註

列傳第八十七

北史卷九十九

求淨三九〇名湏槃華嚴等經。

北齊書曰、後主命劉世清作突厥語翻湏槃經、以遺可汗、勅中書侍郎李德林為其序、世清待人周慎謹密、仕齊為侍中、開府儀同三司。

吾兄三九〇不親其子、委位於我、我死汝當避大邈便。

他鉢有宋穆之風、周武帝不如也。

沙鉢略妻周千金公主三九一。

千金公主事、愚已另傳之矣、入烈女。

朕愍三九一臣下之勞、除既往之弊。

隋書有曰、以為厚斂、兆庶多惠、豺狼未嘗感恩、盜而為賊、違天地之心、非帝王之道、節之以禮、不為虛費。

無勞兵革遠規溟海。

隋書曰：諸將今行義兼含育，有降者納，有違者死，異域殊方，被其擁抑，放聽復舊，廣闢邊境，嚴治關塞，使其不敢南望，永服威刑，卧鼓息烽，暫勞終逸，制御夷狄，義在斯乎，何用侍子之朝，寧假渭橋之拜。

寧有我作主，令根本反同枝葉。

隋書曰：又亡父之命，其可廢乎。

上表謝曰：大隋聖人，莫緣可汗。

觀此隋文，已有莫緣可汗之稱，不自唐太宗天可汗始也，但史不載此號，何起，未免缺略。

服飾法用一同華夏，帝下其議。

隋書音樂志曰：時大陳文物，染干朝見慕之，請襲衣冠，帝大悅，謂牛弘等曰：漢制初成，方知天子之貴，今衣冠大備，足致

單于解辯，此卿等功也。賜弘等帛有差。

^{三九六}及其部落酋長三千五百人賜物二千段，其下各有差。

隋書音樂志曰：突厥染干來朝，煬帝欲誇之，總四方散樂，大集東都，初於芳華苑積翠池側，帝惟宮女觀之，有舍利獸來戲於場內，須臾跳躍，激水滿衢，鼃鼃龜鼈，水人蟲魚，徧覆於地，又有大鯨魚噴霧翳日，倏忽化成黃龍，長七八丈，聳踊而出，名黃龍變，又以繩繫兩柱，相去十丈，遣二倡女對舞繩上，相逢切肩而過，歌舞不輟，又為夏育扛鼎，取車輪石臼，大甕器等，各於掌上跳弄之，又二人戴竿其上，有舞者忽然騰突而換易之，又有神鼃負山，幻人吐火，千變萬化，曠古莫傳，染干大駭之。

^{三九九}爾回

日語高麗主宜早來朝。

隋書曰：存育之理，當同啓民，如或不朝，必將啓民巡行彼土。

明年朝東都禮賜益厚。

隋書音樂志曰大業六年突厥啓民及諸國主來朝於天津街盛陳百戲海內奇伎無不畢萃崇侈器玩盛飾衣服營費巨萬關西以安德王雄主之東都以齊王暕主之金石匏革聲聞數十里大列炬火光燭天地百戲之盛振古莫比。

明興化李清著

南北史合注

北史第

冊卷

補遺

至卷

目錄總題

語曰孝為百行之首。故予不循北史。獨首孝。忠孝一理。誰云節義次者。謂次猶並。若烈女之為烈也。忠孝於焉寓矣。況婦道主隨。隨斯二者可也。儒林出而大本立矣。故次文苑。次循吏。次隱逸。與藝術。外戚出而倖竇啟矣。故次恩倖。次宦官。次酷吏。與姦惡。然則姦惡之不可為也。甚乎除僭偽四夷無涉外。其去逆賊也。僅一間。

題忠義

蓋自綱目以取紀章是之圖標與崔義劉崇之討莽並書而忠義之一途始廓。獨北史異是于尉遲迴王謙等則作亂之。未知義崇云作亂否。于元瑾苟濟等則伏法之。未知紀是云伏法否。故于祖綱目教皆編入忠義。謂散則光靈而聚則氣芬爾。然則元郁以順陽公墮權高歡以趙郡王冏嬖皆忠義之。豈有例與。曰請後烈女傳。夫以皇后冠烈女。猶謝所貴。就所馨。而諸王公之所謝與所就。曷殊。則以此等而下之可矣。雖然。彼劉思逸田敬宣之以淹附忠義也。幸哉。休賤而名貴。

1132

題恩倖

予論曰夫恩倖者士君子所共醜其名也然避其名而蹈其實則醜之如暱之矣故從其所暱而以崔季舒与王叡和士用合傳或曰季舒毆君叡士用嬖於后不同道然毆明君以媚權臣則其道同歸于嬖矣等而列之季舒其恥乎則凡或啟筮或導荒與季舒同列者其為恥又可知也。

1134

題宦官

予論曰、北史之概列宦官于恩倖也、妍媸混矣。予攷魏齊兩代、雖無呂強張承業忠、然如密諫後馮后之劇鵬、與執礼前馮后之王遇、亦庸中佼佼者、故從恩倖、摘出摠為一類、使涇渭自別。是以君子與人為善、下及刑餘之大公也。雖然、獨劉思逸另列節義、為超然矣。乃悟權臣之鼎鑊、能救人。

東京女子大学

一歷中常侍殿中尚書定州刺史。

魏書曰世祖親攷內外大明黜陟有告霸前在定州濁貨貪穢輦財歸鄉里霸不首引太武怒欲斬之尋免為庶人。

題奸惡

或曰子之為奸惡類何也予曰有故或羽翼權臣而意非己創或
蠱賊儲藩而事殊上逼以列恩倖則慝浮以列叛臣則情滅故予
另列奸惡以此雖然尉遲迴弟綱尤甚党權廢主一不已而再罪
極矣綱悖固不掩迴忠然迴忠亦不掩綱悖噫誰云兄弟之政。

南
北
史
合
注

題逆后賊臣

或問於予曰：子舉馮胡兩后而賊之，何也？前史有此例否？曰：無有。然儷天子且母天下而皆以弑君無所逃賊，則緣而下之凜如矣。若帝子也而逆宗室也，而逆文武諸臣與閹人也，而逆皆置散傳，散何以懲？故予橐為賊后逆臣傳，附夷狄後。或曰：賊后可乎？予曰：否。夫魏脩齊、洋、隋、堅等，咸大書特書，正其弑於本紀。嚴帝寧寬后，嚴后寧寬諸臣。

同
本
上
合
記

題烈后主妃

或曰子列魏宇文后周楊后為烈后先之烈女傳何也前史有此例否予曰無有然皇后位尊而烈女名馨是天子恨不為學士之說也若謝所貴以就所馨則下者愈知所趨矣且皇后前夫見於漢代一而皇后後夫見於漢齊周三代七魏孝莊后也而嫁節閔后也而嫁孝武孝靜后也而嫁齊後主兩后與周靜后也而亦嫁與同傳則羞故與析而分之另題為烈后以此若壽陽主見蕭贊傳千金主見突厥傳南陵南陽兩主與襄城華陽兩妃見本史烈女傳皆改附二后後以志同德云。

青
山
志
卷
之
三

魏廢帝
皇后字
文氏

帝既廢，後亦以忠於魏室，罹禍崩。

愚按人知漢孝平王后、孝獻曹后、周宣楊后，而獨不知后，何也。本傳內未一言定矣。既無太原樂平二公主名，又無山陽公夫人名，而獨以后名正終，幸夫。

三
上
二
一

周千金
公主

都藍發怒遂殺主於帳下。

予論曰吾於周千金公主獨憐且敬也。今讀所題屏風詩雖
寓言陳亡實愴懷周滅嗟乎周燼隋熾矣其一二故臣盡從
風靡矣斯時也悲憤惋恨矢雪秦離怨僅一漂流鹵地之公
主所當率賣國諸臣羅拜屏風下而以中慟發鬚眉之氣者
乃反加之誣云私与胡人安遂迦茲按所謂遂迦止因隋人
楊欽亡入突厥故主与遂迦往而合策圖隋耳若果私者真
也猶當錄義舉掩隱過願可以長孫晟之陰謀突利之簧口
而既殞其身又污其名乎彼以十三環金帶媚隋文者独非
私於權逆而甘以其身作湮奔之醜婦者哉史臣不罪李穆
私独罪公主私何也故予為白其心而表其事若此。

0
1
2
3
4

(楊瓚)瓚不忍離絕，固請帝不得已從之。

愚按瓚身受周恩，志扶君國，固當大義滅親耳。乃史臣但以恐為家禍言耶。觀瓚不忍與周公主離絕，則心不忘周，此一證也。又觀楊素後議瓚子綸罪，稱其先人離阻大謀，棄同即異，此又一證也。故吾謂瓚者隋之傲弟，周之忠臣。

(楊綸)龍衣奉膝，王奉穆王嗣，大業末，宇文化及害之江都。

愚按隋文殺周宗族，甚及周太祖兄弟，視蕭道成、高洋尤酷。觀此則化及亦及隋文弟子矣。天道哉。

古
文
書
目
録

(目錄後) 目錄祖君彥。

酈道元、邢邵、魏收、崔頤、王類皆不列文苑，今改入。

南史記主

北史補

十三

西
東
ノ
ノ
ニ

(題文苑)既而革車電邁渚宮雲撤。

周書曰爾其荆衡杞梓東南竹箭備器物於廟堂者衆矣惟
王褒庾信奇才秀出牢籠一代是時世宗雅辭雲委滕趙二
王雕章間發咸築宮虛館如布衣交由是朝廷閭閻莫不志
味於遺韻眩精於末光猶丘陵仰高岳川流宗溪渤也。

日本書紀

元寶君

昭成庶長子。

愚按昭成次子又单名寶，即道武父獻明帝也。新唐書元氏世系圖見于宰相表，乃以寶為寶若大悞。

元紹明元常以義方責之，由此不協。

魏書禮志曰：帝惧有變，乃禱于武周車輪二山，以祈福。

良久南平公長孫嵩曰：

魏書載長孫嵩曰：從王乃繼以群臣，方知是駕而不審登遐。

狀北史刪改未當。

先是明元在外聞變乃還。

魏書禮志曰：華陰公主帝姊也。紹為逆，有保護功。

帝密令人殺其夫納之，生紹終至大逆云。

宋書索鹵傳曰：先有神巫戒珪云：當有暴禍，唯誅清河，殺萬人乃免。珪乃滅清河一郡，手自殺人，欲盈萬數，夜恒變易寢。

處人莫能知。惟爰妾萬人知之。後与珪子清河王私通。憲事
覺。令萬人內應。伺珪獨處殺之。珪臨死曰。清河萬人之言。乃
汝等也。愚按。萬人慶賀。夫人紹生母也。非所通父妾。乃南
人傳聞之訛。世俗喜其新奇。遂訛以傳訛。今正之。

鐵弗
劉虎

及衛辰亡誅其族類並投于河。

資治通鑑曰誅其子弟宗党五千餘人。

噫他年高洋殺道武復七百餘人亦投於河矣。

興高平公破多羅沒奕干妻以女。

魏內入諸姓有破多羅氏孝文改潘氏即此。

又詔昌尚始平公主假會稽公封秦王。

宋書索綯傳曰燾嘗使昌侍左右与单馬逐鹿深入山澗昌

素有勇名諸將咸謂其不可近燾曰天命有在亦何所惧親

遇如初。

真日里合誌

元昊 煬帝時曾坐出怨言誅素死後亦以子玄感叛族。

時諫廢太子勇者又有楊孝政李綱孝政見勇傳。

舊唐書李綱傳曰隋開皇末綱為太子勇洗馬勇嘗以歲首宴宮臣左庶子唐令則自請奏琵琶又歌武媚娘曲綱曰令則職當調護乃自比倡優進淫聲穢視聽事若上聞令則罪在不赦豈不累於殿下乎請正其罪勇曰我欲為樂耳綱趨而出。

資治通鑑曰勇廢帝名東宮官屬竊責之無敢對者獨綱曰廢主大事今文武大臣皆知不可莫敢發言臣何畏死不言乎太子性本中人可與為善可以為惡陛下擇正人輔之足嗣鴻基今乃以唐令則為左庶子鄧文騰為家令二人惟知以絃歌鷹犬娛太子故至是此陛下過非太子罪也因伏地嗚咽帝慘然良久曰李綱我不為無理然我擇汝為宮臣而

勇不親任。雖更正人。何益。綱曰。臣所以不被寵任者。猶奸臣在側也。自古國家廢立。冢嫡鮮不傾危。願陛下深留聖意。無貽後悔。帝不悅。罷朝。左右皆股慄。尋亦嘉其忠正。擢尚書右丞。

愚按。是與綱皆直諫。廢立。而是言于事前。更難。是誅綱。權予。於是。有深悲焉。隋書。北史。皆不立。是傳。予特撮而補之。

蘭京

京與同事阿改等六人謀殺文襄。

北史同事作其弟恐誤。今從北齊書陳元康傳。元康傳曰：固成先掌厨膳甚被寵昵。先是世宗杖之數十，其人恃舊恩，遂大忿恨，謀害世宗。

愚按高澄以梁將子為膳奴辱之甚矣，何寵何昵，俱非實錄。今從文襄本紀。

已聞變遂入攻京與阿改等皆殺而鬻之。

予論曰：蘭京以南國華曹作私門膳奴，不獨辱身，且辱家，不獨辱家，且并辱國。一舉而家國兩辱，此京所日夜切齒腐心者也。況高澄桀驁不已，又思僭逆東堂之屏人，陳元康、崔季舒等之密議，云將謀禪耳。若此數人者，名魏臣實澄奴也。京奴乎哉！京若剪梁仇，則澄宜立殺京；若艾魏賊，則澄又宜殺澄。隕而京斃，奚恨故？吾謂京剗澄之刀，當與施全刺秦檜之

刀並稱兩快，乃所未快者。澄死檜生也。人知義全，獨不知義京也。且不曰義反，曰盜。彼睥睨魏鼎等神器於寶至大弓者，有盜心乎？無盜心乎？澄為盜，則京不為盜。若援耿紀、韋晃例，推而廣之，亂臣賊子，人人得誅，則書法當異。此故吾附於元瑾等傳後，統曰忠義云。

元烈

尋亦被廢弒詳見本傳。

愚按北史無烈傳故其詳不可考然秦逆則烈烈故烈之為行也副其名。

南北史

北史補

六

自
下
今
日

李集

又被引見復有所諫令將出腰斬於市。

愚按李集載文宣本紀予特摘出然本紀內又載文宣初欲赴鄴受禪以杜弼司馬子如諫欲還有尚食李集曰此行非小而言還遂殺之尚食典御二官頗類且姓名又同一耶二耶吾疑之。

時又有章仇子他新唐書曰子他不知何許人北齊時言僧尼塔廟外見毀宰臣內見嫉妃媾陽讒陰謗卒死都市周武帝入齊封寵其墓。

(高宝寧)鎮黃龍夷夏重其威信。

北齊書曰周師將至鄴寶寧率黃龍號銳并契丹靺鞨萬餘騎將赴救至北平聞鄴都不守始歸營。

知周將宇文神舉屠范陽還據黃龍。

北齊書曰竟不臣周。

愚按寶寧在隋世猶屢引突厥為患幽州總管陰壽患之重購寶寧又遣人陰間其親任趙世模王威等月餘世模率其眾降寶寧復走契丹為麾下趙修羅所殺。

高元海

器小志大頗以智謀自許。

愚按元海前後傳內俱多貶辭蓋以其圖周故耳讀者辨之。

建德七年於鄴城謀起兵圖周見殺。

愚按元海以齊宗子為宗國復仇乃齊之陳叔慎也謀逆伏誅等語周語耳又言其好亂樂禍亦非直筆今正而削之。

青土史合注

(宇文招) 隋文將遷周鼎，招密欲圖之，以匡社稷。

愚按本史李安傳方知安叔李璋以梁州刺史與招同謀。

後事覺陷以謀反其年害之。

本史作伏誅今正之。

招所著文集十卷。

愚按庾信作賀婁慈碑，雖稱趙王之文，則河間上書，又隋經籍志載趙平王集十卷，不知改僭為平者誰。

南北史合注

(宇文賢) 畢王宇文賢字乾陽周明帝長子。

愚按周武帝不立弟齊王憲亦當念明帝傳弟公心立其子賢追蹤宋穆沈賢之賢乎沾沾不肯兒兩者俱不行此私國所以亡國也。

隋文帝傾覆宗祏圖誅之事泄并其子被害。周書曰賢子弘義恭道樹娘等皆遇害。

清史稿

明興化李 清映碧著

南北史合注

北史注補遺一冊

本冊編集者 甬東

全書統纂者 鄭山

裴鳳閣

徐靜波